

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陸內史遷中書郎上以穎胄勲成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爲南徐州以穎

胄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高宗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邑爲六百戶賜穎胄以常所乘白犢牛上慕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旣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

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

勳成子

均勳成

以上以穎胄勳成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為南徐州以穎

胄為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高宗廢立穎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

佐約字毛

世約字

太官丞太官

世約

邑

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足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

萬曆十七年刊

百卷刊

七

帝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寶玄鎮石頭以穎胄
爲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爲衛尉出爲冠軍將軍
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
史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
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
遠不即施行虜亦尋退仍爲持節督南兗徐青
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和帝
爲荊州以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
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廝

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
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
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
旨之官就穎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
義兵慮穎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
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義舉穎
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爲南州謂人曰朝廷以
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
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賫書

帝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寶玄鎮石頭以穎胄
爲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爲衛尉出爲冠軍將軍
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
史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
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
遠不即施行虜亦尋退仍爲持節督南兗徐青
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和帝
爲荊州以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
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廝

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
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
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
旨之官就穎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
義兵慮穎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

勸曰義舉宗泐他奉勸上有威字

廿八三二上六

穎

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
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賫書

與穎胄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
荊州同義舉穎胄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
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十
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
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前永
平太守劉熙畢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
陳秀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
車中亂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歸附遣使
蔡道猷馳驛送山陽首於梁王乃發教募嚴分

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贈山陽寧
朔將軍梁州刺史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虛心
委已衆情歸之加穎胄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
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
虜將軍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穎胄獻錢
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別駕宗史
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換借富貲以助軍費長沙
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
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以充

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
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
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
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嘗夷有時而陂數無恒
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
虛牟効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
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
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
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

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
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
基繼三五之絕業昧且不顯不明求衣故奇士
盈朝異人輻湊若廼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
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
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僞畢
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感而有喜容酣
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
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劉

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竝勳彰中興功比周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涓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因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民爲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賴蕭令君勲濟宗祏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功江

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迺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加鳩毒蕭令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踈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旣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爲家勢營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姪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闌肆之間宵遊街陌之上提挈群豎以爲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

南齊列傳十九
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竝勳彰中興

周印宗由印

世六十三

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因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民爲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賴蕭令君勲濟宗祏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功江

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廼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加鳩毒蕭令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踈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旣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爲家勢營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姪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闐肆之間宵遊街陌之上提挈群豎以爲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

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即就梟翦夫天生蒸民樹
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
遍黔首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
勲高者速斃九族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感戎
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卹不憂慢遊是
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災惑襲月孽火燒宮
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玷危三才莫紀大懼
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
挺英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

歲億兆顛顛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揔戎略
家國之否寧濟是當莫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
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
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
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
龐翹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夬輔
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領勁卒三萬陵
波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
軍軍主蔡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

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
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寧
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
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
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
主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
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
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
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

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
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繼發
雄劔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
天地爲之喬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
授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
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
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勲業蓋世謀猷淵肅旣
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
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

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
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寧
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
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
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
主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
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

分趨宋八趨

廿八に下ハ

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
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繼發
雄劔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
天地爲之喬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
授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
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
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勲業蓋世謀猷淵肅旣
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
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

萬曆十七年

百家類傳卷七

十三

三百三十 劉中

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
而同竝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
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
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
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
已諸君德載累世勲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中
否之運受迫羣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
舊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
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命

者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暎日江
水在此余不食言遣冠軍將軍楊公則向湘州
王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剋巴陵仍向湘州
遣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穎胄遣人謂梁王
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
策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藉以義心
一時驍銳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
無有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
邪穎胄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

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
而同竝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
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
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
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

中否宋洎他本俱道消

舊跡宋他本俱拔迹

又曰下八

思

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命

者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暎日江
水在此余不食言遣冠軍將軍楊公則向湘州
王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剋巴陵仍向湘州
遣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穎胄遣人謂梁王
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
策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藉以義心
一時驍銳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
無有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
邪穎胄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

萬曆十七年

百卷下第卷二

三百三十列中

口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胄領左長史進號
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帝
即尊號梁州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竝勸
進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
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
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
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
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
祐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假節

都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荊州
刺史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旨以軍旅務
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風興國容舊
典不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
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
實還外奏可梁王義師出沔口郢州刺史張沖
據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陵
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
訓遣子瓚拒義師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進

夾丁且口頁大子壬美之宜部太守鄧去召禦
御不之宗也本皆衛之 廿八子下五

同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穎胄弟穎孚
在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
中聚兵二千人襲郡內史謝篡奔豫章穎孚靈
祐據郡求援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
南道援之僧簡進剋安成仍以爲輔國將軍安
成內史拜穎孚爲冠軍將軍廬陵內史合二郡

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主彭益劉希祖三千
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郡義兵仍
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益等穎孚聞
兵至望風奔走在前內史謝篡復還郡劉希祖至
安成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
成內史穎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篡又遣軍攻之
衆敗奔湘州以穎孚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
營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軍如故尋病卒後
脩靈祐又合餘衆攻篡篡復敗走豫章劉希祖

峽口與巴東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禦之時軍旅之際人情未安穎胄府長史張熾從絳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門城內驚恐疑有同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穎胄弟穎孚在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千人襲郡內史謝篡奔豫章穎孚靈祐據郡求援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簡進剋安成仍以爲輔國將軍安成內史拜穎孚爲冠軍將軍廬陵內史合二郡

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主彭盆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盆等穎孚聞兵至望風奔走前內史謝篡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成內史穎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篡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穎孚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軍如故尋病卒後脩靈祐又合餘衆攻篡篡復敗走豫章劉希祖

亦以郡降湘東內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主周敷爲長史率前軍襲湘州去州百餘里楊公則長史劉坦守州城遣軍主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及聞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斬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爲郡人所殺郢城降義師衆軍東下八月魯休烈蕭瑣破汶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大震穎胄恐馳告梁王曰劉孝慶爲蕭瑣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

本梁王曰公則今沂流上荆鞭長之義耳蕭瑣魯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荆州少時持重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胄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蕭瑣時梁王已平郢江二鎮穎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旣聞蕭瑣等兵相持不決憂慮感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

南齊列傳卷之七
薄忝籍葭草過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
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崩摠率諸侯翼奉
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所臨無思
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法
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遘疾奄辭明世懷此深
惟永結泉壤竊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實
難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
艱難殷鑒季末顛覆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
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諱元勳上德光贊天下

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沒無所遺
恨時年四十和帝出臨哭詔贈侍中丞相本官
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
屋左纛梁王圍建康城住在石頭和帝密詔報
穎胄凶問秘不發喪及城平識者聞之知天命
之有在矣梁天監元年詔曰念功惟德歷代所
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
穎胄風格峻遠器宇淵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
締構義始肇基王迹挈闢屯夷載形心事朕膺

天改命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慟可封巴東郡公邑三千戶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渚次詔曰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冑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可悉給諡曰獻武范僧簡贈交州刺史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竝以戚族而爲將相夫股肱爲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言也

贊曰新吳事武簡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衾鎮軍茂績機識弘深荆南立主嚮義漢陰

列傳第十九

南齊書三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二十

南齊書三十九

臣蕭子顯撰

劉瓛弟璡

陸澄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
祖弘之給事中父惠治書御史瓛初州辟祭酒
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璡亦有名先應州
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歲
賢子充秀州閣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

列傳第二十

南齊書三十九

臣蕭子顯撰

劉瓛弟璉

陸澄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
祖弘之給事中父惠治書御史瓛初州辟祭酒
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璉亦有名先應州

墨釘各存皆此字

卅九一上八

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表
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
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
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
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
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
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並不拜表粲誅瓛微服
往哭并致賻助太祖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
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

下誠前軌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
覆轍雖安必危矣旣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
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
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
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
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復
即所授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
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
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

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表
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
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毋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
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
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
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
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並不拜表粲誅瓛微服
往哭并致賻助太祖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
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

下誠前軌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
覆轍雖安必危矣旣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
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瓛使數人而瓛自非
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
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
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復

所授各年皆後授

光武上七

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

彭城丞耳上又以獄兼摠明觀祭酒除豫章王
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獄終不就武陵王暉爲
■稽太守上欲令獄爲暉講除會稽郡丞學徒
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
徒記室璫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
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
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
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
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

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
其更自脩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縑縷或復
賜以衣裳表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
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
加於首母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
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
永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
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
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旣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

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旣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尉並不

拜瓛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七年表世祖爲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爲人災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廚於瓛

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旣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尉並不

拜瓏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

佳在字仕毛任俱誅

廿九又上

旨文、圭 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

七年表世祖爲瓏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瓏曰室美爲人災此華宇豈吾宅邪

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

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瓏

順陽宗從陽 又又上九

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弔服臨送時年五十六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瓛娶王氏女王氏椽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及居父喪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爲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

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旣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瓛亦以爲然仲熊歷安西記室尚書左丞瓛弟璉璉字子璉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爲明帝挽郎舉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爲武陵王暉冠軍征虜參軍暉與僚佐飲自割鴛炙璉曰應刃落俎膳夫之

受學者以下一名者字門人受學者並弔服臨送時年五

十六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
為爛毋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
曾子阿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
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為瓛娶王氏女王氏椽壁
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及
居父喪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
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
皆是禮義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

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
不得其髣髴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
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

宋毛瓛字子正
字瓛傳不詳

改音律 瓛亦以為
音左丞 瓛弟璉璉字子

方起 又子正五 且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舉秀才建

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邵陵王征虜安
南行參軍建元初為武陵王暉冠軍征虜參軍
暉與僚佐飲自割鴛炙璉曰應刃落俎膳夫之

萬曆十七年

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尉板行佐兄獻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獻問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母上事輒削草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

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

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宰參軍補太常丞部主簿北中郎行參軍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于齊澄不引與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

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
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
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
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綏遠
將軍襄陽太守並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
海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
等坐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
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
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勳

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
實擇其茂典案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
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
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
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
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伐之宗其
爲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罰自解屬疾遊行初
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祕直
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

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
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
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
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綏遠
將軍襄陽太守並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
海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
等坐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
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
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

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
實擇其茂典案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
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
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
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

近代官近代

廿九 二五六

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祕直
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

承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
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臣引咎謝讐而責帥之
劾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
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祕霸季之貴道濟
元勲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
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爲例恐人之貴賤事之
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奧彈段景文
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
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

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呂萬齡
並不歸罪皆爲重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比
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謚彈王
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
者謚彈在今龕鬲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
徵二案自宜依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
人乏謬奉國憲今遐所糾旣行一時若默而不
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飡之責
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國典雖有愚心

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
由天鑒詔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
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
免道欣等官中丞王淮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
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
丞傅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
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
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
孫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

丞何勛不糾亦免勛官左丞劉矇彈青州刺史
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
糾免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
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謏聞膚見
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識請以見事免澄
所居官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
職明年轉給事中祕書監遷吏部四年復爲祕
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爲輔國將軍
鎮北鎮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

年轉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
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玄孝經澄
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
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
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
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
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
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
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

殊見四道異博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
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
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雋神
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安然泰
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
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
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
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
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

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
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
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
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貴
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
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
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
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
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

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
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
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群籍施孟異聞周韓
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
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
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
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竝同雅論疑孝經
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
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

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
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
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
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貴
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
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
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
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
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

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

案玄自序之玄字宗漢立

世八十一上二

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
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
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
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竝同雅論疑孝經
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
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

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侍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

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故尋領國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北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諡靖子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

百千條數百十條然若本下下六
以俟高明法之一下五廿九

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
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
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執掌王
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
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侍儉語畢然後談所遺
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
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轉散騎常侍秘書監

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故尋領
國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
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北名服匿單于
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
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

澄嘗此澄身若年志無
廿九仁工六

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
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

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
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
券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太守蕭
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
所不爲况摺紳領袖儒宗勝達乎測遂爲澄所
排抑世以此少之時東海王摛亦史學博聞歷
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
不對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
榮光世祖大悅用爲永陽郡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微言百代
之通訓洙泗既往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
人自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
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
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
賈先行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
褒成竝軌故老以爲前脩後生未之敢異而王
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
戚之尊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

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間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爲教衰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爲諸生端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瓛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

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

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關西
璉居閤室立操無攜彥淵書史疑問窮稽

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間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爲教衰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爲諸生端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

端拱宗是拱

承馬鄭

之後宗成馬鄭之異

一時作時毛一學

廿九三下六

又三下

身三下

徒

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

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關西璫居閭室立操無攜彥淵書史疑問窮稽

列傳第二十

南齊書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南齊書四十

臣蕭子顯撰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
 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
 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
 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
 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
 傅充華生巴陵王子綸謝昭儀生邵陽王子貞



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
宮人謝氏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
夏第六十二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
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
攸之難隨世祖在益城授寧朔將軍仍爲宋邵
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
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

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
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
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
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
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
使人旣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
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
鼓裁完鉞槩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
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

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度昭容生西陽王子文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
宮人謝氏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
夏第六十二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
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
攸之難隨世祖在益城授寧朔將軍仍爲宋邵
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
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

尋廢宋不廢下九勤順宋日他本俱勤順二五九

五郡
邵縣

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
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
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
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
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
鼓裁完鉞槩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
族排輕斥重脅逼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

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
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
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
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却攝羣曹開亭正
檄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
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
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
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

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恩
科筐貢微闕筆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
其狃蒜轉積驚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
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
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
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遙
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
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尾
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讐少爲欺猾入

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
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
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
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却攝羣曹開亭正
榆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
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
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
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

赦格之赦身宋毛注妹

四十三上

父恩

其狃蒜轉積驚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
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
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
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遙
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
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
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讐少爲欺猾入

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
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
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
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
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
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
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
息船優役寔爲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封
聞喜縣公邑千五百戶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

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
薪蘇郡閣下有虞翻奮林罷任還乃致以歸後
於四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
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翫
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建元二年穆
妃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
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
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
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

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
綱備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
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
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
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
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
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
息船優役寔爲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封
聞喜縣公邑千五百戶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

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

奮床毛高床官曰 四郎毛西郎官曰

卅四上二

又卅上三

歸後

祠廟

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紉服翫
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建元二年穆
妃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
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
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
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

萬曆十七年

卷之二

三百三彭中

遣五官殷灞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宮官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即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

明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汗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

遣五官殷爾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

梁陽宗誤深陽

十七下二

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
會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宮官僚以下官敬子
良世祖即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爲使持節
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
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兗徐青冀五
州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

明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
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
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
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
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
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
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汗澤
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
呼嗟相視禿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

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

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圉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譽充積牢戶署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

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正理致沸騰小人心罔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心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

前恩董之宋恩董作一書

君子下八

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為峻察負罪離譽充積牢

暑時方在暑時又上上六

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佃矣頃土木之務甚為殷廣雖役

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

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
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彊
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
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夙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
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
外不足絀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
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
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
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

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
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
助湘中威力旣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二分取
錢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
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旨亟見
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嚙嗜穀價雖和比室
飢嗷縑纒雖賤駢門裸質臣一念此毒入心骨
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
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哀剋圍桑品

南齊列傳三十一
六
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
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彊
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
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夙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
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
外不足絰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
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
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
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

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
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
助湘中威力旣舉熾寇自服詔折租布二分取

五
陸
各
存
皆
政
陸

四
千
二
上
回

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嗜嗜穀價雖和比室
飢嗷縑纈雖賤駢門躒質臣一念此毒入心骨
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
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哀剋圍桑品

南齊列傳三十一
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宜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夫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煎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種草相驅尋完者爲用既不兼

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旣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充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向均天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

屋以准貨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

上夏

全上二下三

畏夫均畏夫

編

必

全上

相懸

相建

畏夫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

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煎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種草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

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充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

西均

全上九

全上九

天寶

萬曆

三

三百卅三

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貲
許以賈術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
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野
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
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
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譽最
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
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
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

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連告終戎車屢駕寄名
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邦
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允事機且此徒冗雜
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
太半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三十人侍中如故
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鈔五經百家依皇覽
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
俱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子
良諫曰鑿鑿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煙驅馳野

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貲許以賈術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譽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

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允事機且此徒冗雜

寔允宗毛寔充

西郊宗毛無西字

講論古今講語

減

又上文上三

又上文上六

又七

故

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鈔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俱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子良諫曰鑿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煙驅馳野

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權忽至重之
誠頃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
窀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
生噂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
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
馳驚外野交待踈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實
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肅獲款關二漢全富
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
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

殿今既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
絕檐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
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
舊制通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
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
勅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
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
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
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

軍部鄆超上書諫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趙竟被
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承
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
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
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
慶民權乃以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
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
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
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

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
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
聖躬康豫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
立就焦爛陛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顒顒尚
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
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
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之間非關
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
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假仰啓

軍部鄆超上書諫射雉世祖為止久之趙竟被
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承
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
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
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
慶民權乃以翔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
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

聞其聲宋哭其聲

二十七日

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

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
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

劬勤若此

近假俱近段

又卜王二

又卜王九

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
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願願尚

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

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
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之間非關
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
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假仰啓

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
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
臣不隱心即實上啓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
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
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
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
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
祭酒辭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
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

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
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管如故尋解
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
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
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
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
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宣
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
太孫間日入參世祖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

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
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
臣不隱心即實上啓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
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
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
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
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
祭酒辭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
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

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

節節各易日者且每易川川已下室口文尋解

立解宋毛立解

の十に上

墨釘右字皆甲字

又の上五

又の上九

以與

入字宋詞右本於承不宮

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
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
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宣
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
太孫間日入參世祖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

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
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宗知尚
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
無大小悉與諱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
子良妃表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
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
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
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
太傅增班劔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

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
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
人視見淮中魚萬數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
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詔
給東園溫明秘器斂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
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曰褒崇
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宓情所隆故使持節
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
史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

道冠民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
贊契協升景業燮曜台陛五教克宣敷奏端朝
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
同規往哲方憑保佑永翼雍熙天不憇遺奄焉
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龜謀襲吉先遠戒
期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大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
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
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

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
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
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
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焉所著內外
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
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
世子爲寧朔將軍會稽太守鬱林初爲右衛將
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年復爲侍

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常以封境邊虜
建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
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
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
諸孫住西省勅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
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大醫煮藥都水辦數十
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建
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
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

史帝覺景雋啓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景雋具
以事答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高武王
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
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
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
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
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
故防閣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
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

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云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騰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將

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昭穎黃門郎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監利侯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即位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始興王鑑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

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
 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云須昏人出寅等便率
 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
 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
 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出遊偃等議募
 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為不
 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
 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騰中得其事
 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將

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胄散騎常侍

子同宗毛子周

の十ト上二

同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
 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即
 位為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
 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
 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始興
 王鑑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

南苑列傳三十一
六
違制度上勅之曰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
諸王不得作垂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
邪忽作瑋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
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
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
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
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
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爲
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爲中護軍侍中如故六

年遷秘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
並如故十年進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
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
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
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鑑代之子卿還第至崩
不與相見鬱林即位復爲侍中驃騎將軍隆昌
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
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
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疑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即位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人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

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疑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疑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菴蔚冢嗣莫移誠欣惇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疑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為嫡世祖即位為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

帖騎 字毛帖騎

四十一下

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耳用其子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為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

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疑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疑深猶子之思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菴蔚冢嗣莫移誠欣惇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為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

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
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
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
勅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勅
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
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淵於琴
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修之曰旣以降勅旨政
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大怒執
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啓無江愈各欲釋之而用

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
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齊仗數百人檢捕
羣小勅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
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
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受殺人
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諧之等疑畏執
錄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
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日與臺軍對陣南
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

江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衡天等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略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尹蕭諱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時年二十二臨死啓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啓臣罪旣山海分甘斧鉞奉勅遣胡諧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

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旣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爲蛸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贈劉寅侍中席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雲粲黃門郎周彥驍騎將軍寅字景蕤高平人也有文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焉氏人關隴豪族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猿對跳子鳴嘯上留

江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

衡天宗毛充天官衛天

四十五下二

剖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自用階具及明年二
十二臨死啓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啓
臣罪旣山海分甘斧鉞奉勅遣胡諧之茹法亮
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
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
其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

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
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
謗旣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有
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
賜爲蛸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贈劉寅侍中席
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雲粲黃門郎
周彥驍騎將軍寅字景蕤高平人也有文義而
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焉氏人關隴豪族上
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猿對跳子鳴嘯上留

晉書列傳二十一
目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嶷上表曰臣聞將
而必戮炳自春秋磬于甸人著於經禮猶懷不
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情以恩
留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
朝致陷凶德遂使迹隣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
野未云塞釁但輶矢倒戈歸罪司戮即理原心
亦既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竟莫赦撫事惟往
載傷心目昔閔榮伏夷愴動墳園思荆就辟側
懷丘墓皆兩臣釁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

積代用之爲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
爰詔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餘麓微列葦藉
之容薄申封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
歸仁臣屬忝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繼別未安子
響言承出命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
歸體璇萼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
宸嚴布此悲乞上不許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
縣公永明二年出爲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

目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嶷上表曰臣聞將
而必戮炳自春秋磬于甸人著於經禮猶懷不

磬于

名 磬于

世 致

世 陪

事因法往情以恩

朝致陷凶德遂使迹隣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
野未云塞釁但報矢倒戈歸罪司戮即理原心
亦既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竟莫赦撫事惟往
載傷心目昔閔榮伏夷愴動墳園思荆就辟側
懷丘墓皆兩臣釁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

續心

宋毛代字注歸之為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

用

明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餘麓微列葦藉

之容薄申封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
歸仁臣屬忝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繼別未安子
響言承出命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滌
歸體旋萼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

貶

宋毛及官均有先是二字

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
縣公永明二年出為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

萬曆十七年刊

南齊列傳三十一

三十一

三百廿一

付机

州北中郎將南兖州刺史四年進號右將軍明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號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兖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江州刺史王廣之襲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公永明三年爲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爲豫州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領宣城太守明年爲監南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勅付秘閣九年親府州事十年入爲

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
未拜仍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
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
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
望許得奏之鬱林即位即本號爲大將軍子懋
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
顯達時爲征虜屯襄陽欲脅取以爲將帥顯達
密啓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督
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

斲自隨顯達入朝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
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
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
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此閒人亦難可收用
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
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
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
其同產弟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高宗於是纂
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

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
未拜仍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
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
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
望許得奏之鬱林即位即本號爲大將軍子懋
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
顯達時爲征虜屯襄陽欲脅取以爲將帥顯達
密啓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督
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

毅自隨顯達入朝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
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
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
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此閒人亦難可收用
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
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
殺次遣使赴淮中元在鄱遣書次密報上元報

報其同身于瑤之各存密報宗毛此其之于瑤之收祭
官作之于瑤之各存密報宗毛此四十非上七八未

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衍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下襲益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

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勅以邊略曰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爲其備不可暫懈今秋犬羊葦越逸者其亡滅之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普勅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應接連已勅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覓

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衍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下

郢府亦奉皆郢州

直上宗毛作下

于二

琳

非下八

宗子洪子

州

兵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

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勅以邊略曰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為其備不可暫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亡滅之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普勅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

連已宗運已

子

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寬

可使人數往南陽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最爲
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可有廢闕
并約語諸州當其界皆爾不如法即周章又曰
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
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設
公愍至鎮可以公愍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
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待人求或超五三階及
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
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

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送先是啓求所
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
賜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
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
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
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
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
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

可使人數往南陽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最爲

見之曰：「此乃上之守丁見畢言鳥不可言矣闕

南陽宋毛皆南門

周章若年皆問事

勿待皆勿得八曰

二十下

又以下三

又以下五

耳來并呈二金不存三二

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設
公愍至鎮可以公愍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
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待人求或超五三階及
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
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

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送先是啓求所
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
賜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
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
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
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
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
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

萬曆十七年

卷之二

三五 三百三十一 胡宣

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未及拜
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復侯
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
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
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晉
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鬱林立進號征
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
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
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

輔政謀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
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
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
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
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六年以府州稍實表解
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如故轉
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爲持節都督鄆
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

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六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爲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

嘆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與湛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白下地帶江山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此城十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

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後
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建武元
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
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
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刺史
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
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隆
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遣中書

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烏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
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
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敢答而退年十
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
年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鬱林即位進號征虜
將軍還爲後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

年封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
世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
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
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
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
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
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
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
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高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
年封蜀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
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
有盛寵子琳鍾愛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
改南康公諸羨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
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

年封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
世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
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
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
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
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
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
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
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
年封蜀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
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
有盛寵子琳鍾愛永明七年封宣成王明年上

諸皇子皆被殺

○千收上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

萬曆十七年

南齊書卷五

三

三百六十四

卷

氏無寵世祖度爲尼高宗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手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齟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

句之學坐躡搢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習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漏猶多朝出閫闈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屈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已莫

氏無寵世祖度爲尼高宗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手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齟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

句之學坐躡搢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習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漏猶多朝出閫閨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

游廣毛游居官回 荀利各奔荀利

又廿上七

又廿上八

莫荀

南齊書卷三十一
三十一
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揔集望
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
宗英是寄遺惠未忘麤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
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盛寵
南郡南康

列傳第三十

南齊書四十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臣蕭子顯撰

張融

周顒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餽錢帛融獨覲

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
 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
 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
 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
 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曰蓋
 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
 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
 宿渚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
 如天反覆懸鳥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

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
 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
 君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為山
 為川摠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
 也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摠江漢
 回混浩潰巔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擬江
 撞則八紘摧墮鼓怒則九紐折裂擗於長風以
 舉波瀾郭音天地而為勢溼音澤于音洽音來
 往相幸麤音汨子音澗音澗於音勃紆音石成窟西衝

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折

扶桑而為渣在濩灤藥音澗音渾音涓於和於礪於

雍渤非淬音淪音溥音瀟音淺音壘音礎音湍音轉則日

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崙相

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港於漣於

淀於瀨於輾轉縱橫揚珠起玉流鏡飛明是其

回堆曲浦幽關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洲島

相連東西蕩瀟如滿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草

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蒼蒼

帶帶窅窅翳翳晨鳥宿音於東隅落河浪其西

界茫沆于河河汨于汨于漫無桓于躬于踞委岳橫

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律呂礪音林呂欽

欽架石相陰蔭徒隤徒隤橫出躬入鬼鬼支磊支

磊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橫岫形參錯或如前

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

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澤許

泊泊許滌子巖拍芬嶺觸山礪石汗渥于漢音

況于礪於決於濃洄音流柴礪五感五岍五頓浪

萬曆十七年刊 百類及傳二十三 三百五十八 郭李

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折
 扶桑而為渣在濩灤灤音門灤音門渾涓於涓涓於涓和於涓涓於涓
 雍渤非音卒淪音淪淪音淪瀟淺壟子瀟瀟轉則日
 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崙相
 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港於港港於港
 浣於浣瀨於瀨輾轉縱橫揚珠起玉流鏡飛明是其
 回堆曲浦幽關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洲島
 相連東西蕩瀟如滿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草
 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蒼蒼

帶帶音帶窅窅音窅翳翳音翳晨鳥宿音宿於東隅落河浪其西
 注於河宋毛注於河俱卯音俱窅窅音窅窅窅音窅窅窅音窅窅窅音窅
 秀豈音秀河河宋毛注於河無缺音無官作汴河川上三州一音官欽

欽音欽架石相陰蔭音陰墮音墮墮音墮橫出旁入鬼鬼音鬼磊音磊
 磊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橫岫形參錯或如前
 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
 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澤許江
 泊泊許音滌音滌巖拍音拍嶺觸山礮石汗溽干溽溽音溽
 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
 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况于况

低皮蓉

苦降交苦江苦

折嶺挫峯窄浪

石郎 陪朋

山相礫

合苦

萬里藹藹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

相礪獸門象逸魚路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兇

却瞻無後向望行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

山橫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

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瑤光而交綵接玉繩以

通華爾乎夜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

無文山門幽暖岫戶益益九天相掩王地交氛

汪汪橫橫

皇音

沉沉

于剛

浩浩

音

淬

音

潰潰大人之表

泱

於朗

蕩君子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

合岳起山隕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

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高岸乳

鳥橫門產魚則何懼

音

鱗鱗

音

鮪鮪

音

非鮪鮪

音

果鱗音滑音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

發噴灑噓

於月

噫

於戒

流雨而揚雲喬臚壯脊架岳

而飛墳蹠

音

動崩五山之勢矚

矣簡

踰

矣

煥七曜

之文蠓螭瑁蚌綺貝繡螺玄朱互綵綠紫相華

遊風秋瀨泳景登春伏鱗漬綵昇鮪洗文春代

低皮蓉苦降苦破苦交苦砒苦江折嶺挫峯窄浪石郎掇朋

石郎掇朋地

星釘宋及他本作砒音浩浩下聖釘宋及他本作砒音地

却瞻無後向望行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

山橫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

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瑤光而交綵接玉繩以

通華爾乎夜滿深露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

無文山門幽暖岫戶益益九天相掩王地交氛

汪汪橫橫音沉沉音浩浩音淬音瀆音瀆大人之表

泱於朗蕩君子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

合岳起山隕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

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高岸乳

鳥橫門產魚則何懼音鱗音鱗音鱗音飛音非音鮫音鮫音

音鱗音滑音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

發噴灑噦於噦於流雨而揚雲喬臚壯脊架岳

而飛墳蹀音挺動崩五山之勢矚矣矚矣煥七曜

之文蠓螭瑁蚌綺貝繡螺玄朱互綠綠紫相華

春代名

若乃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
塗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菅落輕
雨之依依觸巧塗而礧去遠抵樂木以激揚浪
相礧各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
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清蓮
代金駟芬芳於遙渚汎灼爍於長潯浮艫雜軸
遊舶交艘帷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波而箭絕
振排天之雄颿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
徧萬里而無時淡天地於揮忽雕隼飛而未半

鯤龍貪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宇
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翮
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渚陶玄浴素
長絃四斷平表九絕雉翥成霞鴻飛起雪合聲
鳴侶並翰翻羣飛關溢繡流浦照文爾夫人微
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增漢無陰照天容於
鯢渚鏡河色於魴潯括蓋餘以進廣浸夏洲以
洞深形毒驚而義維靜跡有事而道無心於是
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華日色盈秀則

若乃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
塗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菅落輕

去冬

宋毛

新宋毛

字注

相礪備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

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清蓮

代金珥芬芳於遙渚汎灼爍於長潯浮艫雜軸

遊舶交艘帷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波而箭絕

振排天之雄颿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

徧萬里而無時淡天地於揮忽雕隼飛而未半

鯤龍趨

貪

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宇

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翮

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渚陶玄浴素

長絃四斷平表九絕雉翥成霞鴻飛起雪合聲

鳴侶並翰翻羣飛關溢繡流浦照文爾夫人微

亮氣小白如林涼空澄遠增漢無陰照天容於

新下

字注

字一

洞深形毒驚而義維靜跡有事而道無心於是
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華日色盈秀則

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逸玄裾於
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
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過日以飛柯嶺回峯以
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眞
若乃幽崖隄於隘倉隈隩之窮駿波虎浪之氣
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叢路糝網雜
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洲礪去岸而
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駿氣以擺
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歛聲瀾

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
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珠岫珣岑合日開
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績瑠璃竦華丹文鏡色雜
照冰霞洪洪潰潰浴干日月淹漢星墟滲河天
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滅籠麗色以拂
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貞去我混然落情氣
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
成旣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人
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緯其何

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逸玄裾於
 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
 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過日以飛柯嶺回峯以
 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真
 若乃幽崖隄於陸倉夾隈奧之窮駿波虎浪之氣
 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為灌為叢路糝網雜
 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洲礪去岸而
 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駿氣以擺
 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斂聲瀾

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
 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珠岫珣岑合日開
 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續瑠璃竦華丹文鏡色雜
 照冰霞洪洪潰潰浴干日月淹漢星墟滲河天

龍原字無就字一枯毛作禽鳥

子一上上五

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
 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人
 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緯其何

萬曆十七年刊

南齊書卷之三十一

六

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有
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
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
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
見之謂之達喏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爲大矣
融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鎮國將
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
鹽耳融卽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
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凱之與融

兄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
守卞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
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
郎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
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官元徽初郢州射
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亡身刑五
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
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
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

祠倉部二曹領事劉劬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劬不融議應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爲王玄謨所錄將殺之玄謨子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

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

在哭各年^上宜^下哭

事劉劭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劭不融議應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爲王玄謨所錄將殺之玄謨子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

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贅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

小與字^上送^下作人

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

萬曆十七年

晉書列傳三十一

一

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
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
不果辟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
參軍遷中書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
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
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竒好融爲
太尉時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
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
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二兩藍縷亦虧朝望今送

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
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
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
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
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
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
年摠明觀講勅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
飲之難問旣畢乃長嘆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
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

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郎非所好乞為中散大夫不許融

奇好者亦奇愛

四十一三下六

王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以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好融為

一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司藍縷亦虧朝望今送

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

既造席視澄曰都自

為長沙王鎮軍竟陵

都自宋毛都目

又九上

王征北諮議並領訖室言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摠明觀講勅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乃長嘆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

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酪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嘖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

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

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酪
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
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
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
中聞融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
之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
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
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

口終宋白怪

李文下九

目

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
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
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
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
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
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
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

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義宣起事父
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
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
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
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
微豫章王疑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
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
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
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

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
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
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師法而
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
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
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
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
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
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

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義宣起事父
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
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
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

為聘宗為臍

六十七下五

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
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
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

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
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
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師法而
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為
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
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
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
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
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

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
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
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
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
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
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
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
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

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
當振綱也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
讀况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
文體英絕變而屢竒旣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
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隕家聲汝若不看父祖
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
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荅玉以比德海崇上
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
暢後有充融卷稷

異何嘗顛温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
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
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
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
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
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
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
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

細馬宋毛馬作為

文音宋毛交音官文音

爾曹

小十什上一

又仁上三

音不

言少言音作效右其龍吾意不然別遺音吾
文體英絕變而屢音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
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若不看父祖
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
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
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
暢後有充融卷稷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祖虎頭貞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顥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荅顥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顥好言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顥不敢顯諫

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顥顥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顥裁荅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參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顥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祗應轉竭感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

祖頤宋法郎

七十以下三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祖虎頭貞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為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攜入蜀為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為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荅顥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顥不敢顯諫

忍之宋思素

又三三

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為剡令有恩惠百姓丁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以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顥裁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為長沙王參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顥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感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

臂斫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祖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依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唯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

東宮顓還正貞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復見賞遇顓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顓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

臂斫手苟自殘落馭備貼子權赴急難毋至滂
吏發動遵赴常促輒有相杖被錄稽顙階垂泣
所依毛官振 不知所依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

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

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
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唯上虞以百戶一
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
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功得之何遠還為
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

東宮顯還正負郎始與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
復見賞遇顯音辭辭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

墨行若本皆著字
又三下三

以理三宗論立空假
名難空假名設空假

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
涼州智林道人遺顯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
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
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
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

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顓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汰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顓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顓換之

顓笑而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顓曰卿山中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顓菜食何味最勝顓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何胤顓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

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顓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汰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顓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顓換之

顓笑而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

山舍各存皆山舍

六十五

于王 小葵

紫蓼文惠太子問顓菜食何味最勝顓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何胤顓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

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亦斷食肉猶欲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岢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竒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若不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岢議大怒胤兄點亦遁

節清信顯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在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興載策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修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已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寃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

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
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
亦斷食肉猶欲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

亦斷食者本亦作言

下

鮓宋毛

鮓

下三

鮓之就

如恒宗如談毛官皆

如恒

以

并粉

引

書

作

人

用

意

深

懷

如恒宗如談毛官皆如恒以并粉引書作人用意深
懷如恒至於專齋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
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
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
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屹議大怒胤兄點亦遁

節清信顯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
遐蹈或在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
罟之興載策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
膳修仍復為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
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為士者豈不以恕已
為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况乃變之大者
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
就寃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

以味宋毛

以

承

止

上

六

在

我

可

賒

而

終

身

萬曆十七年

萬曆十七年

七

微卯脆薄易矜歛彼弱麀顧步宜愍觀其飲啄
飛行人應憐悼況可心心撲禡加復恣忍吞嚼
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枝剝
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為愴息事豈一塗若云
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未
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事雜報如
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
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
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

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
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
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
畜肌骨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
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
引此滋腴自汗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
發起耳顛卒官時會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
自代學者榮之官為給事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戇崔琰聲

微卵脆薄易矜歛彼弱麀顧步宜愍觀其飲啄
飛行人應憐悼況可心心撲禡加復恣忍吞嚼

飲呀古本皆

飲呀

飛行宋毛飛沈

人應憐悼宋毛使

刺

云

人物物憐悼

以候者存以族

類迴是

三言果俱宜粘注錄

云

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事雜報如

家人天知客遇客日渺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

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

踐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

自及古本皆息念
六十一

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
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
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
畜肌骨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
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
引此滋腴自汗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
發起耳顯卒官持會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

給事下告有中字

又止上

貌汲黯剛贍崔琰聲

國朝列傳三十一
七十一
姿然後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託旨
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于君會友敦
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竒偉之稱則
虞翻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擯
務在連衡不謀銷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
橫擒雲梯獨振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臣蕭子顯撰

王晏

蕭湛

蕭坦之

江祐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
父普曜祕書監晏宋大明末起家臨賀王國常
侍負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臣蕭子顯撰

王晏

蕭湛

蕭坦之

自江祐毛官俱

六十一五六

侍

父普曜祕書監晏宋大明末起家臨賀王國常侍負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

萬曆十七年刊

南齊書列傳二十三

三百六十五晏述

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王燮爲郢州晏爲安西主簿世祖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祖鎮盆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留爲上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踈尋領射聲校尉

不拜世祖即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籍晏勢宦多歷通官晏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而普曜卒居喪有禮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位任親重日久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踈漏被上

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王燮爲郢州晏爲安西
主簿世祖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記
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祖鎮盆
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
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
留爲上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
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
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
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踈尋領射聲校尉

不拜世祖即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永明元
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
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籍晏勢
宦多歷通官晏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
而普曜卒居喪有禮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
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

晏

日久宋朝久毛官朝夕

廿二上

尚

阿賁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爲江
州刺史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尚書
太子右衛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
雖貴而踈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
卒禮官議論上欲依王道論爲文獻晏啓上曰
導乃得此論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
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
解上欲以高祖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諱
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
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
十人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
率世祖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
於其職鬱林即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
年加侍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
年轉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
縣侯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
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

阿賁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爲江
州刺史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尚書

晏釘宋之他本當錄字

六十一
川下三

卒禮官議諡上欲依王導諡爲文獻晏啓上曰
導乃得此諡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
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
解上欲以高祖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諱
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
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
十人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
率世祖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
於其職鬱林即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
年加侍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
年轉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
縣侯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人殿高
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

晏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劔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虜動給兵千人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以此愈猜薄之初即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

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間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僉人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曰晏閭閻凡伍少無

戶部及一三三
特操階緣人乏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
棄略疵瑕遂升要重而輕跳險銳在貴彌著猜
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弗容十手所共
指既內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痾多歷年載
頻授蕃任輒辭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
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迺爵冠
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
無厭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
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藪亡

命同惡相濟劔客成羣弟詡凶愚遠相脣齒信
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粲備
告姦謀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覲
能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
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
識用微弱可爲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
達諸辭炳然具存昔漢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
虬鬚爲戮况無君之心既彰陵上之迹斯著此
而可容誰寘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晏

特操階緣人乏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

疵瑕官疵瑕宗毛皆曰此

六十四下二

共猜

指既內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痾多歷年載
類授蕃任輒辭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
昌以來運集艱難臣贊之功頗有心力迺爵冠
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
無厭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
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藪亡

命同惡相濟劔客成羣弟詡凶愚遠相脣齒信
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粲備
告姦謀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覲
能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
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
識用微弱可爲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
達諸辭炳然具存昔漢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
虬鬚爲戮况無君之心既彰陵上之迹斯著此
而可容誰寘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晏

未敗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爲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後出爲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爲奴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湛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貞外郎父仙伯桂陽國參軍湛初爲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湛於太祖爲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湛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世祖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勲勤封安復縣男三百戶建元初

未敗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後出為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

為奴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諶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貞外郎父仙伯桂陽國參軍諶初為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諶於太祖為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諶就世祖宣傳

蕭勤古本勤勤

仁上上九

三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蕭勤古本勤勤

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
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宮
領宿衛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諶口啓乞景真
命太祖不悅諶懼而退世祖即位出諶爲大末
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
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
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
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除正貞郎轉
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卧疾延昌

殿敕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
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
不得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
將軍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
所匡諫帝旣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及蕭坦之遙
進乃得聞達諶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
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
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
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略及

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樞筮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書使爲申論上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

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

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

給扶宗毛給時

堰官作區

七十

州

之曰誰復爲蕭諶作堰筋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書使爲申論上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

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

永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
優渥期遇兼隆內摠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
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答萬一自以勲高
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
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宮掖希覬
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
民聽喧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
衛互爲唇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
旣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

翻然俊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
陽秋明義况釁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
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好左道吳興
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宗諶喜曰感卿意無
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爲
殿中將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廸
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
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
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

永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
優渥期遇兼隆內揔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
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答萬一自以勲高
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
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宮掖希覬
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
民聽喧聒遐邇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
衛互爲唇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
既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

翻然倏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
陽秋明義况釁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
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謀好左道吳興
沈文猷相謀云相不減高宗謀喜曰感卿意無
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謀兄誕字彥偉初爲
殿中將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

四 卒 宗 四 平

七十一 文 上 七

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

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誕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行虜退六旬誕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使誅誕東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誕弟誅與誕同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誕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勲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誕同族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閣以勤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遷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

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誕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行虜退六旬誕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使誅誕東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誕弟誅與誕同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誕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勲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誕同族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

勤直者存勤直

不離宗不離

不離宗不離

八遷

六參

軍世祖崩坦之既死太子立五月

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

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計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戶徙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旣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

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增邑爲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侯增邑爲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之節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破之還加領太子中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爲侍中領軍東昏立爲侍中

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
府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坦
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
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期不敢言持喪
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
之坦之科頭著禪踰牆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
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
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
戶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瘞剛狠

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
延明主帥黃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祕
書郎亦伏誅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
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
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
收之繪家赤貧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
原死繫尚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

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

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
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期不敢言持喪
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
之坦之科頭著禪踰牆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
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
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
戶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瘞剛狠

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
延明主帥黃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祕
書郎亦伏誅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
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
濟曰政應得罪仍遣

收之繪家赤貧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

中將軍 江中興元手息增坦之中軍將
軍開府儀后三三

江柘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

德隣司徒右長史祐姑爲景皇后少爲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潯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爲吳興以祐爲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錄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爲驃騎鎮東府以祐爲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與蕭詠對直東府

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璿等屢謀竊發祐誅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議定加祐寧朔將軍高宗爲宣城王大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祐入帝喜以示祐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

安陸縣侯邑千戶祐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祐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永泰元年轉祐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遺詔轉右僕射祐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爲衛尉東昏即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

關詒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祐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旣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詒暄暄曰旦已煮鷺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涓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

不同祏議欲立建安王寶劬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祏祏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直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耳俄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勲

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祏祀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爲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閣祭酒祕書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修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居喪早卒有子獻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後帝於後堂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若在我當復能騎此不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起事以

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祔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二而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之眄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先流棄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

慙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豪士也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廢興異論終用乖疑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二十四

南齊書四十三

臣蕭子顯撰

江斡

何昌寓

謝瀹

王思遠

江斡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恁著作郎並爲太子劭所殺斡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

南齊列傳三十四
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
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
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
為尹見敷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敷與宴賞
留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
敷庶祖母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
解衣及累居內官母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
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
女被遣褚淵為衛軍重敷為人先通青意引為

長史加寧朔將軍順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
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

順帝宗從帝

無後宗毛無從

疾連年臺閣

又以上一

又以上一

帝勅敷出繼

從叔孫為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
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
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
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人倘無眷屬敷宜還
本若不欲江孫絕後可以敷小兒繼孫為孫尚

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
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
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
爲尹見敷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敷與宴賞
留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
敷庶祖母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
解衣及累居內官母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
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
女被遣褚淵爲衛軍重敷爲人先通音意引爲

長史加寧朔將軍順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
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
爲吏部郎太祖即位敷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
之職永廢溫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勅敷出繼
從叔繇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
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旣孤
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
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人倘無眷屬敷宜還
本若不欲江繇絕後可以敷小兒繼繇爲孫尚

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苟顛無子立孫
隆禮之始何期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敷還
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寧朔將軍豫章內
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
賊利世祖遣信檢覈敷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
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敷若能治郡此
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王太
尉諮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
敷好文辭圍碁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領

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
尚書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
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
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
敷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
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輦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
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敷
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
故有此回換

鬱林即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

何期若本何琦之始何期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敷還

六十二下二

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為寧朔將軍豫章內

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
賊利世祖遣信檢覈敷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
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敷若能治郡此
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為豫章王太
尉諮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
敷好文辭圍碁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中領

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
尚書明年出為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
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為侍中領驍騎將軍
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
敷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
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輦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
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敷

星釘毛耳官曰宗作美 義美之誤
又川上九

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

以遷掌吏部隆昌元年

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
敷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
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
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
匹子儋啓遵敷令讓不受詔曰敷貽厥之訓送
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
常侍太常謚曰敬子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瀟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
父佟之太常卿昌寓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
之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
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閣祭酒尚書
儀曹郎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
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
加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
誅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
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
情風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
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

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
敷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
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
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
匹子舊啓遵敷令讓不受詔曰敷貽厥之訓送
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
常侍太常謚曰敬子

太常卿 名 晏 字 叔 子 九

望廬江潯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
卿昌寓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

之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
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閣祭酒尚書
儀曹郎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

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
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

風素字風素

又メ上の

誅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
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
情風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
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

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殷勤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銜感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斲立之安行路寒心徃來踟躕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寃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明公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

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紆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墮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

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殷勤之非古人
所悼况蒼梧將季能無銜感一年之中藉者再
三有必巔之危無斲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踟
春口E長慮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

殷勤宗洎他本皆慈

墨釘名本鋪

壬子

又下

又下九

元結

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
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明公
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

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為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
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
腸紆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
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
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
哀者有數而埋冤於黃泉者為甚焉何者百年
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
之日不墮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
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

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
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
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沖睿性天峻散情
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
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
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
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一清
識飲涕王母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
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

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
務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
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
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
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
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
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
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
邪田叔不言梁事表綵諫止淮南以兩國豐禍

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以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

爲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從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爲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內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嘗蕃鎮諸王

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
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
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
京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
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
太常諡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
青曰七君子多再之

徽宗毛漢引

卷之二十一

莊父

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
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
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
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王彧見
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
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
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
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
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

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常諡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祿大夫瀹四兄颺肫顥從世謂謝莊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王或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

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瀹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勅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誦橫劾爲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

保徵在所不爲申理瀹聞孝悌母訴乃啓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詔並贖論在郡稱爲美績母喪去官服闋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碁母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卽位瀹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

命應天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上大笑
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又
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之曰
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
憚之加領右軍將軍兄肱在吳興論啓公事稽
晚瀹輒代爲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
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
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簡子初兄肱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

肱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
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
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
謝肱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勅瀹撰
碑文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
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
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任心宋
建平王景素辟爲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

命應天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已力上大笑着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之曰身家太傳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

公事宗毛公濟

三十一 又下五

右軍將軍兄肱在吳興論啓公事稽為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

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兄肱為吳興瀹於征虜者送別

肱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對曰謝肱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勅瀹撰碑文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

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

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

建平王景素辟為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

弘之宗毛引之

又廿二七

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
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
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
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
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
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
遷司徒仍爲錄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
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立蒙賞接思遠求出
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之甚

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
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
貞爲吳郡世祖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
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
軍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爲使持節都督廣交越
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
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

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
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
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
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
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
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
遷司徒乃爲錄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

立世家毛官並家

卷之二十一

四山

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
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
貞爲吳郡世祖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
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
軍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爲使持節都督廣交越
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
昭略賊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

萬曆十七年刊

昭略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勩力旣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點爲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悽悽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已謬賞之私惟塵聖

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實墜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爲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憐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

昭略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
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為尚書令不欲
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
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
塵黷下五勗力既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點為疑正
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懷懷丹
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
旨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
誓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已謬賞之私惟塵聖

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
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實陸

褊心仁上
福心
仰祈宗仰斯

實陸仁上
實陸
各本零墜

是為泰犯忤之後九泉
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為

可憐各本可憐 此心此志可憐可矜如其上命必行

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
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
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
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

南齊書卷之二十四
三
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
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
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
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
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
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修立身簡潔衣服牀筵
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
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旣去之
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

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
上旣誅晏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
年遷度支尚書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
子思遠與顧嵩之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
其兒子經卹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
行初舉秀才歷官府閣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
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爲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
遠竝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
遠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

思微永元中爲江州長史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子之治
身豈直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
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
謝獻壽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列傳第二十四

南齊書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南齊書四十四

徐孝嗣

臣蕭子顯撰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
聿之著作郎竝爲太子邵所殺孝嗣在孕得免
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
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
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

列傳第二十五

南齊書四十四

臣蕭子顯撰

徐孝嗣

沈文季

太子幼字作太祖兩字毛作幼無太子 空父 侍免

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



南齊書卷之二十五
著韎爲治書御史蔡淮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
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爲司空太尉二府參
軍安成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
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
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明中遷太
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爲太
尉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建
元初國除出爲晉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
長水校尉未拜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

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大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
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
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充
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
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
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
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上敕
儀曹令史陳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

內府及傳三十五
三百三十三刻岳
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世
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之
所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
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
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立竟陵
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
胤掌知齊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
軍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世祖崩
遺詔轉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

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
所釐贊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高
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
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
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即
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定策勲進爵爲公增封
二千戶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
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竝臨軒拜授
北虜動詔孝嗣假節頓新亭時王晏爲令民情

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之所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立竟陵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掌知齊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世祖崩遺詔轉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

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贊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高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即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定策勲進爵爲公增封二千戶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年三公乃

王要宗三

卷之三十三

授
八情

物望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領本州叶正
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
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已自保朝
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
兩童子遽云遷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
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
司孝嗣聞有詔歛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
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
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

受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
陌墘里長穀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
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賒
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
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
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
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脩咸成茂草平原
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旣嚴戍卒增衆遠資餽

物望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領本州叶正
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
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已自保朝
予人二事一

上夢

數

遷公牀右本遷作移

以十川下五

司孝嗣聞有詔歛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
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
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

受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
陌墘里長穀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
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賒
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
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
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
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脩咸成茂草平原
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旣嚴戍卒增衆遠資餽

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為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

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柘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情遑惑見孝嗣入宮內乃安然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解冊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各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領軍隸孝嗣

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為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確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

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汝東淨及工石見朱丹裏憂然然米嘗表五始

不誤石毛官不誤
 焮十午上五

然羣心宗毛無此字
 又午上六

許準宗毛准
 又午上九

冊 然

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各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領軍隸孝嗣

萬曆十七年刊
 百多及卷二二三
 三百三十三刻祖

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
于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
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
百僚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
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
死乃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
臣構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
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
登台鉉匡翼之誠無聞諂黷之迹屢著沈文季

原本闕

門世

萬曆十七年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三

三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季少以寬雅正直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

祕書郎以慶之勲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爲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曹掾遷中書郎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季爲寧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赭圻平爲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爲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長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季少以寬雅正直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

秘書郎以慶之勲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為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

太尉宗族六祖

以十二上三

長 印

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季為寧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赭圻平為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為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長

萬曆十七年刊

萬曆十七年刊

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

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爲景和街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略陽縣侯邑千戶明年遷丹陽尹將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戶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

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
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
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
友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
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
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
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
文季與淵竝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
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

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
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
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即位轉
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爲左將軍吳
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守
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
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
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
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

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
 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
 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
 友應是文之誤 ハ下のり 事文季諱稱將門因
 謂是忠臣未知身死

是善字毛 是善字毛 是善字毛 是善字毛

又三下ハ

又三下ハ

文季與淵竝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
 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

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
 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
 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即位轉
 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爲左將軍吳
 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守
 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
 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
 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
 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

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縣走寓
之向富陽抄略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主
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主
夏侯曇羨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
寓之遂陷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孔矜
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吏白丁防衛永興
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
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玕於
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郭

邑彪棄縣走文季又發吳嘉興海鹽鹽官民丁
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
琚之並逃走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
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為天子宮縣解
為天子宮弟紹之為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隆
為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鋌數千口
為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高道度徐
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重拒戰
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貞正果

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縣走寓
之向富陽抄略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主
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主

起兵宋兵誤止

以十文下

心救
孔矜

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吏白丁防衛永興
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
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玕於
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郭

邑彪棄縣走文季又發吳嘉興海鹽鹽官民丁
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
琚之並逃走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
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為天子宫縣解
為太子宫弟紹之為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隆
為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鋌數千口
為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高道度徐
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重拒戰
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貞正果

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
 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
 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張思
 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在樂遊
 苑間寓之賊謂豫章王嶷曰宋明初九州司反
 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人馬數
 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焉官軍至錢塘一戰便
 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
 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

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削爵付
 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天
 福善馬稍至今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
 曰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覲
 于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
 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
 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為首劫破掠
 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臺赤奮不
 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

烈遣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
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
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張思
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在樂遊

疑宋毛作起

司返字毛同反 草王崑曰宋明初九州司反

又廿下五

雷汝頭遣禁兵數千人馬數

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焉官軍至錢塘一戰便
散禽斬寓之進兵乎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
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

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削爵付

東治字毛誤東治

又口一上二

肥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天

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

曰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輓
于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
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
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為首劫破掠
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臺赤奮不
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

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爲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匿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摠任是尸涓誠芻効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諱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視

事如故諱等納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諱文季原文季固讓會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軍將軍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尤善簞及彈棊簞用五子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侍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爲府

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
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
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
諸暨縣爲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
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
斯隱隱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
摠任是尸涓誠芻効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
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諱任屬
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視

納贖宗官樹贖

以仁上

季常

侍出爲持節督對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
軍郢州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軍將軍世祖謂
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
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
世稱其應對尤善箠及彈棊箠用五子以疾遷
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侍
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爲府

萬曆十七年刊

何承天傳

三百三十一

隆昌元年復爲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鬱林
高宗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雋宣旨文
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
人未嘗雋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
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戶尚書令
王晏常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
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
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
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憂詔文季領兵

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城門嚴
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爲千九
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敬則反
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轉侍中
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三百
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
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備宮城戎服共坐南
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
文季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

降曰宋法降作降

丁復為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鬱林

文季為江州遺左台御史請宣旨文

人本自陳讓稱年老不願拜官因曰法有

明帝即位加領太子太師增邑五百戶尚書

王晏常戲文季為吳國使射文季答曰本邪執

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

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

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為憂詔文季領兵

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城門嚴

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為千九

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敬則反

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轉侍中

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三百

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

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備宮城戎服共坐南

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

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

與論軍事宋毛論作給
又三九

加鎮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
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幾况子昭略謂文季曰
阿父年六十爲負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
文季笑而不答同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
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
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
年贈侍中司空諡忠憲兄子昭略有剛氣昇明
末爲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
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

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其奏尋遷爲中書郎承
明初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黃門
郎南郡王友學華選以昭略爲友尋兼左丞元
年出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累遷侍中冠軍將
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府
執昭略於城內昭略潛自南出濟淮還臺至是
與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
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
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破面鬼死時年

加鎮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
 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幾况子昭略謂文季曰
 阿父年六十為負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
 文季笑而不答同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
 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
 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
 年贈侍中司空諡忠憲兄子昭略有剛氣昇明
 末為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
 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

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其奏尋遷為中書郎永
 明初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黃門

友學毛官文學

以十之三

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府

宗毛 御史中丞下有昭略 達武世嘗酒酣與謝滿善 缺 共十三言此
 官本典以昭略 又昭略潛自云云 五 是十二言官有宗毛 以五六
 以十

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
 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破面鬼死時年

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爲邦之訓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斯信矣屯田之略實重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興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壇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或鍾飢餒緣邊戍卒坐甲千尋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賦歲有餘

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經歲引日凌風汙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待敵孝嗣當感境之晨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略民困首領觀機而動斯議殆爲空陳惜矣

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

廷尉

民斯宗毛民之官民信之矣之訓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斯信

如十以下

實重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

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興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壇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或鍾飢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賦歲有餘

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經歲引日凌風汙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易以待敵孝嗣當感境之晨外略民困首領觀機而動斯議殆為空陳惜矣

倚敵宗倚商
又作上七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
豐城歷仕音儀孔昭為舟等溺在運同消

列傳第二十五

南齊書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南齊書四十五

臣蕭子顯撰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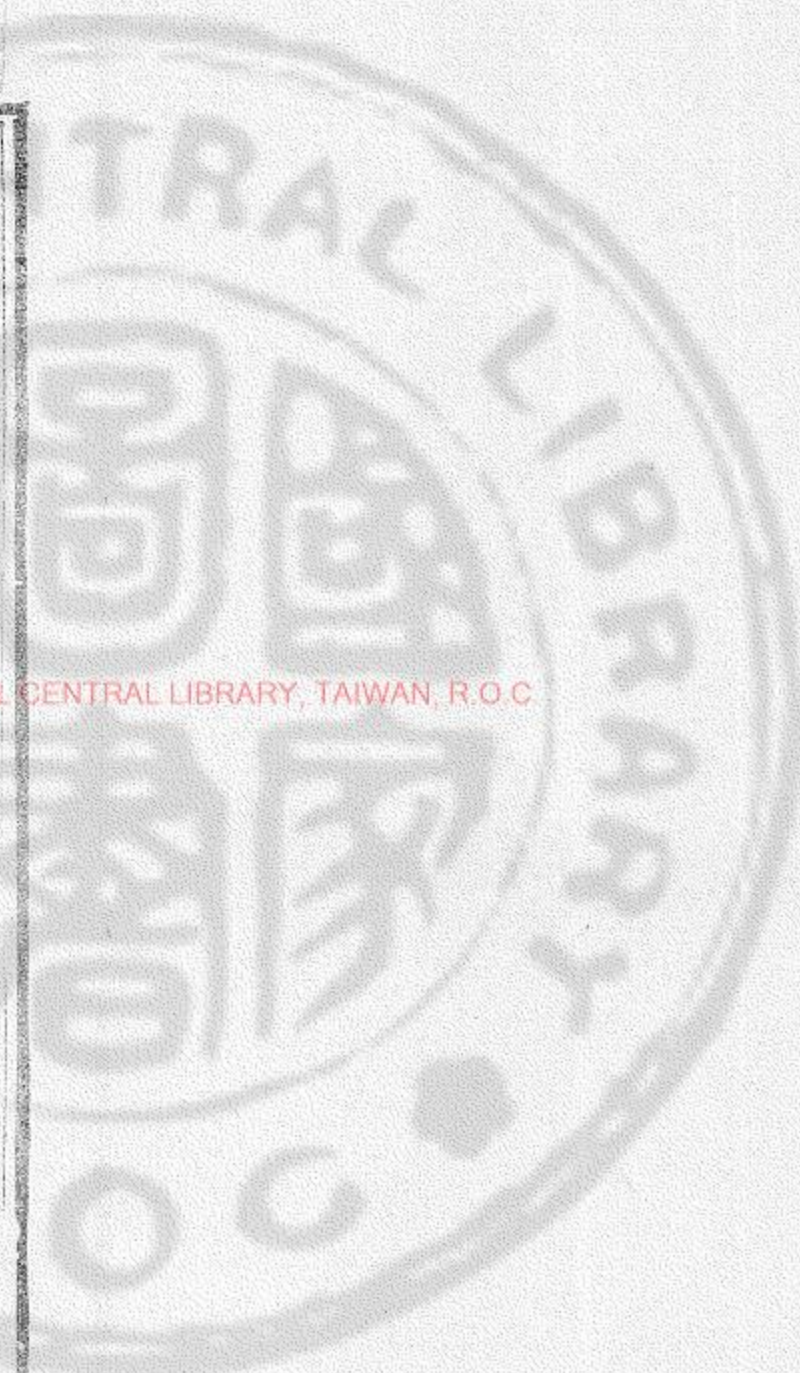
始安貞王道生

遙光
遙昌

遙欣

安陸昭王緬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兄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隨宣帝征伐仕至安定太守



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爲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貴人卒居喪盡禮六年遷爲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故仍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爲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驍騎如故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卽位以永陽王子珉

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世祖第二十二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朝請卒建元元年追封謚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脩安生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世謚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贈侍中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書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遙光字元暉生有蹇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世祖諫乃以遙光襲爵初爲員外郎轉給事郎太孫洗馬轉中書郎豫章內史不拜高宗輔政遙光好天文候道密懷規贊隆昌元年除驍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軍如故又除輔國將

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鬱林又除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內頻五除竝不拜是時高宗欲即位誅賞諸事唯遙光共謀議建武元年以爲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南徐州遙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通憶車鼓吹遙光好吏事稱爲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

南齊列傳三十一
三
誅殺上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
遙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即本位
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
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
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
班劔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旣輔
政見少主即位潛與江柘兄弟謀自樹立弟遙
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
府號令使遙欣便星速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

病死江柘被誅東昏侯召遙光入殿告以柘罪
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
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
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
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帝
誅江柘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
入喻旨遙光慮見殺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
州部曲於東府門聚人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
其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諸僮楚

誅殺上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
遙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即本位
為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
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
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
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既輔
政見少主即位潛與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
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
府號令使遙欣便星速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

病死江祐被誅東昏侯召遙光入殿告以祐罪
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
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
遙昌先卒壽春象州即由寺歸遙光及遙欣喪

先卒宗毛先平

弟召

莫知其本無其字

又六上九

入喻旨遙光慮見殺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
州部曲於東府門聚人眾街陌頗怪其異莫知
其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諸儉楚

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
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便至
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
但乘輦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
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停輦處分上仗登城行賞
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有變至
日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遙光曰逆順之數皎然
有徵千紀亂常刑茲罔赦蕭遙光宗室蚩庸才
行鄙薄緹裙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恩加猶

子禮絕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千乘之尊
闈隍爽閭踰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託
話言在耳德音猶存侮蔑天明罔畏不義無君
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內犯竊發京畿自古
巨豐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九伐皇上
當親御戎軒弘此廟略信賞必罰有如大江於
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
司馬曹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
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二府遙

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
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便至
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焚燒城門曰公
但乘輦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
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停輦處分上仗登城行賞
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有變至
早稍至尚書符遙光曰逆順之數皎然
紀亂常刑茲罔赦蕭遙光宗室蚩庸才
行鄙薄緹裙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恩加猶

逆順宋毛逆從

必十以下

子禮絕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千乘之尊
闈隍爽閭踰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託
話言在耳德音猶存侮蔑天明罔畏不義無君
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內犯竊發京畿自古
巨豐莫斯為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九伐皇上
當親御戎軒弘此廟略信賞必罰有如大江於
是戒嚴由汶京呈一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

左興盛宋左漢在
又子工八

八子右衛率左興盛屯

城三面燒司徒二府遙

西齊及傳三十一
五
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
天愛初遙光起兵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
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
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歷生從南門
出戰因弃稍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
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見其晚臺軍射火箭燒
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恰
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左右竝踰
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

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排閣入於暗中
牽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遙光未敗一夕城內皆
夢羣虵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
城焚燒屋宇且盡遙光府佐司馬端爲掌書記
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
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檟殺之劉颯遁
走還家園爲人所殺端河內人颯南陽人事繼
母有孝行弟濂事颯亦謹詔斂葬遙光屍原其
諸子追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以江陵

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爲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遙欣字重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遙欣爲持節督兗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仍爲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深南北

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荊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宗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四年進號平西將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遙欣以本官領刺史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遙昌字季暉解褐祕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祕書丞興元元年除黃門侍郎未拜仍爲持節督

郢司二州軍事寧朔將軍郢州刺史建武元年
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縣公千五百戶未之鎮
徙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
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年虜主元宏
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參軍崔慶遠朱
選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飄遠涉淮泗風塵慘
烈無乃上勞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經途未
遠不足爲勞慶遠曰川境旣殊遠勞軒駕屈完
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嘗有故

卿欲使我含瑕依違爲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
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
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主廢立有其例不慶
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
主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
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功臣固請爰立
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
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
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

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
管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內升清階外典
方牧哲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唯文
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遺卿言美而乖實未
之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
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
使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
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

美無豈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
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
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
來爲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
城亦不伐塢卿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炙雜果
又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
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答
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
蕃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

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
管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內升清階外典
方牧哲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唯文
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遺卿言美而乖實未
之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
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
使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
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

美無毛官爲好

女下又上一

小和

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
來爲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
城亦不伐塢卿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炙雜果
又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
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答
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
蕃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

而遠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嚮自立爲君當復得爲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爲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吞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內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遙昌永泰元年卒上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爲小過帝曰

卿乃欲存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論
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爲祕書郎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戶轉太子中庶子遷侍中世祖即位遷五兵尚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爲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

五年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出爲會稽太守常侍如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抄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荆史如故給鼓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

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戶子寶暉嗣爲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爲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戶二年寶暉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宵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虜寶暉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一年爲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寶暉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暉在城內東昏廢寶

睡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首詣梁
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睡爲太常寶睡不自安
謀反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傷流追
序蕃胙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
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
從政夫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託繼胤貞興子孫
竝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列傳第二十六

南齊書四十五

南齊列傳二十七
時裕愛其風采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
爲菴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
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爲
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屬桂陽
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就
出爲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
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
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還爲安成王驃
騎諮議轉中郎又爲太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

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鎮西長史南郡
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旣封王秀之遷爲司馬河
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黃門郎未
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荆州立學以秀之
領儒林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爲黃
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即位
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遷侍中
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
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璜

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
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
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貴要瓚之
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令王儉款接
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
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州西
曹苟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平乃遺書
曰僕聞居謙之位旣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
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

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爲後
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
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
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
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碌碌
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
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
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旣無易於驃騎西
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

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
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
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貴要瓚之

朝貴宗誤朝貴

下荀平

宋荀平

下同

二下七

接

南史荀平荀書在務事王侍

外十

尉

出為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州西
曹荀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平乃遺書
曰僕聞居謙之位既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
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

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為後
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
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
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
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碌碌
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為四海國士夫
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
德權行為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
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

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逆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贈平潁川人豫章王疑爲荊州時平獻書令減損奢麗豫章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當事平又與

儉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復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請罪平平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未拜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脩治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三諡曰簡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僧祐負氣不羣儉

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吝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逆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

逆鱗各本

川下二無逆字

相貽

川下六字故字上有

貴

歌字

肯事宗毛肯世

川下九

以

以

位為寶各寶其實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贈平頽川人豫章王疑為荊州時平獻書令減損奢麗豫章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當事平又與

儉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復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請罪平平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未拜仍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為之到郡脩治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三諡曰簡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勳宋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僧祐負氣不羣儉

嘗候之辭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
儉借觀僧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
於座取琴進之不肯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
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爲有司所奏
贖論官至黃門郎時衛軍掾孔道亦抗直著三
吳決錄不傳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
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
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

儉共書學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
簿轉記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
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
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
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爲建
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
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
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
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

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
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
資敬之情徒垂嚴配之道若乃武功鼎臣贊庸
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惺見銘謂標叔
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
以止仁無二之貴黃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
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
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局
禁嶽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

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
匪躬直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
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
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攜議據周禮也有新令必
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汝憲表懸之
也太常丞王儻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日
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
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攜取證明之
文儻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

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

空標宋上下 彪 直述宋毛述作日也 有者本凡有 庸

汝憲各本注憲上下五 叔

男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

以止仁無二之貴黃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

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

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局

禁欵遂動延車盖若使鑿駕紆覽四時臨閱豈

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

匪躬直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

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

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攜議據周禮也有新令必

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汝憲表懸之

也太常丞王儻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日

可得親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

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攜取證明之

文儻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

萬曆十六年刊

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恭明義訓邦之字國
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
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
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
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
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
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
慈患腳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
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

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
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
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妃慈女也以
慈爲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
州府事遷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
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
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
鳳也時人以爲名答追贈太常諡懿子

蔡約字景撫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

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楊恭明義訓邦之字國
實為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
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

情與宗情與 儀司各存儀同

又二十一

廢重

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
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
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
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

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
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
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為南徐州妃慈女也以
慈為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
州府事遷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
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
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
鳳也時人以為名答追贈太常謚懿子
蔡約字景撫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

萬曆十七年刊 三百卅 李施

南齊書卷之七
父與宗征西儀司約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
拜駙馬都尉祕書郎不拜順帝車騎驃騎行參
軍通直郎不就遷太祖司空東閣祭酒太尉主
簿齊臺建爲世子中舍人仍隨度東官轉鄱陽
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書郎司
徒右長史黃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爲新安太守
復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
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
約脫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

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出爲宜都王冠
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今用
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
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爍火不息時諸王行事
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
長史高宗爲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屐到席約躡
屐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
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建武元年遷
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軍徙

父與宗征西儀司約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
拜駙馬都尉祕書郎不拜順帝車騎驃騎行參

順帝從市

通道宋漢通真帝傳句

太尉主

又下二

又下七

轉都陽

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書郎司
徒右長史黃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為新安太守
復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
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
約脫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

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出為宜都王冠
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今用
卿為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
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
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

脫履各亦履履

又下三五六

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建武元年遷
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軍徙

萬曆十七年刊

司承川傳三

三百廿八

李時

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尚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軍並不拜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狄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限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

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太祖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太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彞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

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尚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軍並不拜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

秋當各本秋當

卷之二十一

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張暉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

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太祖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太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畢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

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行至吳璉謂人曰
吾聞張融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
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
王疑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
參軍安陸侯緬爲吳郡復禮異慧曉慧曉求補
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
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
陳郡謝朓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
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

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西邸抄書令慧曉
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
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
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
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
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趣起送之或謂慧
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
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
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

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行至吳璉謂人曰
 吾聞張融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
 異味遂主釣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
 錄是楊之辨各本並楊以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

牙文下可

為吳郡復禮異慧曉慧曉求補

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
 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
 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
 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兩賢

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西邸抄書令慧曉
 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
 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為西陽王左軍
 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為晉熙
 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
 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趣起送之或謂慧
 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

不可卿可卿宗毛卿俱輕
 又計上九

小嘗卿士大夫或問其
 則賤者可卿人生何容

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
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
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
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
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雋以事詣
問慧曉謂景雋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
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
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輔

國將軍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
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
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
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
史至鎮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二贈太常同郡
顧憲之字士思宋鎮南將軍凱之孫也性尤清
直永明六年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大
時西陵成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
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

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
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
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
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
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雋以事詣
問慧曉謂景雋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
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
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輔

國將軍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
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
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
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
史至真我爾以矣歸卒年六十二曾大嘗司郎

同郡云、若水、跳行為起、
成主台針、成主、
如大谷本初、才、上、七

時西陵成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
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

百元懿如卽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
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
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
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
事宜可訪察卽啓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
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授
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旣公私是樂所以輸直
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
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

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
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
來謹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元僕
去乏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買粒還拯親累或
提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俗弗降舊格
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元隱
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因瘼人而不
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者非
惟新加無贏竝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

百元懿如卽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
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
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成
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
事宜可訪察卽啓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
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授
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旣公私是樂所以輸直
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
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

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
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
來謹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元僕
去之定豐良日幾疎或數貨買粒還拯親累或
元僕各本尤謹去之則毛去之 卽舊格
元隱各本陋隱相者各本相屬 慈元隱

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因瘼人而不
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者非
惟新加無贏竝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

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者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率皆即日不宜於民

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土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當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槩互起蠶事施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

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者為
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
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蓋
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
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
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
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
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率皆即日不宜於民

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
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
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
貲者多是土人復除其貧壅者悉皆露口後民
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槩互起驚事弛而

謹詰宋仁毛詰作詰 後者者本者作苦 三上五 定字無定注 衆
缺 當然者作常然 千槩毛 官千 事地 宋事 施舉 八

墨釘各給 外三上八

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
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
繁興後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
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
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干
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
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闔信縣
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問者忽
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

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
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
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囊漏不出貯中
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
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殘燼彌復持甚儻值水旱
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檐令
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瘠亡事
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公元懿今啓敢陳
管見世祖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

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
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
繁興後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
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
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干

問存者本符

其非

宋具

事問者

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問者忽
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

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
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

委縣宗毛

目宗毛注扶目字下者有乃字

中

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殘燼彌復持甚儻值水旱
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檐令

事在可知宗毛可猶以上

管見世祖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

萬曆十七年刊

向家山專志

古

豫南兗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
歷黃門郎吏部郎永元中爲豫章內史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
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
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
征北參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爲湘東內史除
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
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
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氏賊圍州城惠基於外

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氏人邵虎郝天賜等斬賊
帥馬興懷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
餘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競無所用或
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
豈吾素懷之本邪出爲武陵內史中書黃門郎
惠基善隸書及弈基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
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爲休範妃太祖謂之曰
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
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

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爲吏部郎遷長兼
侍中表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
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
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
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事寧解軍號領長水
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即位爲征虜將軍衛尉惠
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爲征虜將軍
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
還爲都官尚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徙

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
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五年遷太常加
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
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
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基人
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
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
基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
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

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
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
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
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
抗品基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
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
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
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休
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

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制
答其勿以私祿足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
於前後人聞之故當不侵私邪吾欲分受之也
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爲徐州刺史鬱
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
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上方脩
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答曰獫狁孔熾
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
兵校尉封建安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

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
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
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
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
抗品某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
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
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
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休
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

楊元

宣制毛官宣敕宋作刺 問之若本問之 制

宣制毛官宣敕宋作刺 問之若本問之
杜十娘玉六 子仁玉三

相厚

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爲徐州刺史鬱
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
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上方脩
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荅曰獫狁孔熾
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
兵校尉封建安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

萬曆十七年 何承天傳三十一

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之復加序用永明九年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典籤何益孫賊罪百萬棄市惠朗坐免官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若夫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永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有通直轡揚鑣莫能天闕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已伯寶世族榮家爲美約守先業觀進知止慧曉貞亮斯焉君子惠基惠和時之選士

列傳第二十七

南齊書四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二十八

南齊書四十七

王融

臣蕭子顯撰

謝朓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
高並台輔僧達答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
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
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
文才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坐公事

免音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融
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
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
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
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
纓劔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
勤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
慷慨憤懣不逞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
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

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
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
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
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
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
遷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
儉甚竒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
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
疏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

免音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融
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
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
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
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

纓劍紫夏過長子華 誇榮邑里然無

無勤告本下七 自是若自是下八 識必譏臣所用

慷慨憤懣不逞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
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

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

去佳沂也月大書直合么臣行其隱翁歸乃居

居中外見宗自是二二三

中自身其國臣身者才日采其育 修敢蹈輕節

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

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

遷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

儉甚竒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

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

疏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

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
義逋竄燭幽去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
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修慙犬馬之馴
心同鷹虎之反目設彙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
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
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表
之費況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思奉聲教方致
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
自摧一令蔓草難鉏涓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病
容爲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因則數罰窘則
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
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構爲禮而
禁令苛刻動加誅輟于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
即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待銷闕
北畏勅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
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旣南
向而泣者日夜以覲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
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

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
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
之衆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
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
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
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摠錄則邽姓直勒渴
侯台鼎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
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虬久在著作
李元和郭季祐上干中書李思冲飾虜清官游

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
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垂阻何則匈奴以
氍騎爲帷牀馳射爲糒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
服左衽則風驪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
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
蹶躄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
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醜
乳於冀俗聽韶雅如矐贖臨方丈若爰居馮李
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

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
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
之衆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
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
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
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摠錄則邽姓直勒馮
侯台鼎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
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虬久在著作
李元和郭季祐上干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

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
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垂阻何則匈奴以
託騎爲惟林馳射爲候恨冠方帽則犯沙陵雪

之冕宗冕作頌

於マエの

安即

躑躅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
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醜
乳於冀俗聽韶雅如隴贖臨方丈若爰居馮李
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

南齊及傳二十一
之思深復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
部落爭于下齒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
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
氏以亡帝略遠乎無思不服鑿光幸岱匪暮斯
朝臣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
外羸於理有愜即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
施行世祖荅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
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
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

疏曰臣聞情愴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
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
足貴應輦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旣緬降及
興運維遺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
若夫膏腴旣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
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鑿
嘆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神
盡聖揔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綱於
頽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

之思深復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
部落爭于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
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
氏以亡帝略遠乎無思不服鑿光幸岱匪暮斯
朝臣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
外羸於理有愜即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
施行世祖荅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
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
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

疏曰臣聞情愔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
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
足貴應輦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旣緬降及

維遺若本遺作道

卷之五

也

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增
嘆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神
盡聖揔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綱於
頽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

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
而識用昏霾經術踈淺將適且軸豈蕨與薇皇
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
時前拂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
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
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鈇鴛樂陳涓盞竊習
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
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閑
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

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
獻舞南辯傳歌羌焚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
體之勤輜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
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讎大邦假息關
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
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
老莫不如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
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
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眞皇王之兵

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
而識用昏靈經術疎淺將適且軸豈蕨與薇皇
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
時湔拂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
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
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鈞駑樂陳涓璫竊習
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
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閑
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

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靷
獻舞南辯傳歌羌棘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

之勤宋毛勳

卷之三

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
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
老莫不如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
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
納其降虜可弗勞茲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

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爻先邁式道中原澄
瀚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
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
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
警萬國具僚瓊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
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
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
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
心規模弘遠旣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

歡喜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
焉九月上幸芳林園楔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
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
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
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
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
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
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

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爰先邁式道中原澄
瀚渚者本澣渚一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

北下二

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

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
警萬國具僚瓊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
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躋哉昔桓公
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
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
心規模弘遠旣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

壁山宗毛壁山

又上二上

別堂壁上遊幸輒觀視

女朝臣使融爲曲水詩

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
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
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
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
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
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

萬曆十七年

司家川學二

一

三百三十一 劉中

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驚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躋弁曰王主客何爲殷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

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舡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駟卒何得稱爲丈夫朝廷討雍州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嘗不撫卷歎息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滄小惠參國士之賔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吳罷之

殷勤各本勤勤

卷之二十七

王 於

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驚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

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旂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駟卒何得稱爲丈夫朝廷討雍州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嘗不撫卷歎息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食小惠參國士之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吳罷之

晨優游盱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
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
陛下聖明羣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
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
旣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
梁鷄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厨鹿凱師勞飲固不
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獫狁荐食荒侮伊
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兵力外虛謠
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

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
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
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
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
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
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
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
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
習騎馬才地旣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

晨優游盱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
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

順以制逆

宋順作從

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

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

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
梁鷄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厨鹿凱師勞飲固不
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儉犹荐食荒侮伊
瀝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兵力外虛謠
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

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
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
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
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
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
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
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
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
習騎馬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

問周款文武翕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僨楚數百人並有幹用世祖疾篤誓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僨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

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咎融辭曰囚寔頑蔽觸行多譽但夙叅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摠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豐咎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躬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賜語北邊

問周款文武翕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僭楚數百人並有幹用世祖疾篤誓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僭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

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谷融辭曰囚寔頑蔽觸行多

夙恭宗恭宗毛恭宗官恭宗奉

立

立

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躬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大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賜語北邊

萬曆十七年

有齊山傳二下八

三百三十劉壽

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即因啓聞希侍饗與
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
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
扇且格取亡叛不限槍楚狡弄聲勢應有形迹
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
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但聖主膺
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
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
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

訛毀因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
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並愧流
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
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
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
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
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
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

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即因啓聞希侍鑾輿
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
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街敕而行非敢虛
專行權利又無賂賄反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
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但聖主膺
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
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
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

校弄宗弄筆什下司傾動什下司輕動什下司此若奉主此

因才分毛一上一官因作囚上十兢

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並愧流
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
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
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
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
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
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

萬曆十七年刊
南齊書卷二十八
一百卅三
彭中

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諱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遷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衛軍東閣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勸密以啓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恒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

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悵。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颺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裒採一介。搜揚小善。捨未場圃。奉筆苑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

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父諱毛

官絳

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

於十一下

三郎朏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

豫章王太尉行參軍遷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
衛軍東閣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
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朏以文才尤
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朏
年少相勸密以啓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
恒應侍接朏可還都朏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

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爵羅者寥廓已高
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朏賤辭子隆曰朏聞潢
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
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
慄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颺似秋
霜朏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介搜揚小善捨未場圃奉筆苑園東亂
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
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

捨未各存捨未

又仁也

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涯。淚。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末。運。波。臣。
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華。
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
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
朱。郎。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
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
悲。來。橫。集。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
朏。接。北。使。朏。自。以。口。訥。啓。讓。見。許。高。宗。輔。政。以。
朏。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

詔。誥。除。祕。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
守。以。選。復。爲。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爲。晉。安。王。鎮。
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
謀。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朏。上。表。三。讓。中。
書。疑。朏。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
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
並。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
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不。
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顛。並。讓。記。

涯淚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末運波臣
 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華
 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
 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
 朱郎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
 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
 悲來橫集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峯昌初敕
 朧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

啟讓見許句字毛德下有不肯不三言官作不肯見許

詔誥除秘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為宣城太
 守以選復為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為晉安王鎮
 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
 書疑朧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若加
 中范畢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
 竝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
 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不
 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顛並讓記

嘉賞之... 亦善賞之... 上表三讓中

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搗讓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朏又啓讓上優答不許朏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柘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第祀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

詔誥除祕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朏上表三讓中書疑朏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竝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顓並讓記

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
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撓讓之美本出人情若大
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
疑朮又啓讓上優答不許朮善草隸長五言詩
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
陵朮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柘
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第祀密謂朮曰
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
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

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遺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朮
欲以爲肺腑朮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
答少日遙光以朮兼知衛尉事朮懼見引即以
柘等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柘聞以告遙
光遙光大怒乃稱敕召朮仍回車付廷尉與徐
孝嗣柘暄等連名啓誅朮曰謝朮資性險薄大
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効自爾昇擢
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
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官禁間謗親賢輕

都非各本都自非
遠名眺宋見眺
與弟毛官與弟
遠視人官遠作
詩

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
有意豈關官之大小為讓之美本出人情若大
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
陵眺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柘
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第祀密謂眺曰
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
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

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遺親人劉渢密致意於眺
欲以為肺腑眺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
答少日遙光以眺兼知衛尉事眺懼見引即以
柘等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柘聞以告遙
光遙光大怒乃稱敕召眺仍回車付廷尉與徐
孝嗣柘暄等連名啓誅眺曰謝眺資性險薄大
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効自爾昇擢
超越倫伍而豁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
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官禁間誦親賢輕

萬曆十七年
有齊川傳二十八
古
三百三十胡宣

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旣著共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詔公等啓事如此朏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日夜從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翻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爲已功素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間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消流纖孽作戒遠

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朏下獄死時年三十六朏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朏妻常懷刀欲報朏朏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朏曰鄉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朏臨敗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

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既著共
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詔
公等啓事如此眇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彫
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日夜從
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翻自宣露江漢無波以
爲已功素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
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倫序感悅未聞陵

矯構各本矯構

此十以下

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
言利口見醜前志涓流纖孽作戒遠

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
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眇下獄
死時年三十六眇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眇妻
常懷刀欲報眇眇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
略謂眇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
于寡妻眇臨敗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
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
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

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
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
不足進取經略心旨殷勤表奏若使官車未晏
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
久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
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
高宗始業乃顧玄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列傳第二十八

南齊書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南齊書四十八

臣蕭子顯撰

袁彖

孔稚珪

劉繪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
覲武陵太守彖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
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顓書曰史
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小字也服

未闕顓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顓尸江中
不聽歛葬豕與舊奴一人微服潛行求尸四十
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父集
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顓從叔司徒粲外
舅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
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爲廬陵內史豫州治中
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
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
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

士傳豕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
之士排斥皇王陵轍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
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
頓略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遷始興王友固辭
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
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黃門郎
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
安西諮議南平內史除黃門未拜仍轉長史南
郡內史行荊州事遷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

正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表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世祖遊孫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車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充腴有異

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諡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

正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表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

孫陵宋毛游凌無知字

卷之六

死日
從酒

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充臞有異

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諡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慕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

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麓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楮球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

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

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辭於失政。絳侯忼慨而與歎。皇運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

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

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
辭於失政絳侯忼慨而與歎皇運革祚道冠前
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蒲
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
定張杜二注謹囑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
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
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

治案一千五百三十二條核與上列數不符應作一千七百三十一
條五是七之辨 卷之十九

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
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
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
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
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
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
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
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
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

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

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寃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今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曠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

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

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寃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今一獄。

千餘人各本人作矣 律上五

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曠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剥。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

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
邊城孝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
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
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
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
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
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
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
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

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
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
驅若絃栝之相接矣臣以踈短謬司大理陛下
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
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
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
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
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
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

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于
邊城孝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
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
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為

空勤空懇 精究空毛精究

又上下五

又上下八

水

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
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

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
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
驅若絃枯之相接矣臣以踈短謬司大理陛下
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
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
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
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
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
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大

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
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
權竒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
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摧而言之優劣
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
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
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
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蠱尾何
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竿弘之以

大度處之以蟲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
命發雷電之怒爭螽蟴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
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盡
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
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
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雷是兩京四主英
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
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
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

南齊書卷之九
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
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棄甲十亡其九故衛霍
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
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
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
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
亂羌狄交橫荆棘積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闈山
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
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

挑疆敵遂迺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
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
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
日登皇聲雷宇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
劒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
昔歲蟻壞瘦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
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
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

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汾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

其覓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哀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旣殷勤臣之言和亦慷慨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

行則為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為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取責宋取責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

等

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汾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

其寬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哀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

故對宋俱從心

臣之言和亦慷慨

又止上六

之多少聖照玄省

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

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清踈好文詠
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
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
宅盛營山水憑机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
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
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永元
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
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舉走因此疾甚遂卒
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俊弟也父勔宋末權
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
汝後若東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
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爲不亡
也豫章王疑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鎮江
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
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敷僚吏之中見遇
莫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疑謂僚佐
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

復爲司空記室錄事轉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
領錄事時豫章王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
物論謂官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爲南康相郡事
之暇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
郡何似旣而問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
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陸王護
軍司馬轉中書郎掌詔誥救助國子祭酒何胤
撰治禮儀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
湊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

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
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
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子響誅
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言其事使爲表繪
求紙筆須臾便成疑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
成人乃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後北虜使來繪以
辭辯較接虜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
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事兄悛恭謹與人
語呼爲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

代兄死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爲鎮軍長史轉黃門郎高宗爲驃騎以繪爲輔國將軍諮議領錄事典筆翰高宗即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寧朔將軍撫軍長史安陸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暉妃俊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食麤糲服闋爲寧朔將軍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

武事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俊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城南兗州刺史張稷搃城內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謀廢立閑語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

國子博士范雲等送首詣梁王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智弟瑱字士温好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並爲第一官至吏部郎先繪卒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世之堤防御民之羈絆端簡爲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措律令之本文約旨曠

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旣歿寬猛之利亦異辭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卽爲成用張弛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姦利剪韭復生寧失有罪抱木牢戶未必非寬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衿府申枉理讞急不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百務萌始以情矜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僞蓋由網密憲

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
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爲利孰遠故永明定律多
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爲令貴在
必行而惡其舛雜也

贊曰表狗厥戚猶子爲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
士章機悟立行砥名

列傳第二十九

南齊書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

南齊書四十九

臣蕭子顯撰

王奐從弟續

張冲

王奐字彥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侍郎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解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別駕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郎元徽元年爲晉熙王征虜長史江

夏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復出爲晉熙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與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世祖府與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戚王蘊親同逆黨旣其羣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啓聞晏叩頭曰王奐脩謹保無異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出爲吳興太守

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進號左將軍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轉侍中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征虜將軍臨川王鎮西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內史奐一歲三遷上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修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兼日者戎燼之後夷毀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

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
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爲國計
非允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號前將軍世
祖即位徵右僕射仍轉使持節監湘州軍事前
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爲散騎常侍江州
刺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
與無學術以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
校籍郎王植屬吏部郎孔琇之以校籍令史俞
公喜求進署矯稱與意植坐免官六年遷散騎

常侍領軍將軍與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
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與曰吾前去年爲斷殺
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歛爾也王儉卒上
用與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與不
能相推荅上曰柳世隆有重望恐不宜在與後
乃轉爲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
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謂王晏曰與
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

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以行北諸戍士卒多
縑縷送袴褶三千具令奐分賦之十一年奐輒
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
珪奏其事曰雍州刺史王奐啓錄小府長史劉
興祖虛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
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奐慮所啓欺妄於
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捷蒼黥
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侃到臺辨問列興祖
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

失利興祖啓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
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
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奐使仗身三十人來稱
敕錄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賊私興祖既
知其取與即牒啓奐不問興祖後執錄奐仍令
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
畫漆样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啓乞出都一
辨萬死無恨又云奐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
便殺以除口舌又云奐意乃可奐第三息彪隨

南齊書卷三十一
四
與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與祖又云
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
者皆大利興祖大喊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
人不聞又云與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
月二十一日與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
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
傷肩胛烏黻陰下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
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
喜列與倪符同狀興祖在獄嗟苦望下旣蒙降

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九日
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
敕使送下與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與意毀故
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
之鎮敢亂王法罪並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
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齊仗五百人收與敕
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與子彪素
凶剽與不能制女壻殷叡懼禍謂與曰曹呂今
來旣不見真敕恐爲奸變政宜錄取馳啓聞耳

國朝列傳三十一
五
免納之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取仗
配衣甲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免門生鄭羽叩
頭啓免乞出城迎臺使免曰我不作賊欲先遣
啓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
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
臺軍彪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
戰却之免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
內起兵攻免免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
遂斬之年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

詔曰逆賊王免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
內懷凶慝貽戾鄉伍敢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
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三息彪矯弄
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奉國
每事匡執免忿其異已誣以訕謗肆怒囚錄然
後奏聞朕察免愚詐詔送興祖還都乃懼姦謀
發露潛加殺害欺罔旣彰中使辯敷遂授兵登
陣逆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
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清自非犯官兼預同

逆謀爲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殷叡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叡遺腹亦當從戮外曾祖王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解文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歛容荅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奐爲雍州啓叡爲府長史

父恒

誤

字昭度與叡同承融後宋司空景仁

祖及

父道矜並有古風以是見蚩於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爲度支尚書坐屬父疾及身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詔曰殷道矜生便有病比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歷官清顯至金紫光祿大夫建武中卒奐弟佃女爲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奐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女並長且奐又出繼前代或當有佳可特不離絕奐從弟績

績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為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江安侯績襲其本爵為始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寧朔將軍建平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祖為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為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可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逵

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為有司所奏績坐白衣領職遷太子中庶子領驍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為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遷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為冠軍將軍豫章內史進號征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虜將軍驃騎長史遷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

績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爲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江安侯績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

建平之建字宗注缺

文十二下五

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可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逵

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所奏績坐白衣領職遷太子中庶子領驍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爲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遷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爲冠軍將軍豫章內史進號征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虜將軍驃騎長史遷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

靖子績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
納妃修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
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張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冲出繼從
伯侍中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黎宋文帝戲景
胤曰查何如黎景胤答曰黎是百果之宗查何
敢及冲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爲將
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軍
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除尚書馬

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尉
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侍中郎通直郎武
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
本官如故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輔國將軍
冲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
官出爲馬頭太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
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軍司馬八年爲假節監
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冲父初卒遺命曰
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

靖子績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
納妃修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
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張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冲出繼從
伯侍中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黎宋文帝戲景
胤曰查何如黎景胤答曰黎是百果之宗查何
敢及冲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為將
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軍
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除尚書駕

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尉
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侍中郎通直郎武
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
本官如故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輔國將軍
冲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

盱眙者本盱眙下同

文上六

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

至冠軍司馬八年為假節監

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冲父初卒遺命曰
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

吳園中取果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即位
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即位以晉壽太守王洪軌
代沖除黃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
泗假沖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本官如
故虜并兵攻司州徐青詔出軍分其兵勢沖遣
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厚丘三
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
城據之沖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
即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溘溝虜救兵至緣

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其年遷廬陵王北中
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遙昌爲豫州
上慮寇未已徙沖爲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
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即位出爲建
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府
州事永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
代裴叔業竟不行明年遷督南兖兖徐青冀五
州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會司州刺
史申希祖卒以沖爲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

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爲督南兗
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並
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寅還都以沖爲
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
中頻授四州至此受任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
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
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
船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
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

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
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
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
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
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
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
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
濟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爲義師
所破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

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爲督南兗
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並
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寅還都以沖爲
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
中頻授四州至此受任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
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
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
船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
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

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
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

下官各本皆作臣

卷之三

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
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
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
濟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爲義師
所破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

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矜李文釗陳虎牙等十
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
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沖病死元
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
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
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
陽等大敗走魯山城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
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

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
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
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王冲
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
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
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
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
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
程茂爲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

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矜李文釗陳虎牙等十
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

舉火應之

之舉字宋毛作奉

又十

元

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
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
陽等大敗走魯山城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
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

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
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
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攷爲書與梁王沖
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攷曰前使君忠貫昊
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
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
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
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
程茂爲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

爲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
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並持節時郢魯二城已
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
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
謙承明中爲中書郎王融所薦父恭穆鎮西司
馬爲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益城聞義師東下
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
新之節王奐誠在靡貳迹允嚴科張冲未達天

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爲亡之事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干紀覆此曹華
張壘窮守死如亂麻爲悟旣晚辯見方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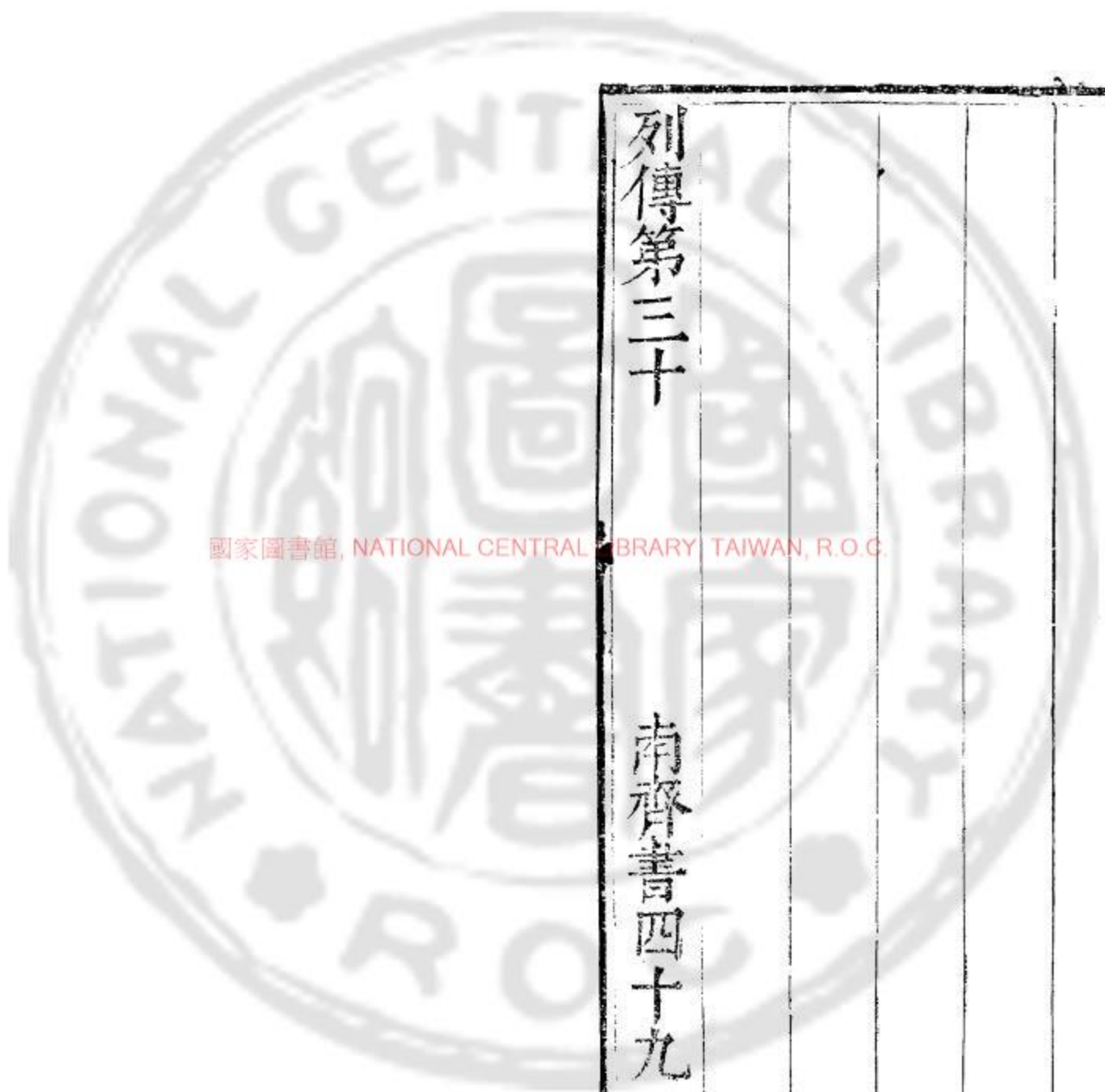
南齊書四十九

三十一

列傳第三十

南齊書四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三十一

南齊書五十

臣蕭子顯撰

文二王

明七王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戶十年爲寧朔將軍濟陽太守

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隆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錐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

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出典外州詔付尚書詳議其冬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明帝立欲以聞喜公遙欣爲荆州轉昭粲爲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隆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錐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

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

出典外州毛官一出典州宗少一字

升二五二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明帝立欲以聞喜公遙欣爲荆州轉昭粲爲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
玄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
晉熙王寶高表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
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
建武元年爲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軍事前將軍
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
不堪出人間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
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出

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
刺史東昏即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給仗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始安王遙光誅
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
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宮
殿不暇修葺寶義鎮西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
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
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
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

也。梁受禪，封謝沐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爲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還爲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即位，進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玄娶尚書令

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澄分部軍衆，乘八擱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

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

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即位以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爲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東昏即位爲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元二年徵爲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

南齊列傳三十一
應聘
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
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
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
見力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
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
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逃走寶寅逃亡三
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寶寅入宮
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
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

寶寅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
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
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
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公改封寶寅爲鄱陽王
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
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鎮琅
邪城永元元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兗青冀
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

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
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
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
見力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
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
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逃走寶寅逃亡三
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寶寅入宮
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
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

寶寅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
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
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
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公改封寶寅爲鄱陽王
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字智宣各本字智宣 奔魏字毛作誅一字

外上上六 又上上五

邪城永元元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兗青冀
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

將軍領石頭戍事丹陽尹戍事如故陳顯達事
平出爲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以
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二年謀反
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高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
爲冠軍將軍丹楊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
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
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

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
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
臣之義正夫逆順有勢況親兼一體道窮數盡
或容觸啄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
執柯所指跼躄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髮
髟也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大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將軍領石頭戍事丹陽尹戍事如故陳顯達事
平出為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以
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二年謀反
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高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
為冠軍將軍丹楊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
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
以為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為中

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
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
臣之義正夫逆順有勢況親兼一體道窮數盡
或容觸啄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
執柯所指跼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髮
髯也

大彊 宋 天 彊

廿二上八

列傳第三十一

南齊書五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三十二

南齊書五十一

臣蕭子顯撰

裴叔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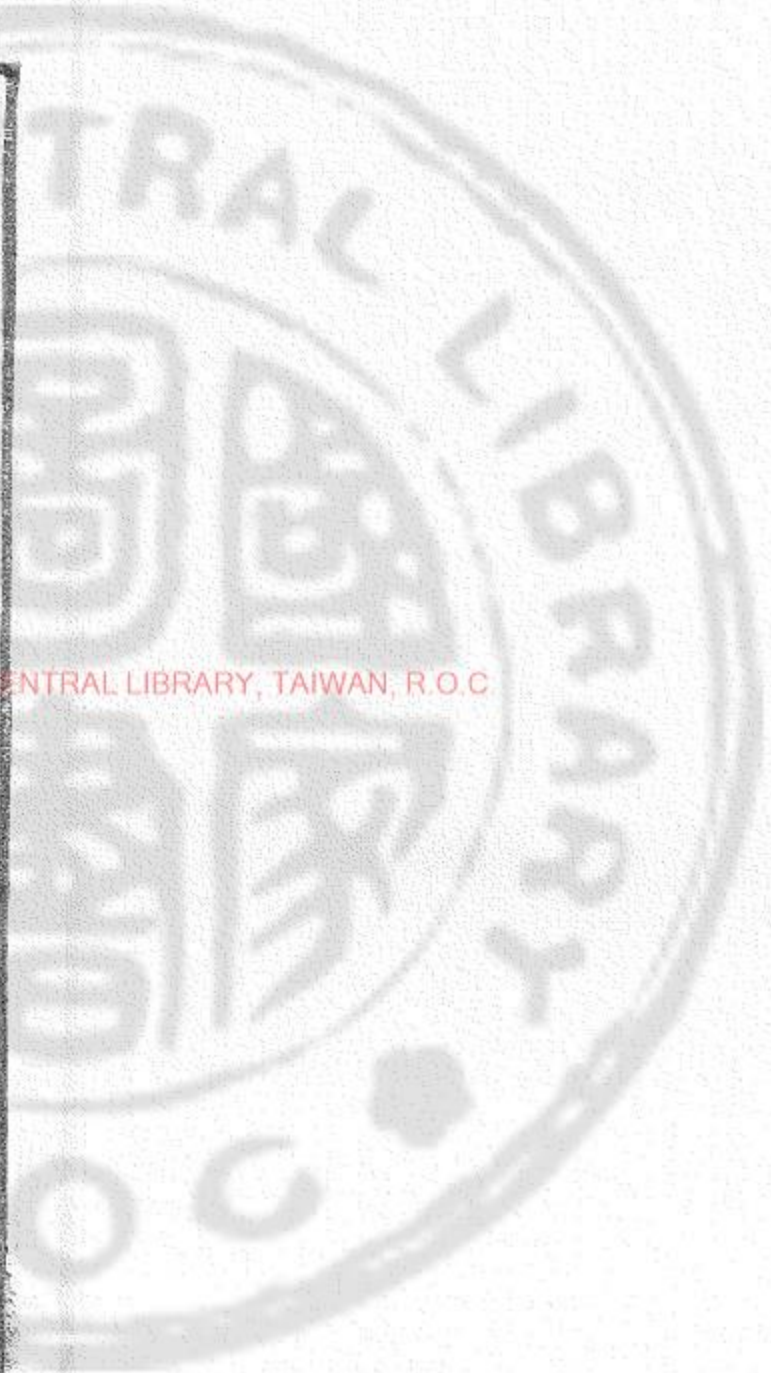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元徽末累官爲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將軍司馬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
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叔業
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
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
剋之賊衆赴水死甚衆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
有勲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節督徐州
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河北上
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
伐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

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
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永泰
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
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兗
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兗州刺史孟表固
守拒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
內又遣軍主蕭瓚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即虜馬
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僞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
萬人騎五十匹至龍亢瓚等拒戰不敵叔業二

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爲軍主征討本官如故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趨趙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揔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嶮漢分遣郡戍皆配精

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諮議參軍高宗爲豫州叔業爲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守七年爲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爲佐數年九年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

將軍司馬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剋之賊衆赴水死甚衆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勲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

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兗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瓚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即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僞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十匹至龍亢瓚等拒戰不敵叔業二

萬餘人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
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
僞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
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
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
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
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
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
業還鎮少主即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

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
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兖兖徐
青冀五州軍事南兖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
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
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論轉盛叔業兄
子植颺並爲直閣殿內驅使慮禍至棄母奔壽
陽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檨等慮叔業
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
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

南齊列傳三十一
問計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
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師明年進號冠軍將軍
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於是發
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
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峴叔業病
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遣大
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
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
後當降也植等皆遷洛陽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
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
歷位至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
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
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
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爲武陵王安
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
王爲荊州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
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遺慧

問計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
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師明年進號冠軍將軍
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於是發
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
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峴叔業病
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遣大
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
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
後當降也植等皆遷洛陽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

子子上二

始中
太祖

系之宗系

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
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
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爲武陵王安
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
王爲荊州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
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遺慧

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氐中乘間出擾動梁漢

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益州軍從劔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于武興世祖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還遷黃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母罷州輒領資獻奉動數百萬世祖以

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氏中乘間出擾動梁漢

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益州軍從劔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于武興世祖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還遷黃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

領資屯官領資宗資上印甄字

復本
祖以

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啓送誠勸進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

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竝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景等蓐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

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為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勸進徵勸為散騎常侍左

慧景本皆還字

五十一上七

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

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

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眾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眾軍竝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景等蓐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

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僞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旣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馬倒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

過隔溝軍人蹈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杖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即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遷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檨專執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旣誅戮將相舊臣皆盡

馬倒者奔馬倒馬

卷之二十九

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偽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偽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偽司馬孟斌向城東偽右衛將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既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魚在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

過關溝軍人踏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杖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即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遷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

專執宗毛專執

又三十一

慧景備負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

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

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爲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軍主董伯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

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

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爲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

徐元壽元壽也奇之桓靈福靈福也桓作相徐景智里爲數

指湯軍主宗毛五軍字
公上八

萬曆十七年 言伊謏巨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

斷遏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
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
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僨楚善
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
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
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
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
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玉之
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

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
景至查硯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投慧
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
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
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
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
三萬人拒慧景於北離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
入樂遊苑崔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
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

斷遏佛護答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
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
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僨楚善
戰又輕行不饜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
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
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
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
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玉之
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

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
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投慧
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
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
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
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
三萬人巨慧景於七薩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
離門 石頭南毛頭石 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
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

蘇門宋毛
二十廿上七

又廿上九

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
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剋
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
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
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逃
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
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勳慧景不能決恭
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
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

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
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
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
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
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
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
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

開衍官開衍

新十上九

二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
人覺單馬退開析阻淮其

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與盛走不得入宮逃
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剋
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
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
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逃
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
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手勲慧景不能決恭
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
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

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
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
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
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
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
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
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
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
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析阻淮其

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衆情離
壞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
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
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
京師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蠡浦
爲漁父所斬以頭內鱸魚籃檐送至京師時年
六十三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興盛豫州
刺史並征虜將軍徐景智桓靈福屯騎校尉董
伯珍貞外郎李王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

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
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表文曠爭敬則首訴明
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
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
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
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
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
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況得從先君遊太
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

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
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
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偃爲始安
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
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
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陞
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
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子然之舜壟畝之人猶
尚若此况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旣行之於

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
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
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寃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
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
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
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
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
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並觀以詢
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

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曰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踈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

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元臣奉人君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寃魂之枉屈今皇運旣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

侍小民宗饒小民

外十以下一

曰先各本回先

又以下三句

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侍小民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夏之寃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曰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踈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

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元臣奉人君逆人君以為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寃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為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

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
興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
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
胄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
稷旦之任中領軍臣諱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
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
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
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
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瞥然一言

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
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
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
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
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
爲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
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出陽
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
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

股肱之任者申理寃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

未嘗宗毛不嘗

亦十以下二

文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
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

胄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
稷旦之在中領軍臣諱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
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
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
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
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瞽然一言

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
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
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
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
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
爲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
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出陽
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
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

南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
恕探情無玷純節今茲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
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
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
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
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
何待陛下屈申而爲衰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
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
下孰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

毋上封事者非自爲戇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
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
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
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並觀申人之
寃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
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寃免臣
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
之犬實可吠堯跖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
犬堯之客臣非舛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

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

今茲之落字宗毛注缺

子下二

軍哉 陛下

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為衰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孰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

毋上封事者非自為戇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為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為多感公聽並觀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為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冤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策之犬實可吠堯跖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妄生實為陛下重此名於天下

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
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其
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
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
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
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爲
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
請使羣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
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族離燔妻子人以
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
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諡偃
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
欣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
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
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
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
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

垂盡與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即位以爲直閣將軍領禁旅除豫章王太尉參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

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誠可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

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開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即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

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

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
左其不能守較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
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
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
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狸傾一國
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太半僅以身返既智屈
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失所爲至今爲笑
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虜旣
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

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媵大實懼我
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
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
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
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
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武
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
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
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

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
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輔國將軍廬陵
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
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
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
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合德士
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並同契會帝遣
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

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
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
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
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
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
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與法珍等
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行廢立
既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
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

軍守備事寧輔國將軍廬陵

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
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
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
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
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舍德主
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並同契會帝遣
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

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
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
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
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
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夤率文武數百唱警蹕
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與法珍等
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行廢立
既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
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

收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
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
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
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
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
民藉淮楚之剽驍將授首群帥委律鼓鼙謹於
宮寢戈戟踣於城隍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
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

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江競濟
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舫
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關戮帶定襄
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宮門晝掩
欣泰倉卒霜刃不染實起時昏堅冰互漸

南齊書卷三十一

三十一 百廿三 劉祖

列傳第三十二

南齊書五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三十三

南齊書五十二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臣蕭子顯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崔慰祖

王逡之

祖冲之

賈淵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仕郡爲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爲州主簿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

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摛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剡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爲吳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紀論久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正如

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爲鎮南長史尋陽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貞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

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爲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

南齊及傳三十三
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聞超有文章敕還直
東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佐
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
史入爲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
記室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
靡自比晉郝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
優也太祖賞愛之遷驍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
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
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

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
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
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
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
元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
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
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
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
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

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爲河洛金匱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

延之有剛氣爲上虞令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自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慙鳴死滅族公頗聞否時王蘊居父憂與袁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彬又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

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
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
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
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
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
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
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
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為河洛金匱
卜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

延之有剛氣為上虞令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
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自外郎宋元徽末四貴
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謡云可憐可念尸

公頗以下之故云宋毛俱無此十七字又若版下無也字此以彬公頗
字俱作柳 外十手上一五七 者服

也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列
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彬
又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
除右軍參軍家貧出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

袴字典也本禁
亦十手下

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踈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皯皯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涓瀆無時恕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指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勤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

其略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杞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彬又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蟇賦云紆青拖

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群
浮閭水維朝繼夕聿役如見比令史諮事也文
章傳於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
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繁東冶
作東冶徒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表敬自重
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迳之不爾飛去建
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
蘭陵巨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

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
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
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
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
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敕板起巨源使留京
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
請巨源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表榮
書曰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
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

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群

如兒各本如鬼汗闇水維朝繼夕聿後如見比令史諮事也文

手上下二

早傳於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

賦指祭酒之指字作賦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

又上下

石徒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表敬自重

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迳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

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表粲書曰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

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竒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膺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弟顧者

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摘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並

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
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
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
詈辱放筆出手即就塗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
不輟裂軍門則應畧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
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
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麟翻焉雲翔至若
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
蔽塵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民俱

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尉羅之會
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
飲齷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
如灰絳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凡豫
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
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
諸王府轉羽林監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領
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
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

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

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表祭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表祭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

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

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表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表粲自是

考武明帝字毛無武字

年廿上

事上遣

程事宋

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

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
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
鈞並善待之初智深爲司徒表粲所接及撰宋
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荀
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
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
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表炳
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表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
潁川庾銑善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

室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闢子也厥少
有風槩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
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嵩之表薦焉州
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
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
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
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
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

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
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
鈞並善待之初智深爲司徒表粲所接及撰宋
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荀
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
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苜蓿食之司空王
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表炳
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表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
潁川庾銑善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

室參軍卒

開元官益閑

吳人揚州別駕闡子也厥少

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

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嵩之表薦焉州
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
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
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
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
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

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
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
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
以來此祕未覩或闡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
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
羽相變低昂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
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
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闡此處而
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

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摛句
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闡
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
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
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
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
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
爲闡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
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

致咀晤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
呂比五色之相宜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
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官徵但未屈曲指的若
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
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
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
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
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
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

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
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
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
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
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
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
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
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官商律
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

致咀晤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
呂比五色之相宜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
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官徵但未屈曲指的若
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
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

力彊者也宋毛無也字

力彊

子仁下七

悔無

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庸作雅言其一合一
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

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
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
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
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
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
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
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
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官商律
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

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河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

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比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

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

所學宗毛所舉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

十字以下三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

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

河耶古本並無河字

又以下

而聖人不尚河邪此蓋曲折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唇舌之周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

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比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

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
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
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炎永明中
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賄殊常
官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
中爲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
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
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

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
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
貫文䟽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
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
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常
爲辭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
室遙光好碁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
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
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

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
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
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
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四十五
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
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
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
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
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

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
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
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
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
二百餘事在廚篋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
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
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
塋勿設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爲郡守

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
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
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
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四十五
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
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
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
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
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

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
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
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

所漏宗毛所泥

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
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

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
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
塋勿設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遂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爲郡守

內卷及傳三十三
十六
逵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
行參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
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
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逵之以著作郎兼尚
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
逵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
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逵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
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
士著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大中光祿

大夫加侍中逵之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塵黑年
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史學撰
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上啓曰臣
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
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
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
陟遷補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
啓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
正刑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啓上

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蘄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踈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

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踈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筭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曆踈舛類不精密羣民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著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

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蘄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尚踈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

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踈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日盡

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羣民糾紛莫審其會尋何

二十

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著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

亮釐字毛亮

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
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
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
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旣移則應改法曆紀屢
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
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
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
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卽
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

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
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
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
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
處天數旣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旣著
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
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並皆
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
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爲北

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
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
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
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
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
並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
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並
置差裁得朔氣合而今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
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

羣流共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
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
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數始終大存緩
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
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
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
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
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
司賜垂詳究事奏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

而今若本而已

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並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並今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

羣流共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

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
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
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沖之
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
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
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
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
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歌器獻之文獻太子東宮
見沖之曆法啓世祖施行文專尋薨事又寢轉

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
農殖建武中明帝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
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
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
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
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筭永元
二年沖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
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
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
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沖之
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
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云
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

見陵

水宮

文專

宋湘

文專

文專

文專尋薨事又寢轉

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
農殖建武中明帝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
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
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
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
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筭永元
二年沖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
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貞外郎
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
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
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
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
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請太子博士安成王
撫軍行參軍出爲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世
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
未行仍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

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容
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
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
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
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
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
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
校尉荒儉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
以啓高宗淵坐被求當極法子接長謝罪稽顙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故開主事子太

太子博士老本太學

成王

八十一下六

淵世

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

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儉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高宗淵坐被求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

國朝文苑傳卷三十三 三十一 王季
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遙光板撫
軍諮議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
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
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
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
栢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
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昶摛句褒貶顏延圖寫情
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

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
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
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
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
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
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有雲巨麗
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
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
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

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透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為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昶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與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

子栢宋子栢

子栢

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

有雲各本卿雲

姬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有雲巨麗

又正上六

呈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

加矣顯宗之述博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頡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

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替發蒙滑稽之流亦可竒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竒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

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摠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未爲准的而踈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

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
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
王褒僮約束替發蒙滑稽之流亦可竒瑋五言
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
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
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
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
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
起乃各擅竒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

未為宗本
孔毛官本非
紅十以上三

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摠而爲論略有三
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
踈慢闡緩膏肓之病
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
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
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
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
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

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
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俳來吻先構聚
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合金滋潤婉切雜以
風誼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申胷懷輪扁斲輪
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
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
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列傳第三十三
南齊書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南齊書五十三

臣蕭子顯撰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
瘼爲政未暮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捐
華反樸恭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
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
比永明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
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蒲水
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
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

震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
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袷服華粧桃花
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
興虜難姦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
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并
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
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負外郎父僧
祐安東錄事參軍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
瘼爲政未朞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捐
華反樸恭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
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

卷之三十一

網長
蒲水

早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
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

震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
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袷服華粧桃花
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
興虜難姦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
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并
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
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負外郎父僧
祐安東錄事參軍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

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暨武康令
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爲武康令將軍如
故除吳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陰令山陰東土
大縣難爲長官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察又著
能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
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
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
服闋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錄事參軍太
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

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縛團絲
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
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
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爲偷盜
琰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治縣
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二年太祖擢爲假
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
太守建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四年徵驍騎將
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威將軍安陸王北中

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暨武康令
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爲武康令將軍如
故除吳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陰令山陰東土
大縣難爲長官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察又著
能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
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
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
服闋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錄事參軍太
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

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縛團絲
於柱鞭之密覘有戲者乃罰賣書千二百父爭

食熟宗毛俱無雜字

三十一川上三

乃破

偷盜

琰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治縣
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二年太祖擢爲假
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
太守建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四年徵驍騎將
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威將軍安陸王北中

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史
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
臨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爲山陰令大著名績
琰子翹問之玄明曰我臨去當告鄉將別謂之
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飴而莫飲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
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
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
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

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
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
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
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
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
奏勅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啓
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
武莊嚴剝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
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向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

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

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

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虵膽可
爲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
一夜虵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
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
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
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
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
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
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表

淵歎曰虞愿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
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
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
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遷汝
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
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
爲冠軍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
王征北板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

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虵膽可
為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
一夜虵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
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
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
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
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
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表

虞愿之清句之愿字宗誤晨毛作公作君

叩床而

卷之十一

卒愿

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
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遷汝
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
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
為冠軍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為桂陽
王征北板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

喪不食醯醬冬月不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
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參軍廣德令尚
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爲太祖心腹懷慰
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爲書戒喻攸之太祖省
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
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
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
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
又手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

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
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
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
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
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兗州
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
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遷正負郎領青
冀二州中正懷慰本名聞慰世祖即位以與舅
氏名同勅改之出監東陽郡爲吏民所安還兼

南齊書卷之三十四
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
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
憂無清吏也懷慰與濟陽江淹陳郡袁彖善亦
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
駟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爲
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
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用皮爲庭實鹿皮
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

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
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
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
異今宜準的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
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徵中出爲長
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
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
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
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虜世

南齊書卷三十四
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
賞還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
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
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
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
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
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
以其在事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
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勳績常謂人曰

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
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
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顓字彥齊少有
異操泰始中於摠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
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
外戚譖顓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
冠去伏誅

沈憲字彥章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

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
賞還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
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
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
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
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
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
以其在事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
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

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
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
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顓字彥齊少有
異操泰始中於摠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
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
外戚譖顓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

秀年各本立序碑

行文上八

道巴西梓潼

二君太守父瑀之北中郎參軍憲初應州辟

爲主簿少有幹局歷臨首餘杭令巴陵王府佐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基謂憲曰卿廣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負可施除通直郎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昇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爲豫州太祖擢憲爲晃長史南梁太守行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事免官復除成王冠軍武陵王征虜參軍遷少府卿少府

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

此職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啓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則爲會稽憲仍留爲鎮軍長史令如故遷爲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兖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

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及船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糾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世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少爲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宋元徽中爲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爲縣令遷鎮西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歷職稱爲清能除游擊將軍兼使者如故轉兼少府卒先是四年滎陽毛惠素爲少府卿吏才強而治事清刻勅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萬有讒惠素納利者世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後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運著作郎琇之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

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
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
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
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
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
將軍少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
長史江夏內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
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
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

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
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宗輔政防制諸蕃致密
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爲寧朔將軍晉熙
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琇之辭不許
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
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
峻法限以常條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朞月
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

於物非難期之救過所利苟免且目見可欲嗜
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罔非由
此擿姦辯僞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今
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蒸蒸小民吏職長親焚亂須理卹隱歸仁
枉直交替寬猛代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列傳第三十四

南齊書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南齊書五十四

臣蕭子顯撰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三十五

南齊書五十四

臣蕭子顯撰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劉蚪宗官蚪

卷十一上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庚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麟士

吳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

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雞黍之客次則揭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貪與世爲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戒求志達道未或非然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不譏俗全身幽

庾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麟士

吳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

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雞黍之客次則揭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貪與世為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

山澤宋毛出澤

卷之五

求志
與樵

者之在山何殊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不譏俗全身幽

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軌操故綴爲高逸篇云
爾

褚伯玉字元墟吳郡錢唐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邊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治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
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
不就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
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
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
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
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
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

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
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敕辟僧紹
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
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之糧食隨慶符之
鬱洲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
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
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栖耽情墳素幽貞之操宜
加賁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
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邪小

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
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
不就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
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
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
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
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
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

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
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敎辟僧紹
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

之糧食各本之作五

身の上

紹之糧食隨慶符之
欣玩水石竟不一人

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
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栖耽情墳素幽貞之操宜
加賁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
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邪小

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

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爲冀州刺史弟僧暲亦好學宋孝武見之逆頌其名時人以爲榮泰始初爲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爲黃門僧胤子惠照元徽中爲太祖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綏懷蠻蠻上許爲益州未遷卒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起晉隆安末避

亂徙居歡年六七歲晝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
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
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
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
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
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顛之臨縣見而異之
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
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
口六十日廬於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

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
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
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
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
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旣理毛目自張
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
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
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
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

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言
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
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
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
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
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
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
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是時負外郎劉
思効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

賦有增於往天府充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
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
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
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
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
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斂省徭役絕奇麗之賂
塞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
哉又彭汴有鳴梟之巢青丘爲狐兎之窟虐害
踰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

髮而慙生耆老看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咨天人引領之望下弔眈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即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塵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佇夢巖濱垂精管庫盱食縈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効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並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加於責

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謹言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葬舊墓

髮而慙生耆老看左社而恥沒陛下宜仰咨天
人引領之望下弔眈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
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即恒
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塵
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佇夢

紫懷宗毛鴛壞

叙十二下六

顧歡 並能

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朋心今出
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加於責

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謹言歡東歸上賜塵尾
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
爲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歡
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
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元嘉
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
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將
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剋死
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葬舊墓

萬曆十七年

訂

三百三十四

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曰未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无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

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人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擊跽罄折俟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

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
 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
 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曰未辨是與非宜據聖
 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
 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
 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
 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
 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
 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

有佛各有師

師道

老非佛

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
 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
 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
 物故無物而不為其人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
 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
 衣羣夷之服擊跽罄折俟甸之恭狐蹲狗踞荒
 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

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
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
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
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
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
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卓
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
法旣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
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

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
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
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
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
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
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
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
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
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除無

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
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
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
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
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
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卓

宗祀宗毛宗禮

叔子下

戎之
祀嗜

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

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
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
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
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
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
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
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
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
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除無

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
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
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
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
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
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
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
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

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蟲喧鳥聒何足
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
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
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
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
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
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
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
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

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
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
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
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
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
物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
利用為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

化物宗毛禮
好十什十

虫虫吃宗毛禮官六日
又上上

相矜解猶蟲喧鳥聒何足
息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

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
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
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
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為道耳西
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
恭道以三繞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
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

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
文王造周大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
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
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
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
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
爲宗發軔旣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
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
白首還縮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

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垂詭若此何謂其
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
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
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
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
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
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
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
風本善邪今華風旣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

信風者本教風

叙十一下五

或同
以出世

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
文王造周大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
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
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
爲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
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
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

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垂詭若此何謂其
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
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
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
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
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
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
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
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

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
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
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
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
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
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
世有精羸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
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
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

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
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摠稱非窮
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
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
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
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
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
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
垂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

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
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
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
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
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瞻於無實爲萬物
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
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
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
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

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
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
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
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
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
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
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
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
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

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
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
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
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
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
歡口不辯善於著筆者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
之流也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始興人盧
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
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

須臾見循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西昌三顧
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
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魚次第來取
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初永明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胤爲司徒王簿
惠胤宋鎮軍將軍覬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
徵辟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
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

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
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
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
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
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
歡口不辯善於著筆者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
之流也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始與人虛
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
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

是釘各本
是兩字
循作補

昌三顧

壁鹿

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口
來取
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初永明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胤為司徒王簿
惠胤宋鎮軍將軍覬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
徵辟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
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

萬曆十七年

與承平丁卯

一五

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
晉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
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
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
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
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
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
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與素追古
著書撰晉史十表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

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
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
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
佳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
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
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
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
誠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
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

拜薦守毛拜序焉晉二字右存於廿字
序下

三百七

劉月

薦焉
書紀

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劾擢序後少辟西
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
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
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
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逢廬守志漏
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
著書撰晉史十表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

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
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
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人天祿甚
佳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
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
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
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
誠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
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

萬曆十七年刊

司天書

卷

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
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
爲嶺南小縣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
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太祖
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
并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之遺詔以經
本人玄宮宋末卒

何求字子有廬江灑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
宜都太守元嘉末爲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
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
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
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
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足
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司
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
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
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不就永明四
年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

六初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宦情
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居
東離門下望之墓側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
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
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卹國家儉
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
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
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
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

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頗有軍寇點嘗結
裳爲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
點弟胤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爲小
山隆昌中爲中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帝
即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爲散騎常
侍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朓致仕慮後之於
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司
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常侍太
常卿

宦情
宗毛 宦情

國字
宗毛 宦情

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宦情

系

叙
宗毛 宦情

徵為太子洗馬不就隱居

東離門下望之墓側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郵國家儉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

點
宗毛 點
又上

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頗有軍寇點嘗結為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點弟胤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為小山隆昌中為中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帝即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為散騎常侍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朓致仕慮後之於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司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常侍太常卿

萬曆十七年刊

自下月早二二

一八 三百三

南齊書卷之五十五
劉虯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虯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荊州教辟虯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虯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虯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虯答曰虯四節卧病三時營灌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虯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疑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軼鼉之義虯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虯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虯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劉虯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虯
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
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
朮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荊州教辟虯爲別
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虯等各
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
卿表虯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
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
子良致書通意虯答曰虯四節卧病三時營灌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
周邵宏施虯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
退不疑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

靈預

劉虯

精信
佛義

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
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虯病正晝有白雲徘徊
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
劉昭與虯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萬曆十七年

詩卷之...

三百三十有光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
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
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
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
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
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
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
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表表欽其風通書致遺
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
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
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
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
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
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
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
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

解毛右本解毛
解毛以下五

修歲右本與其

全上

之衣
恩亦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攻
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
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
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
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
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表蒙欽其風通書致遺
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
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
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潜感地金
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
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
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
木毋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
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

萬曆十七年

南齊書卷三十五

二

三百廿毛有光

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

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卧

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

西平各本尚子平

如十世下

此旨

王子

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

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卧

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頗好音律善
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嶺
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虬
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贛府
豫章王辟別駕竝不就永明中與劉虬同徵爲
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爲諮議並不就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
運爲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世
傳五斗米道至京產及子栖京產少恬靜閑意

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
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
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中東山
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太祖遣儒
士劉瓛入東爲曄講說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
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其禮
賢如此孔稚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
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棕
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

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頗好音律善
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嶺
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
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齊府
豫章王辟別駕並不就永明中與劉蚪同徵為
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為諮議並不就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
暹為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世
傳五斗米道至京產及子栖京產少恬靜閑意

崇官字作崇官

弘治上

少黃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
仰奉朝請不就其向郡顧歡同契始寧中東山
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為會稽太祖遣儒
士劉瓛入東為曄講說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
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為瓛生徒下食其禮
賢如此孔稚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
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棕
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岳谷含懷辟蘿起怵矣不報建武初徵貞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明元年卒會稽孔道

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卽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麟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數故有奇士也少時麟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士仕答曰魚縣獸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岳谷含懷辟蘿起忭矣不報建武初徵貞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明元年卒會稽孔道

鷹期字毛無期字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鷹期晉太中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卽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麟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麟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數故也少時麟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

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士仕答曰魚縣獸

檻天下一弊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居餘于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

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爲奉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甌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

檻天下一弊聖人玄悟所以毋履吉先吾誠未

楊元

賦以

曇慶

希正宗希金

餘千宗餘不
解正千二又五

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居
餘于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
屋宇依止其側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
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
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
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

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
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
爾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為
奉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
約又表薦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
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
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
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屣鞠稚吞苦
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

玉質踰凜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
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詔又徵爲
大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
子舍人並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
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
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
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
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
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楊土

楊元

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作終制
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
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
三年又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顛爲著作郎建
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顛字
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
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
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

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
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詔又徵為
大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
子舍人並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
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

燈下宋史下 士孫者本王孫

叙下狀下

又九

寫燈下細書復成二

志 為養身靜嘿之所致

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
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楊土

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作終制
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
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
三年又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顛為著作郎建
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顛字
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
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屨尾
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

栖志穹谷秉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
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右衛江祔於蔣山南
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終魯國
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並
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
中大夫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
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
隣皆奔走伯珍累牀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

與顏延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
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
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
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
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荅甚有條
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
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
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
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

栖志穹谷秉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
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右衛江祔於蔣山南
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終魯國
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並
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
中大夫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字文楚三子官同
天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
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
隣皆奔走伯珍累牀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璿之

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
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
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
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
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荅甚有條
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早伯
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
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
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

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出呼爲婦人巖二年
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
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
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
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
曰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
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
裙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郡樓惠明有道
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
勅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
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
唐寓之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
見許世祖敕爲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
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
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
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
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

檉
柏字毛無檉字

叙十世下

呼為婦人巖二年

年便合抱館東

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
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
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
曰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
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
裙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郡樓惠明有道
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

勅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
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
唐寓之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
見許世祖敕為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
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
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
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
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

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伍舉
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
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
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
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
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
墜五及無間刃樹劒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
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
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

鴿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遵環歸乎適變今
則一音萬解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
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
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
單稷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
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
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
俗對校真假將讎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
善用之卽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

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
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
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
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
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楯相非非唯重道兼亦
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
先後廣略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
絕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
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爲種轉暗

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有踐業雖曠而有期
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世
途揆度因果二門維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東
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鹵
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
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
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貴
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墨垂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
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
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
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
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
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
先後廣略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
絕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
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爲種轉暗

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有踐業雖曠而有期
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世
途揆度因果二門維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東
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鹵
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
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

斯道南宗毛期道

叙十收上七

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貴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國朝列傳三十五

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五

南齊書五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三十六

南齊書五十五

臣蕭子顯撰

孝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吳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叡明

樂頤

江泌

杜栖

陸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
稟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爲用
不謝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慙水菽之享夫色
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壠畝不求聞達斯即孟
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
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
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節鮮或昭著紀
夫事行以列于篇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
元嘉中没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没即
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
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
模爲滎陽太守亦同没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
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
使虜問之曰崔邪利模竝力屈歸命二家子姪
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
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節泰始初淮北陷沒

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
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
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喪
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
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歛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
父謹年饑穀貴僧遠省食減食以供母及伯弟
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隣里供歛送之費躬負土
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沒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同沒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節秦始初淮北陷沒

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歛給其升米永明中卒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

年餓穀貴川上七
宗毛以養母伯弟亡世及
伯弟
負土

手種松栝兄妹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

南齊列傳三十六
郡縣太祖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十二部使
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竝
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
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
民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
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二年有詔蠲表
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
峻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
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
塚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
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
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
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
州辟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
于家

郡縣太祖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十二部使
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竝
表門閭蠲租稅

慰之若本尉之下

縣吏若縣成

為武

之吏

民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
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二年有詔蠲表
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
俊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
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
塚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
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
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
差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
州辟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
于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竟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竝表門閭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菰半畝朝

採菰子暮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值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自賣言辭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義與蔣雋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租賦表門閭永明元年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里

中饑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母死
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爲管婚娶又同
里王禮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陰丁爲買棺器自
往歛葬元微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屋饑餓
丁自出塩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
以葬丁爲辦冢擲有三調不登者代爲輸送丁
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
門閭蠲租稅又廣陵徐靈禮妻遭火救兒與兒
俱焚死太守劉峻以聞又會稽人陳氏有三女

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癘病
母不安其室值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蕪
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
取爲婦長女自傷瘡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
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墓側又永興概中
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
二十父母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
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縣令何曇秀不以
聞又諸暨東夸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

中饑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母死
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爲管婚娶又同
里王禮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陰丁爲買棺器自

商旅斷行宗毛無行字

約十子下

行村里比屋饑餓

左僑家露四喪無

以葬丁爲辦冢擲有三調不登者代爲輸送丁
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
門閭蠲租稅又廣陵徐靈禮妻遭火救兒與兒
俱焚死太守劉俊以聞又會稽人陳氏有三女

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癘病
母不安其室值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蕪
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
取爲婦長女自傷癯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
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墓側又永興概中
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
二十父母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
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縣令何曇秀不以
聞又諸暨東夸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

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芋羅晝樵采夜
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
聞空中有聲云汝至孝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
可爲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魑魅弗敢從遂
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蟻毒者女試治之自
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
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
爲山賊劫殺縣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則
不以聞建武三年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

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欣之天
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隣
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門閭復徭役吳郡范
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
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姉
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
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
歛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
未至而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南齊列傳三十六 七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
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坦
崇祖爲豫州啓太祖用爲長史帶梁郡太守以
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
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建元三年大
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
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
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
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暎從四世同居

並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
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
閭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
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
達之有田十畝貸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
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
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
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靈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
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
崇祖爲豫州啓太祖用爲長史帶梁郡太守以
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
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建元三年大
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
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
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
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暎從四世同居

並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
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
閭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
以營冢擲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
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
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
處一帳兄亡以帳靈

以帳各本以帳施云、

好十三上九詔表門閭河南辛普

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隣人
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
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
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
刺史豫章王辟爲義曹從事年五十卒又有何
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
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
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永明十一年伯璵卒幼
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
年並八十餘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
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爲功曹不就
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
心符三教以父沒德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
街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
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旆
其闕里鬱林詔旂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

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酬冤旣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即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

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暉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暉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聞而歎三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

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刑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酬寬既申罪人宥而活之即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

酬寬字毛軒
幼方文下

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憚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墨釘各本作身 沈顛聞而歎三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又什止八 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

幼時顧懼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正參軍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謀從祖兄弟也父孝孫左軍叡明初仕貞外殿中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躬禱夕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叡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頤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

幼時顧懽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正參軍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諡從祖兄弟也父孝孫左軍叡明初仕貞外殿中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躬禱夕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叡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京府宗毛原府

好十一上二入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

不得父凶問頤便徒跣號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

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弟預亦孝父臨亡
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預悲感悶絕吐血
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
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
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
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爲永
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檐緜歎將
詣市聞預死棄檐號泣鴈門解仲恭亦僑居南
郡家行敦睦得織豪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

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
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
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
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負外郎泌
少貧晝日斫屨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
仁義衣弊恐虱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
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
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

墨名本岩

竹十上二

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弟預亦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咲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為永令民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檐緡軟將郡家行敦睦得織豪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

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貧外郎泌少貧晝日斫糠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仁義衣弊恐虱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

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

藤字毛藤

子上下

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
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
輿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老翁
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世祖以爲南康王子
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
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盞灰示之曰都
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
血親視殯葬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之亦哭
王盡哀泌尋卒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念

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江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也徵士京產子也同郡
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
栖曰昔陳太丘之召元方方之爲劣以今方古
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
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郎周顒
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
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刺史
豫章王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陵

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婚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壠畝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朓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建武二

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間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閑字遐業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於冢宰主王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

心疾不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反事敗閑
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
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令殺之絳時隨閑抱閑
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史臣曰澆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徒聞珪
璋之璞罕就若令事長移忠儻非行舉薑桂辛
酸容遷本質而旌間變里問餼存牢不過鰥寡
齊矜力田等勸其於扶獎名教未爲多也
贊曰孝爲行首義實因心白華秉節寒木齊心

列傳第三十六

南齊書五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	--	--	--	--	--	--	--	--	--

113313

113313

列傳第三十七

南齊書五十六

臣蕭子顯撰

倖臣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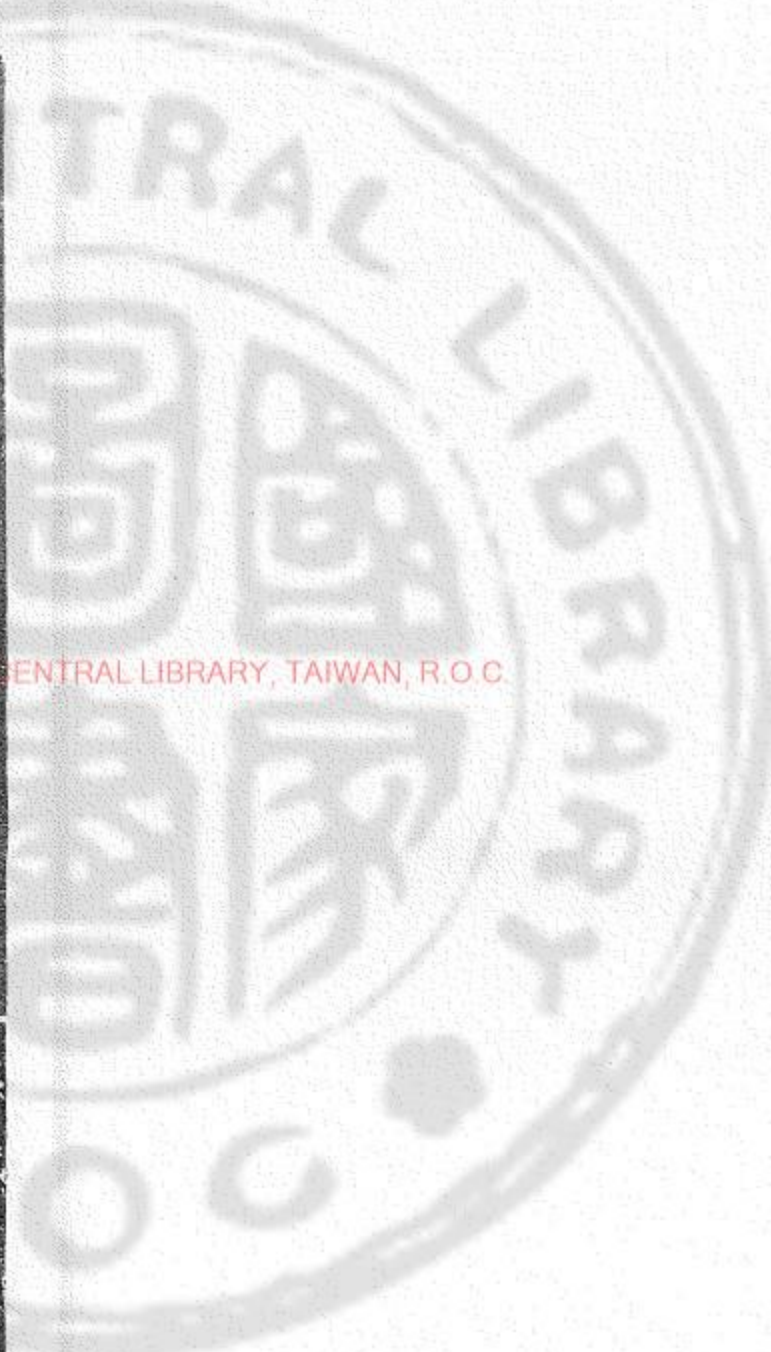
呂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倖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

萬曆十七年

南齊書卷三十二

張翊二百二十二



卷三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南齊書五十六

臣蕭子顯撰

倖臣

紀僧真

係宗宗毛孫宗

好十上四

呂文顯

呂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倖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

萬曆十七年

南齊書卷三十二

張璠一百二十二

立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
衰周侯伯專命桓文霸主至于戰國寵用近習
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
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
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中書之職
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
及在中朝猶爲重寄陳淮歸任上司荀勗恨於
失職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
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

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
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
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
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
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顛阮佃夫之徒專
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
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
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
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

立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
衰周侯伯專命桓文霸主至于戰國寵用近習
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
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
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中書之職
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
及在中朝猶爲重寄陳淮歸任上司荀勗恨於
失職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
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
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
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
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
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
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顥阮佃夫之徒專
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
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

所直者本直作置

卷二十一

南齊列傳三十七
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天下
文簿版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
領武官有制局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
幸者今立倖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僧真少隨逐征西將軍
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
微過見罰旣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
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
富貴我不見也乃以僧真託劉秉周顒初惠開

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
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
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諱耳僧
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
令答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太祖冠軍府參軍
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
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
如此元徽初從太祖頓新亭拒桂陽賊蕭惠朗
突入東門僧真與左右共拒戰賊退太祖命僧

真領親兵遊羅城中事寧除南臺御史太祖領
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表粲褚淵僧真啓上曰
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表褚明
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太
祖納之太祖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啓曰主上
雖復狂覺虐加萬民而累世皇基猶固盤石今
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
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
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

能逐我行耶僧真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貞
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邵陵王參軍太
祖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
勸我誅表劉我意不欲便耳及沈攸之事起從
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衆軍掩討宮城
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
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
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
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

真領親兵遊羅城中事寧除南臺御史太祖領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表粲褚淵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表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太祖納之太祖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啓曰主上雖復狂覺虐加萬民而累世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

能逐我行耶僧真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貞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邵陵王參軍太祖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

便耳毛官身作爾

卷之八上四

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

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治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剋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更請上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池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二百戶轉羽林監加建威將軍

軍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令如故復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守又爲舍人本官如故領諸王第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諸權要中最被眎遇除越騎校尉餘官如故出爲建武將軍建康令還除左右郎將泰山太守加先驅使尋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世祖崩僧

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荅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

錫

跌

字跌作跌官作鐵毛作鉄

有篆文莫能識者僧

紅十々下三

久遠之物九錫之微

也太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剋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更請上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施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二百戶轉羽林監加建威將

軍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令如故復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

丁父喪字毛寔喪

父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

又身山三

人本官如故領諸王第事僧真容貌

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諸權要中最被眴遇除越騎校尉餘官如故出爲建武將軍建康令還除左右郎將泰山太守加先驅使尋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世祖崩僧

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元年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治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長史年五十五卒宋世道人楊法持與太祖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二年虜圍朐山遣法持爲軍王領支軍救援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遷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貞外郎封始興南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帶秣陵令太祖廢蒼梧明且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除羽林監

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元年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治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長史年五十五卒宋世道人楊法持與太祖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二年虜圍朐山遣法持爲軍王領支軍救援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遷至勲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負外郎封始興南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帶秣陵令太祖廢蒼梧明且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

今天地宗毛今作令

學上上七

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除羽林監

轉步兵校尉仍除龍驤將軍出爲海鹽令太祖
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寧朔將
軍令如故尋轉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
事舍人母喪自解起爲寧朔將軍復本職四年
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
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
民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
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修治白下城
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民丁隨寓之爲逆

者上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
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虜使書常令係宗
題答祕書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遷游擊將軍
魯郡太守鬱林即位除驍騎將軍仍除寧朔將
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
學士輩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恃
如此輩數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
年卒官年七十七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吏

轉步兵校尉仍除龍驤將軍出爲海鹽令太祖
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寧朔將
軍令如故尋轉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
事舍人母喪自解起爲寧朔將軍復本職四年
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
徧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
民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
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修治白下城
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民丁隨寓之爲逆

者上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
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虜使書常令係宗
題答祕書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遷游擊將軍
魯郡太守鬱林即位除驍騎將軍仍除寧朔將
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

足恃者本情作持
數人作五百人皆無此事何用司
小吏若本小史
二

年卒官年七十七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吏

歷齊幹扶持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校獵
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
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爲
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爲兗州刺史
孟吹陽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元徽初
除殿中將軍爲晉熙王郢州典籤除長兼殿中
御史世祖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上
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解
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從還石頭建元初遷東

宮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世祖即位
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貞外郎帶南濟陰太守
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明年詔曰茹法亮近在
益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
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
忠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轉給事中羽林
監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
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
亮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

扶侍宗無侍字

如十三下一

王 擬

薛州得華者過半注亮憂懼因終卒日身得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爲兗州刺史孟吹陽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元徽初除殿中將軍爲晉熙王郢州典籤除長兼殿中御史世祖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上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從還石頭建元初遷東

宮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世祖即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貞外郎帶南濟陰太守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明年詔曰茹法亮近在益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轉給事中羽林監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

萬曆十七年

何卒川學三二

胡祖三百三十一

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
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刑
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
責少時親任如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延興
元年爲前軍將軍延昌殿爲世祖陰室藏諸御
服二少帝並居西殿高宗卽位住東齋開陰室
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歔流涕除游擊
將軍建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
不見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
涕而出年六十四卒官

復受敕宣慰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
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旣而代人已到法亮垂
涕而出年六十四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初爲宋孝武齊幹直長昇明
初爲太祖錄尚書省事累位至殿中侍御史羽
林監帶蘭陵丞令龍驤將軍秣陵令封劉陽縣
男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中書通事舍人本官
如故文顯治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
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倖四方

餉遺歲各數百萬並造大宅聚山開池五年爲
建康令轉長水校尉歷帶南泰山南譙太守尋
爲司徒中兵參軍淮南太守直舍人省累遷左
中郎將南東莞太守右軍將軍高宗輔政以文
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尚書右丞
少府卿卒

呂文度會稽人宋世爲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
元徽中爲射雉典事隨監莫修宗上郢世祖鎮
益城拒沈攸之文度仍留伏事知軍隊雜役以

此見親從還都爲石頭城監仍度東宮世祖即
位爲制局監位至貲外郎帶南濮陽太守殿內
軍隊及發遣外鎮人悉關之甚有要勢故世傳
越州嘗缺上覓一直事人往越州文度啓其所
知費延宗合旨上即以爲刺史永明中敕親近
不得輒有申薦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
嚴呂文顯嘗在殿側咳聲高上使茹法亮訓詰
之以爲不敬故左右畏威承意非所隸莫敢有
言也時茹法亮掌雜驅使簿及宣通密敕呂文

顯掌敕帛事其餘舍人無別任虎賁中郎將潘
敞掌監功作上使造禪靈寺新成車駕臨視甚
悅敞喜要呂文顯私登寺南門樓上知之繫敞
上方而出文顯爲南譙郡久之乃復濟陽江瞿
曇吳興沈徽孚等以士流舍人通事而已無權
利徽孚粗有筆札建武中文詔多其辭也官至
黃門郎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
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

存副職咸皆冠冕搢紳任踈人貴伏奏之務既
寢趨走之勞亦息開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
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幄座
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眇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
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
主君世振表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
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
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
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陞天

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啓
轍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案轡督察來往馳
驚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惣成
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記在手
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
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爲蠹
況乎主幼時昏其爲讒慝亦何可勝紀也

贊曰恩澤而侯親倖爲舊便煩左右旣貴且富

列傳第三十七

南齊書五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南齊書五十七

臣蕭子顯撰

魏虜

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晉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劉琨爲屠各胡劉聰所攻索頭猗盧遣子曰利孫將兵救琨於太原猗盧入居代郡亦謂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爲索頭猗盧孫什翼犍字鬱律旃後還陰山爲單于領匈奴諸部泰元元年苻堅遣僞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龍庭禽犍還

長安爲立宅教健書學分其部黨居雲中等四郡諸部主帥歲終入朝并得見健差稅諸部以給之堅敗子珪字涉圭隨舅慕容垂據中山還領其部後稍彊盛隆安元年珪破慕容寶於中山遂有并州僭稱魏年號天賜追謚健烈祖文平皇帝珪死謚道武皇帝子木末立年號太常死謚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年號太平真君宋元嘉中僞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

夜佛狸夢其祖父並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僞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晃後謀殺佛狸見殺燾死謚大武皇帝立晃子濬字烏雷直勤年號和平追謚晃景穆皇帝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引字萬民立年號天安景和九年僞太子宏生改年爲皇興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始土著居處佛狸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

築郭邑截平城西爲宮城四角起樓女墻門不
施屋城又無塹南門外立二土門內立廟開四
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一世一間瓦屋其西立太
社佛狸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飲
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孫恒出此厨求食
初姚興以塞外虜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領五
部胡屯大城姚泓敗後入長安佛狸攻破勃勃
子昌娶勃勃女爲皇后義熙中仇池公楊盛表
云索虜勃勃匈奴正胤是也可孫昔妾媵之殿

西鎧仗庫屋四十餘間殿北絲綿布綰庫土屋
一十餘間僞太子宮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
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
賣酤酒養猪羊牧牛馬種菜逐利太官八十餘
窖窖四千斛半穀半米又有懸食瓦屋數十間
置尚方作鐵及木其袍衣使宮內婢爲之僞太
子別有倉庫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築爲坊坊開
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
搜檢以備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山邊

築郭邑截平城西爲宮城四角起樓女牆門不
施屋城又無塹南門外立二土門內立廟開四
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一世一間瓦屋其西立太
社佛狸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飲
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孫恒出此厨求食
初姚興以塞外虜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領五
部胡屯大城姚泓敗後入長安佛狸攻破勃勃
子昌娶勃勃女爲皇后義熙中仇池公楊盛表
云索虜勃勃匈奴正胤是也可孫昔妾媵之殿

西鎧仗庫屋四十餘間殿北絲綿布綃庫土屋
一十餘間僞太子宮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
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
賣酤酒養豬羊牧牛馬種菜逐利太官八十餘
窖窖四千斛半穀半米又有懸食瓦屋數十間

為之字无無之字

卷之三十一

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
搜檢以備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山邊

別立父祖廟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白幘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盛陳鹵簿邊壇奔馳奏伎爲樂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於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用國中呼內左右爲直真外左右爲烏矮真曹局文書吏爲比德真檐衣人爲樸大真帶仗人爲胡洛真通事人爲乞萬真守門人爲可薄真僞臺乘驛賤人爲拂竹真諸州乘驛人爲咸真殺人者爲契害

真爲主出受辭人爲折潰真貴人作食人爲附真三公貴人通謂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太宰尚書令僕射侍中與太子共決國事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樂部尚書知伎樂及角史伍伯駕部尚書知牛馬驢騾南部尚書知南邊州郡北部尚書知邊北州郡又有俟勤地何比尚書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別官比諸侯諸曹府有倉庫悉置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爲傳驛蘭臺置中丞御史知城內事又置九豆和官

宮城三里內民戶籍不屬諸軍成者悉屬之其
車服有大小輦皆五層下施四輪三二百人牽
之四施絙索備傾倒輶車建龍旂尚黑妃后則
施雜綵幘無幢絡太后出則婦女著鎧騎馬近
輦左右虜主及后妃常行乘銀鏤羊車不施帷
幔皆偏坐垂脚轅中在殿上亦跋據正殿施流
蘇帳金博山龍鳳木漆畫屏風織成幌坐施氍
毹褥前施金香爐琉璃鉢金椀盛雜食器設客
長盤一尺御饌圓盤廣一丈爲四輪車元會日

六七十人牽上殿蜡日逐除歲盡城門礫雄雞
葦索桃梗如漢儀自佛狸至萬民世增雕飾正
殿西築土臺謂之白樓萬民禪位後常遊觀其
上臺南又有伺星樓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爲
瓦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爲重樓並設削泥采
畫金剛力士胡俗尚水又規畫黑龍相盤繞以
爲厭勝泰始五年萬民禪位子宏自稱太上皇
宏立號延興元年至六年萬民死謚獻文皇帝
改號爲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年也祖母馮氏

宮城三里內民戶籍不屬諸軍成者悉屬之其
車服有大小輦皆五層下施四輪三二百人牽

軍成毛官軍成 畫屏凡毛官畫作畫

卷之十一 又七

輦左右虜主及后妃常行乘銀鏤羊車不施帷
幔皆偏坐垂脚轅中在殿上亦設據正殿施流
蘇帳金博山龍鳳木漆畫屏風織成幌坐施毼
氍毹前施金香爐琉璃鉢金碗盛雜食器設客
長盤一尺御饌圓盤廣一丈爲四輪車元會日

六七十人牽上殿蜡日逐除歲盡城門磔雄雞
葦索桃梗如漢儀白佛狸至萬民世增雕飾正
殿西築土臺謂之白樓萬民禪位後常遊觀其
上臺南又有伺星樓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爲
瓦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爲重樓並設削泥采
畫金剛力士胡俗尚水又規畫黑龍相盤繞以
爲厭勝泰始五年萬民禪位子宏自稱太上皇
宏立號延興元年至六年萬民死謚獻文皇帝
改號爲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年也祖母馮氏

黃龍人助治國事初佛狸母是漢人爲木末所殺佛狸以乳母爲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其母一云馮氏本江都人佛狸元嘉二十七年南侵略得馮氏濬以爲妾獨得全焉明年丁巳歲改號太和宋明帝末年始與虜和好元徽升明之世虜使歲通建元元年僞太和三年也宏聞太祖受禪其冬發衆遣丹陽王劉昶爲太師寇司豫二州明年詔遣衆軍北討宏遣大將郁豆眷段長命攻壽陽及鍾離爲豫州刺史垣崇

祖右將軍周盤龍徐州刺史崔文仲等所破宏又遣僞南部尚書托跋等向司州分兵出兗青界十萬衆圍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遣子兵領兵助之城內無食紹之出頓州南石頭亭隔海運糧柴供給城內虜圍斷海道緣岸攻城會潮水大至虜渰溺元度出兵奮擊大破之臺遣軍主崔靈建楊法持房靈民萬餘人從淮入海船艦至夜各舉兩火虜衆望見謂是南軍大至一時奔退初元度自

云臂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曰努力成臂上之相也虜退上議加封爵元度歸功於紹之紹之又讓故並見寢上乃擢紹之爲黃門郎鬱州呼石頭亭爲平虜亭紹之字子緒范陽人自云盧諶玄孫宋大明中預攻廣陵勲上紹之拔迹自投上以爲州治中受心腹之任官至光祿大夫永明八年卒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左軍將軍孫文顯與虜軍戰於淮陽大敗之初虜寇至緣淮驅略江北居

民猶懲佛狸時事皆驚走不可禁止乃於梁山置一軍南置三軍慈姥置一軍洌州置二軍三山置二軍白沙洲置一軍蔡州置五軍長蘆置三軍菰浦置二軍徐浦置一軍內外悉班階賞以示威刑僞昌黎王馮莎向司州荒人桓天生說莎云諸蠻皆響應莎至蠻竟不動莎大怒於淮邊獵而去及壽春摧敗胸山不拔虜主出定州大治道路聲欲南行不敢進廼與僞梁郡王計曰兵出彭泗間無復鬪志要當一兩戰得還

歸既於淮陽被破一時奔走青徐間赴義民先是或抄虜運車更相殺掠往往得南歸者數千家上未遑外略以虜既摧破且欲示以威懷遣後軍參軍車僧朗北使虜問僧朗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虞夏登庸親當革禪魏晉匡戴貽厥子孫豈二聖促促於天位兩賢謙虛以獨善時宜各異豈得一揆苟曰事宜故屈已應物虜又問齊主悉有何功業僧朗曰主聖性寬仁天識弘遠少爲宋文皇所器遇入

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東平劉子房張澄北討薛索兒兼掌軍國豫司顧命宋桂陽建平二王阻兵內侮一麾殄滅蒼梧王反道敗德有過桀紂遠遵伊霍行廢立之事表粲劉秉沈攸之同惡相濟又秉旄杖鉞大定凶黨戮力佐時四十餘載經綸夷險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物無異議虜又問南國無復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營丘表海實爲大國宋朝光啓土宇謂是呂尚先封今淮海之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

歸既於淮陽被破一時奔走青徐間赴義民先是或抄虜運車更相殺掠往往得南歸者數千家上未遑外略以虜既摧破且欲示以威懷遣後軍參軍車僧朗北使虜問僧朗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虞夏登庸親當革禪

匡戴各本匡戰

墨釘本有作工字

賈

卷之二十六

九

故

屈已應物虜又問齊主悉有何功業僧朗曰主聖性寬仁天識弘遠少為宋文皇所器遇入

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東平劉子房張淹北討薛索兒兼掌軍國豫司顧命宋桂陽建平二王阻兵內侮一麾殄滅蒼梧王反道敗德有過桀紂遠遵伊霍行廢立之事表粲劉秉沈攸之同惡相濟又秉旄杖鉞大定凶黨戮力佐時四十餘載經綸夷險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物無異議虜又問南國無復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營丘表海實為大國宋朝光啓土宇謂是呂尚先封今淮海之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

萬曆十七年

司本小序三二

三百三

問蒼梧何故遂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黃鉞共是聞何傷於義昇明中北使蒞靈誕苟昭先在虜聞太祖登極靈誕謂虜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虜寇豫州靈誕因請為劉昶司馬不獲僧朗至北虜置之靈誕下僧朗立席言曰靈誕昔是宋使今成齊實希魏主以禮見處靈誕交言遂相忿詈調虜曰使臣不能立節本朝誠自慙恨劉昶賂客解奉君於

會刺殺僧朗虜即收奉君誅之殞歛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歸厚加贈賻世祖踐阼昭先具以啓聞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永明元年冬遣驍騎將軍劉縝前軍將軍張謨使虜明年冬虜使李道固報聘世祖於玄武湖水步軍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三年初令鄰里黨各置一長五家為隣五鄰為里五里為黨四年造戶籍分置州郡雍州涼州秦州沙州涇州華州岐州河州西華州寧州陝州

百卷及卷三十一 朱

問蒼梧何故遂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黃鉞共是聞何傷於義昇明中北使蒞靈誕苟昭先在虜聞太祖登極

墨釘各本所 王齋下是民字

卷三十一 二十七

滅請

為劉昶司馬不獲僧朗至北虜置之靈誕下僧朗立席言曰靈誕昔是宋使今成齊實希魏主以禮見處靈誕交言遂相忿詈調虜曰使臣不能立節本朝誠自慙恨劉昶賂客解奉君於

會刺殺僧朗虜即收奉君誅之殞歛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歸厚加贈賻世祖踐阼昭先具以啓聞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永明元年冬遣驍騎將軍劉縝前軍將軍張謨使虜明年冬虜使李道固報聘世祖於玄武湖水步軍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三年初令鄰里黨各置一長五家為隣五鄰為里五里為黨四年造戶籍分置州郡雍州涼州秦州沙州涇州華州岐州河州西華州寧州陝州

萬曆十七年 萬曆十七年 三百二十

洛州荊州郢州北豫州東荊州南豫州西兗州
東兗州南徐州東徐州青州齊州濟州二十五
州在河南湘州懷州秦州東雍州肆州定州瀛
州朔州并州冀州幽州平州司州十三州在河
北凡分魏晉舊司豫青兗冀并幽秦雍涼十州
地及宋所失淮北爲三十八州矣明年邊人桓
天生作亂虜遣步騎萬餘人助之至比陽爲征
虜將軍戴僧靜等所破荒人胡丘生起義懸瓠
爲虜所擊戰敗南奔僞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

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
公愍拒破之六年虜又遣衆助桓天生與輔國
將軍曹虎戰大敗於隔城至七年遣使邢產侯
靈紹復通好先是劉纘再使虜太后馮氏悅而
親之馮氏有計略作皇詔十八篇僞左僕射李
思冲稱史臣注解是歲馮氏死八年世祖還隔
城所俘獲二千餘人佛狸已來稍僭華典胡風
國俗雜相揉亂宏知談義解屬文輕果有遠略
遊河北至比干墓作弔比干文云脫非武發封

墓誰因嗚呼介七胡不我臣宏以巳巳歲立園
丘方澤置三夫人九嬪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
堦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號爲索干都土氣寒
凝風砂恒起六月雨雪議遷都洛京九年遣使
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
宮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啓世祖曰少游臣之外
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
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令甑鄉之鄙取
天宮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

通意不許少游安樂人虜宮室制度皆從其王
初佛狸討羯胡於長安殺道人且盡及元嘉南
寇獲道人以鐵籠盛之後佛狸感惡疾自是敬
畏佛教立塔寺浮圖宏父弘禪位後黃冠素服
持戒誦經居石窟寺宏太和三年道人法秀與
苟兒王阿辱珮王等謀反事覺囚法秀加以籠
頭鐵鎖無故自解脫虜穿其頸骨使呪之曰若
復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
僞咸陽王復欲盡殺道人太后馮氏不許宏元

墓誰因嗚呼介七胡不我臣宏以巳巳歲立園
丘方澤置三夫人九嬪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
堦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號為索干都土氣寒
洛京九年遣使
介七官介士字毛分士
宮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啓世祖曰少游臣之外
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
為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令甑鄉之鄙取
天宮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

其五
少游

安樂人虜宮室制度皆從其王

初佛狸討羯胡於長安殺道人且盡及元嘉南
寇獲道人以鐵籠盛之後佛狸感惡疾自是敬
畏佛教立塔寺浮圖宏父弘禪位後黃冠素服
持戒誦經居石窟寺宏太和三年道人法秀與
苟兒王阿辱珮王等謀反事覺囚法秀加以籠
頭鐵鎖無故自解脫虜穿其頸骨使呪之曰若
復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

宏元
右本元作尤

萬曆十七年刊

馬氏不許宏元

精信粗涉義理宮殿內立浮圖宏既經古洛是
歲下僞詔尚書思慎曰夫覆載垂化必由四氣
運其功曦曜望舒亦須五星助其暉仰惟聖
睿識自天業高曠古將稽詳典範日新皇度不
圖罪逆招禍掩丁窮罰追惟罔極永無逮及思
遵先旨勅造明堂之樣卿所制體合六合事越
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世之林先
固之器也羣臣瞻見模樣莫不僉然欲速造朕
以寡昧亦思造盛禮卿可卽於今歲停宮殿之

作營建此構興皇代之奇制遠成先志近副朕
懷又詔公卿參定刑律又詔罷臈前儺唯年一
儺又詔季冬朝賀典無成文以袴褶事非禮敬
之謂若置寒朝服徒成煩濁自今罷小歲賀歲
初一賀又詔王爵非庶姓所僭伯號是五等常
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餘王皆爲公公轉爲
侯侯卽爲伯子男如舊雖名易於本而品不異
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
第五品十年上遣司徒參軍蕭琛范雲北使宏

西郊即前相天壇處也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繞壇宏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宏又繞三匝公卿七匝謂之繞天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棖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爲繖一云百子帳也於此下宴息次祠廟及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觀視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人常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僞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

主宏大慙出元凱爲雍州長史俄召復職世祖初治白下謂人曰我欲以此城爲上頓處後於石頭造靈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頗著先是八年北使顏幼明劉思敷反命僞南部尚書李思沖曰二國之和義在庇民如聞南朝大造舟車欲侵淮泗推心相期何應如此幼明曰主上方弘大信於天下不失臣妾旣與輯和可容二三其德墻場之言差不足信且朝廷若必恭恕使守在外亦不近相淮漬思沖曰我國之

西郊即前相天壇處也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
騎戎服繞壇宏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躡壇明日
復戎服登壇祠天宏又繞三匝公卿七匝謂之
繞天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棖覆以青繒形制平
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爲繖一云百子帳也於此
下宴息次祠廟及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觀
視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人常
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僞侍臣李元凱對曰
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

主宏大慙出元凱爲雍州長史俄召復職世祖
初治白下謂人曰我欲以此城爲上頓處後於
石頭造靈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頗著
先是八年北使顏幼明劉思敷反命僞南部尚
書李思沖曰二國之和義在庶民如聞南朝大
造舟車欲侵淮泗推心相期何應如此幼明日

可宏各本何容
赫怒毛赫怒官回毛
又信上九

萬曆十七年刊
三十三
子

疆經略淮東何患不蕩海東岳政存於信誓耳
且和好旣結豈可復有不信昔華元子反戰伐
之際尚能以誠相告此意良慕也幼明日卿未
有子反之急詎求登床之請是後宏亦欲南侵
徐豫於淮泗間大積馬芻十一年遣露布并上
書稱當南寇世祖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北
地人支酉聚數千人於長安城北西山起義遣
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義應
酉攻獲僞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震衆

至十萬各自保壁望朝廷救其兵宏遣弟僞河
南王幹尚書盧陽烏擊秦雍義軍幹大敗西迎
戰進至咸陽北濁谷圍僞司空長洛王繆老生
合戰又大破之老生走還長安梁州刺史陰智
伯遣軍主席德仁張弘林等數千人應接酉等
進向長安所至皆靡會世祖崩宏聞關中危急
乃稱聞喪退師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節安南
大將軍都督徐青齊三州諸軍事南中郎將徐
州刺史廣陵侯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鹿樹生移

疆經略淮東何患不蕩海東岳政存於信誓耳
且和好既結豈可復有不信昔華元子反戰伐
之際尚能以誠相告此意良慕也幼明日卿未
有子反之急詎求登床之請是後宏亦欲南侵
徐豫於淮泗間大積馬芻十一年遣露布并上
書稱當南寇世祖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北
地人支酉聚數千人於長安城北西山起義遣
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義應
酉攻獲偽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震衆

名目 宋官名目 西巡名目 西巡以上二

以上一

合戰又大破之老生走還長安梁州刺史陰智
伯遣軍主席德仁張弘林等數千人應接酉等
進向長安所至皆靡會世祖崩宏聞關中危急
乃稱聞喪退師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節安南
大將軍都督徐青齊三州諸軍事南中郎將徐
州刺史廣陵侯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鹿樹生移

齊兗州府長史府奉被行所尚書符騰詔曰
師雷舉搖旆南指誓清江侵志廓衡靄以去月
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蠻等至審知彼有
大艾以春秋之義聞喪寢伐爰勅有司輟鑿止
軻休馬華陽戢戈嵩北便肇經周制光宅中區
永皇基于無窮恢盛業乎萬祀辰居重正鴻化
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銘慶故以往示如律令并
遣使弔國諱遣僞大將楊大眼張聰明等數萬
人攻西酉廣等並見殺隆昌元年遣司徒參軍

■ 數車騎參軍沈宏報使至北宏稱字玄覽其
夏虜平北將軍魯直清率衆降以爲督洛州軍
事領平戎校尉征虜將軍洛州刺史是歲宏徙
都洛陽改姓元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
俗以母名爲姓故虜爲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
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乃改姓焉宏聞高
宗踐阼非正旣新移都兼欲大示威力是冬自
率大衆分寇豫徐司梁四州遣僞荊州刺史薛
眞度尚書欽邦阿婆出南陽向沙場築壘開溝

承元川守三石守三石斤守三石斤守三石斤

詔曰宗無曰字以下一釘各本皇以下一江假古本侵作侵

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蠻等至審知彼有大艾以春秋之義聞喪寢伐爰勅有司輟鑿止軻休馬華陽戢戈嵩北便肇經周制光宅中區永皇基于無窮恢盛業乎萬祀辰居重正鴻化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銘慶故以往示如律令并遣使弔國諱遣偽大將楊大眼張聰明等數萬人攻西西廣等並見被隆昌元年遣司徒參軍

墨釘各本作劉敬子上一 狂十

夏虜平北將軍魯直清率眾降以為督洛州軍事領平戎校尉征虜將軍洛州刺史是歲宏徙都洛陽改姓元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為姓故虜為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乃改姓焉宏聞高宗踐阼非正既新移都兼欲大示威力是冬自率大衆分寇豫徐司梁四州遣偽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欽邦阿婆出南陽向沙場築壘開溝

為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所破建武二年春高宗遣鎮南將軍王廣之出司州右僕射沈文季出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出徐州宏自率衆至壽陽軍中有黑氈行殿容二十人坐輦邊皆三郎曷刺真槩多白真眊鐵騎為羣前後相接步軍皆烏楯槩綴接以黑蝦蟆幡牛車及驢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不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別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休輔國將軍申希祖拒守出兵奮擊宏衆敗

多赴淮死乃分軍據邵陽州柵斷水路夾築二城右衛將軍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惠休又募人出燒虜攻城軍虜力竭不能剋王奐之誅子蕭奔虜宏以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遣蕭肅與劉昶號二十萬衆圍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戰虜築圍壅柵三重燒后民淨盡并力攻城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都督救援虜遣三萬餘人進攻太子右率蕭季敞於下梁季敞戰不利司州城內告急王廣之遣軍主黃門侍郎

梁王間道先進興太子右率蕭誅輔國將軍徐
玄慶荆川軍主魯休烈據賢首山出虜不備城
內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及軍主崔恭
祖出攻虜柵因風放火梁王等衆軍自外擊之
祖肅棄圍引退追擊破之輔國將軍桓和出西
陰平僞魯郡公郟城戍主帶莫樓僞東海太守
江道僧設伏路側和與合戰大敗之青徐民降
者百餘家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
攻虜紀城並拔之宏先又僞尚書

州刺史韋靈智攻赭陽城北襄城太守成公期
拒守虜攻城百餘日設以鉤衝不捨晝夜期所
殺傷數千人臺又遣軍主桓歷生蔡道貴救援
陽烏等退官軍追擊破之夏虜又攻司州櫟城
二戍戍主魏僧岷朱僧起拒敗之僞安南將軍
梁州刺史魏郡王元英十萬餘人通斜谷寇南
鄭梁州刺史蕭懿遣軍主姜山安趙超宗等數
軍萬餘人分據角弩白馬沮水拒戰大敗英進
圍南鄭土山衝車晝夜不息懿率東從兵二千

梁王閻道先進興太子右率蕭詠輔國將軍徐
玄慶荆川軍主魯休烈據賢首山出虜不備城
內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及軍主崔恭
祖出攻虜柵因風放火梁王等衆軍自外擊之
祖蕭棄圍引退追擊破之輔國將軍桓和出西
陰平僞魯郡公郟城戍主帶莫樓僞東海太守
江道僧設伏路側和與合戰大敗之壽余已降

又下等釘各本作遺

卷之九

州刺史韋靈智攻赭陽城北襄城太守成公期
拒守虜攻城百餘日設以鉤衝不捨晝夜期所
殺傷數千人臺又遣軍主桓歷生蔡道貴救援
陽烏等退官軍追擊破之夏虜又攻司州櫟城
二戍戍主魏僧岷朱僧起拒敗之僞安南將軍
梁州刺史魏郡王元英十萬餘人通斜谷寇南
鄭梁州刺史蕭懿遣軍主姜山安趙超宗等數
軍萬餘人分據角弩白馬沮水拒戰大敗英進
圍南鄭土山衝車晝夜不息懿率東從兵二千

何華
餘人固守拒戰隨手摧却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不下死傷甚衆軍中糧盡擣麴爲食畜菜葉直千錢懿先遣軍主韓嵩等征獠回軍援州城至黃牛川爲虜所破懿遣氏人楊元秀還仇池說氏起兵斷虜運道氏即舉衆攻破虜歷城畢蘭駱谷仇池平洛蘇勒六戍僞尚書北梁州刺史辛黑未戰死英遣軍副仇池公靈珍據泥公山武興城主楊集始遣弟集朗與歸國氏楊馥之及義軍主徐曜甫迎戰於黃亘大敗

歸時梁州土豪范凝梁季羣於家請英設會伏兵欲殺英事覺英執季羣殺之凝竄走英退保濁水聞氏衆盛與楊靈珍復俱退入斜谷會天大雨軍馬舍漬截竹煮米於馬上持炬炊而食英至下辨靈珍弟婆羅阿卜珍反襲擊英衆散射中英頰僞陵江將軍悅楊生領鐵騎死戰救之得免梁漢平武都太守杜靈瑗奮武將軍望法愔寧朔將軍望法秦州治中皇甫軌並拒虜戰死追贈靈瑗法愔羽林監法秦積射將軍

餘人固守拒戰隨手摧却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不下死傷甚衆軍中糧盡擣麴爲食畜菜葉直千錢懿先遣軍主韓嵩等征獠回軍援州城至黃牛川爲虜所破懿遣氏人楊元秀還仇池說氏起兵斷虜運道氏即舉衆攻破虜歷成鞏嶺路谷九池平洛蘇勒六戍僞尚書北梁

公下墨釘各本作楊 戰死英遣軍副仇池公 靈珍

弟 仁 仁 仁

氏楊馥之及義軍主徐曜甫迎戰於黃巨大敗

敗下墨釘各本作奔
又作下

梁季羣於家請英設會

季羣殺之凝竄走英退

保濁水聞氏衆盛與楊靈珍復俱退入斜谷會天大雨軍馬含漬截竹煮米於馬上持炬炊而食英至下辨靈珍弟婆羅阿卜珍反襲擊英衆散射中英頰僞陵江將軍悅楊生領鐵騎死戰救之得免梁漢平武都太守杜靈瑗奮武將軍望法愔寧朔將軍望法泰州治中皇甫航並拒虜戰死追贈靈瑗法愔羽林監法泰積射將軍

時僞洛州刺史賈異寇甲口爲上洛太守李靜所破三年虜又攻司州櫟城爲戍主魏僧岷所拒破秋虜遣軍襲漣口東海太守鄭延祉棄西城走東城猶固守臺遣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徐玄慶救援虜引退延祉伏罪初僞太后馮氏兄昌黎王馮莎二女大馮美而有疾爲尼小馮爲宏皇后生僞太子詢後大馮疾差宏納爲昭儀宏初徙都詢意不樂思歸桑乾宏制衣冠與之詢竊毀裂解髮爲編服左衽大馮有寵日夜讒

詢宏出鄴城馬射詢因是欲叛北歸密選宮中御馬三千匹置河陰渚皇后聞之召執詢馳使告宏宏徙詢無鼻城在河橋北二里尋殺之以庶人禮葬立大馮爲皇后便立僞太子恪是歲僞太和二十年也僞征北將軍恒州刺史鉅鹿公伏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柵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僞定州刺史馬翊公自隣安樂公托跋阿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

時僞洛州刺史賈異寇甲口爲上洛太守李靜所破三年虜又攻司州櫟城爲戍主魏僧岷所拒破秋虜遣軍襲漣口東海太守鄭延祉棄西城走東城猶固守臺遣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徐玄慶救援虜引退延祉伏罪初僞太后馮氏兄昌黎王馮莎二女大馮美而有疾爲尼小馮爲宏皇后生僞太子詢後大馮疾差宏納爲昭儀宏初徙都詢意不樂思歸桑乾宏制衣冠與之詢竊毀裂解髮爲編服左衽大馮有寵日夜讒

詢宏出鄴城馬射詢因是欲叛北歸密選宮中御馬三千匹置河陰渚皇后聞之召執詢馳使告宏宏徙詢無鼻城在河橋北二里尋殺之以庶人禮葬立大馮爲皇后便立僞太子恪是歲僞太和二十年也僞征北將軍恒州刺史鉅鹿公伏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柵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僞

目隣

宋毛俱目實目作自

於十反上

兒謀

殺渾

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先是僞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郤祁阿婆爲房伯玉所破宏怒以南陽小郡誓欲滅之四年自率軍向雍州宏先至南陽房伯玉嬰城拒守宏從數萬騎置黃繖去城一里遣僞中書舍人公孫雲謂伯玉曰我今蕩一六合與先行異先行冬去春還不爲誓不有所剋終不還北停此或三五年卿此城是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一年中不過百日近不過一月非爲難殄若不改迷當斬卿

首梟之軍門闔城無貳幸可改禍爲福但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在左右不能盡節前主而盡節今主此是一罪前歲遣偏師薛真度暫來此卿遂破傷此是二罪武帝之胤悉被誅戮初無報効而反爲今主盡節違天害理此是三罪不可容恕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伯玉遣軍副樂稚柔答曰承欲見攻圍期於必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先蒙武帝採拔賜預左右犬馬知恩寧容無感但隆

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先是偽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祁阿婆為房伯玉所破宏怒以南陽小郡誓欲滅之四年自率軍向雍州宏先至南

欲滅

欲滅

俱取

先行

先後

緝去

異官典此月

異官典此月

我今

我今

一六合與先行異先行冬去春還不為誓不有所剋終不還北停此或三五年卿此城是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一年中不過百日近不過一月非為難殄若不改迷當斬卿

首梟之軍門闔城無貳幸可改禍為福但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在左右不能盡節前主而盡節今主此是一罪前歲遣偏師薛真度暫來此卿遂破傷此是二罪武帝之胤悉被誅戮初無報効而反為今主盡節違天害理此是三罪不可容恕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

抹板宋徒板毛所板

廿上九

命批

武帝擢拔賈彥左左犬馬知臣等容無感但隆

萬曆十七年

百下川專三八

三

三百三十

昌延興昏悖違常聖明纂業家國不殊此則進
不負心退不愧幽前歲薛真度導誘邊氓遂見
陵突既荷國恩聊耳撲掃回已而言應略此責
宏引軍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
伯玉先遣勇士數人著斑衣虎頭帽從伏竇下
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宏呼善射將原靈度
射之應弦而倒宏乃過宏時大舉南寇僞咸陽
王元禧彭城王元勛常侍王元嵩寶掌王元麗
廣陵侯元燮都督大將軍劉昶王肅楊大眼奚

康生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
其諸王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
並有鞞角吹脣沸地宏留僞咸陽王禧圍南陽
進向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亦拒守臺先遣軍
主直閣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守赭
陽城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
瑤起戍舞陰城宏攻圍新野城戰鬪不息遣人
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南何獨自取糜碎思
忌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

昌延與昏悖違常聖明纂業家國不殊此則進
 不負心退不愧幽前歲薛真度導誘邊氓遂見
 陵突既荷國恩聊耳撲掃回已而言應略此責
 宏引軍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
 伯玉先遣勇士數人著斑衣虎頭帽從伏竇下
 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宏呼善付守其度

元禧

字

本皆之禧下曰

月明陽太守宗毛俱姓也

陽

麗

廣陽侯元燮都督大將軍劉昶王肅楊大眼奚

康生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
 其諸王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
 並有鞞角吹脣沸地宏留僞咸陽王禧圍南陽
 進向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亦拒守臺先遣軍
 主直閣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守楮
 陽城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
 瑤起戍舞陰城宏攻圍新野城戰鬪不息遣人
 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南何獨自取糜碎思
 忌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

也雍州刺史曹虎遣軍至均口不進永泰元年
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
鬼不爲北臣乃死贈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於是
河北大震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城主成公期
及軍主胡松舞陰城主黃瑤起及軍主鮑舉順
陽太守席謙並棄城走虜追軍獲瑤起王肅募
人齏食其肉追贈冠軍將軍兖州刺史數日房
伯玉以城降伯玉清河人旣降虜以爲龍驤將
軍伯玉不肯受高宗知其志月給其子希哲錢

五千米二十斛後伯玉就虜求南邊一郡爲馮
翊太守生子幼便教其騎馬常欲南歸永元末
希哲入虜伯玉大怒曰我力屈至此不能死節
猶望汝在本朝以報國恩我若從心亦欲間關
求反汝何爲失計遂卒虜中虜得河北五郡宏
自將二十萬騎破太子率崔慧景等於鄧城進
至樊城臨沔水而去還洛陽聞太尉陳顯達經
略五郡圍馬圈宏復率大衆南攻破顯達而死
喪還未至洛四百餘里稱宏詔徵僞太子恪會

魯陽恪至騶以宏僞法服衣之始發喪至洛乃
宣布州郡舉哀制服謚孝文皇帝是年王肅爲
虜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國凡九品品各有二肅
初奔虜自說其家被誅事狀宏爲之垂涕以弟
六妹僞彭城公主妻之封肅平原郡公爲宅舍
以香塗壁遂見信用恪立號景明元年永元二
年也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先是僞東
徐州刺史沈陵率部曲降陵吳興人初以矢志
奔虜大見任用宏旣死故南歸頻授徐越二州

刺史時王肅僞征南將軍豫州都督朝廷旣新
失大鎮荒人往來詐云肅欲歸國少帝詔以肅
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豫徐司三州右將軍豫州
刺史西豐公邑二千戶虜旣得淮南其夏遣僞
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豐
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死者萬餘人百餘
日朝廷無救城陷虜執景略以歸其冬虜又遣
將桓道福攻隨郡太守崔士招破之後僞咸陽
王禧以恪年少與氏楊集始楊靈祐乞佛馬居

魯陽恪至勸以宏僞法服衣之始發喪至洛乃
宣布州郡舉哀制服謚孝文皇帝是年王肅爲
虜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國凡九品品各有二肅
初奔虜自說其家被誅事狀宏爲之垂涕以弟
六妹僞彭城公主妻之封肅平原郡公爲宅舍
以香塗壁遂見信用恪立號景明元年永元二
年也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先是僞東
徐州刺史沈陵率部曲降陵吳興人初以矢志
奔虜大見任用宏旣死故南歸頻授徐越二州

刺史時王肅僞征南將軍豫州都督朝廷旣新
失大鎮荒人往來詐云肅欲歸國少帝詔以肅
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豫徐司三州右將軍豫州
刺史西豐公邑二千戶虜旣得淮南其夏遣僞
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豐

胡景略字胡世故

卷之三十六

將桓道福攻隨郡太守崔士招破之後僞咸陽
王禧以恪年少與氏楊集始楊靈祐乞佛馬居

西漢列傳三十八
肖 齊
及虜太將支虎李伯尚等十餘人請會鴻池陂
因恪出北芒獵襲殺之禧猶豫不能發欲更剋
月馬居說禧曰殿下若不至北芒便可回師據
洛城閉四門天子聞之必走向河北桑乾仍斷
河橋爲河南天子隔河而治此時不可失也禧
又不從靈祐疑禧反已即馳告恪禧聞事敗欲
走渡河而天雨暗迷道至孝義驛恪已得洛城
遣弟廣平王領數百騎先入宮知無變乃還遣
直衛三部兵討禧執殺之虜法謀反者不得葬
棄尸北芒王肅以疾卒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爲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
舊京幅裂觀豐阻兵事興東晉二庾藉元舅之
盛自許專征元規臨邾城以覆師稚恭至襄陽
而反施褚裒以徐兗勁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
楊豫之衆大敗於山桑桓溫弱冠雄姿因平蜀
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鄴既而鮮卑固於負
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爲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
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河南失境

及虜太將支虎李伯尚等十餘人請會鴻池陂
 因恪出北芒獵襲殺之禧猶豫不能發欲更剋
 月馬居說禧曰殿下若不至北芒便可回師據
 洛城閉四門天子聞之必走向河北桑乾仍斷
 河橋為河南天子隔河而治此時不可失也禧

又下北芒言北芒也

北下九

河北下宗北下有走字毛作北河官曰宗本

三新兵者

本俱三部

以疾字作以執以二

三十

直衛三部兵討禧執殺之虜法謀反者不得葬

棄尸北芒王肅以疾卒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為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
 舊京幅裂觀豐阻兵事與東晉二庾藉元舅之
 盛自許專征元規臨邾城以覆師稚恭至襄陽
 而反施褚裒以徐兗勁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
 楊豫之眾大敗於山桑桓溫弱冠雄姿因平蜀
 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鄴既而鮮卑固於負
 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為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
 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河南失境

兵馬土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已未能料
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秦始以邊臣外叛遂
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
遠戎塵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
逸待勞坐徵百勝自四州淪沒民戀本朝國祚
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爲闔深壘結防
相望南旗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
師指日遠掃臨彭而督將逗留接接稽緩向義
之徒傾巢盡室旣失事機朝議北寢偃武修文

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已成之策噦問往來關
禁寧靜疆場之民並安堵而息窺覲百姓附農
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
武之弊寇戎一犯傷痍難復豈非此之驗乎建
武初運獯雄南逼豫徐疆鎮嬰高城蓄士卒不
敢與之校武胡馬蹈籍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
衝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兼以穹
廡華徙即禮舊都雍司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
百通驛車軌漢世馳道直抵章陵鑣案所驚晨

兵馬土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已未能料
 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臣外叛遂
 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
 遠戎塵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
 逸待勞坐徵百勝自四州淪沒民戀本朝國祚
 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為鬪深壘結防
 自望百其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
 掃臨彭而督將逗留接接稽緩向義
 盡室既失事機朝議北寢偃武修文

稽緩
 稽統

宋毛稽曉官
 於十以二

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已成之策職問往來關
 禁寧靜疆場之民並安堵而息窺覩百姓附農
 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
 武之弊寇戎一犯傷痍難復豈非此之驗乎建
 武初運獯雄南逼豫徐疆鎮嬰高城蓄士卒不
 敢與之校武胡馬蹈籍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
 衝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兼以穹
 廬華徙即禮舊都雍司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
 百通驛車軌漢世馳道直抵章陵鑣案所驚晨

往暮返虜懷兼弱之威挾廣地之計彊兵大衆
親自凌殄於鼓彌年矢石不息朝規懦屈莫能
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頽隍民戶墾田皆爲狄
保雖分遣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
渦陽之敗征賦內盡民命外殫比屋騷然不聊
生矣夫休頽之數誠有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
事豈不由將率相臨貪功昧賞勝敗之急不相
救護號令不明固中國之所短也

贊曰天立勅胡竊有帝圖即安諸夏建號稱孤

齊民急病并邑焚剝

列傳第三十八

南齊書五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三十九

南齊書五十八

臣蕭子顯撰

蠻

東南夷

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
司等五州界宋世封西陽蠻梅蟲生爲高山侯
田治生爲威山侯梅加羊爲扞山侯太祖即位
有司奏蠻封應在解例參議以戎夷䟽爵理章
列代酋豪世襲事炳前葉今宸曆改物舊冊杓

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須繩撻恩命升贊有
異常品謂宜存名以訓殊俗詔特留以治生爲
輔國將軍虎賁中郎轉建寧郡太守將軍侯如
故建元二年虜侵豫司蠻中傳虜已近又聞官
盡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以郡縣無備寇潼陽
縣令焦文度戰死司州蠻引虜攻平昌戍戍主
苟元賓擊破之秦遠又出破臨沮百方若殺略
百餘人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太守戴元孫
孤城力弱慮不自保棄戍歸江陵荊州刺史豫

章王遣中兵參軍劉伍緒領千人討勉德至當
陽勉德請降收其部落使戍汶陽所治城子令
保持商旅付其清通遠遂逃竄汶陽本臨沮西
界二百里中水陸迂狹魚貫而行有數處不通
騎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溫時割以爲郡西北接
梁州新城東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邊竝山
蠻凶盛據險爲寇賊宋秦始以來巴建蠻向宗
頭反刺史沈攸之斷其鹽米連計不剋晉天興
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璫等詣臺求拜除尚書

郎張亮議夷貊不可假以軍號元帝詔特以弘
爲折衝將軍當平鄉侯竝親晉王賜以朝服宗
頭其後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靜之其武陵酉溪
蠻田思廳寇抄內史王文和討之引軍深入蠻
自後斷其糧豫章王遣中兵參軍莊明五百人
將湘州鎮兵合千人救之思廳與文和拒戰中
弩矢死蠻衆以城降永明初向宗頭與黔陽蠻
田豆渠等五千人爲寇巴東太守王圖南遣府
司馬劉僧壽等斬山開道攻其砦宗頭夜燒砦

退走三年湘川蠻陳雙李荅寇掠郡縣刺史呂
安國討之不克四年刺史柳世隆督衆征討乃
平五年雍司州蠻與虜通助荒人桓天生爲亂
六年除督護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駟路爲試守
北遂安左郡太守前寧朔將軍田驢王爲試守
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蠻也九年安隆內史王
僧旭發民丁遣寬城戍主萬民和助八百丁村
蠻伐千二百丁村蠻爲蠻所敗民和被傷失馬
及器仗有司奏免官西陽蠻田益宗沈攸之時

以功勞得將領遂爲臨川王防閭叛投虜虜以爲東豫州刺史建武三年虜遣益宗攻司州龍城戍爲戍主朱僧起所破蠻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翦髮兵器以金銀爲飾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賊焉

東夷高麗國西與魏虜接界宋末高麗王樂浪公高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管平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建元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二年遣使貢獻乘舶汎海

使驛常通亦使魏虜公疆盛不受制虜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人之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顏幼明冗從僕射劉田心敷使虜虜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僞主安邱裴叔令曰我等銜命上華來造卿國所爲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鑣塵況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敷謂僞南部尚書李思沖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國列卿亦應知思沖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間坐起甚高

足以相報思敷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耳魏國必纓冕而至豈容見黜幼明又謂虜主曰二國相亞唯齊與魏邊境小狄敢躡臣蹤高麗俗服窮袴冠析風一梁謂之幘知讀五經使人在京師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荅曰此即古弁之遺像也高瓊年百餘歲卒隆昌元年以高麗王樂浪公高雲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建武三年

原本與十四號同誤今作開

報功勞勤

實存名烈假行寧朔將軍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効攘除國難志勇果毅等威名將可謂扞城固蕃社稷論功料勤宜在甄顯今依例輒假行職伏願恩愍聽除所假寧朔將軍面中王姐瑾歷贊時務武功並列今假行冠軍將軍都將軍都漢王建威將軍八中侯餘古弱冠輔佐忠効夙著今假行寧朔將軍阿錯王建威將軍餘歷忠欵有素文武列顯今假行龍驤將軍邁盧王廣武將軍餘固忠効時務光宣國政今假行建

報功勞勤

實存名烈假行寧朔將軍臣姐瑾等四人振竭

第五葉缺各本皆同明人妄以十四葉括南付刻補

等威宗等裁 恩恩宗毛恩作恩 然十

11 城

職伏願恩愍聽除所假寧朔將軍面中王姐瑾
歷贊時務武功並列今假行冠軍將軍都將軍
都漢王建威將軍八中侯餘古弱冠輔佐忠効
夙著今假行寧朔將軍阿錯王建威將軍餘歷
忠欵有素文武列顯今假行龍驤將軍邁盧王
廣武將軍餘固忠効時務光宣國政今假行建

威將軍弗斯侯牟大又表曰臣所遣行建威將軍廣陽太守兼長史臣高達行建威將軍朝鮮太守兼司馬臣楊茂行宣威將軍兼參軍臣會邁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款夙著往太始中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險尋其至効宜在進爵謹依先例各假行職且玄澤靈休萬里所企况親趾天庭乃不蒙賴伏願天監特愍除正達邊効夙著勤勞公務今假行龍驤將軍帶方太守茂志行清壹公務下廢今假行建威將軍廣陵

太守邁執志周密屢致勤効今假行廣武將軍清河太守詔可並賜軍號除太守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使兼謁者僕射孫副策命大襲亡祖父牟都爲百濟王曰於戲惟爾世襲忠勤誠著遐表滄路肅澄要貢無替式循彝典用纂顯命往欽哉其敬膺休業可不慎歟制詔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牟大今以大襲祖父牟都爲百濟王即位章綬等五銅虎竹符四王其拜受不亦休乎是歲

魏虜又發騎數十萬攻百濟入其界牟大遣將沙法名贊首流解禮昆木干那率衆襲擊虜軍大破之建武二年牟大遣使上表曰臣自昔受封世被朝榮忝荷節鉞剋攘列辟往姐瑾等並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獫狁弗悛舉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領軍逆討宵襲霆擊匈犁張惶崩若海蕩乘奔追斬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銳氣鯨暴韜凶今邦宇謐靜實名等之略尋其功勲宜在褒顯今假沙法名行征虜將軍邁羅王

贊首流爲行安國將軍辟中王解禮昆爲行武威將軍弗中侯木干那前有軍功又拔臺舫爲行廣威將軍面中侯伏願天恩特愍聽除又表曰臣所遣行龍驤將軍樂浪太守兼長史臣慕遺行建武將軍城陽太守兼司馬臣王茂兼參軍行振武將軍朝鮮太守臣張塞行揚武將軍陳明在官忘私唯公是務見危授命蹈難弗顧今任臣使冒涉波險盡其至我實宜進爵各假行署伏願聖朝特賜除正詔可並賜軍號

南齊列傳三十九
加羅國三韓種也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
詔曰量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款關海
外奉贄東遐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
土俗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
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
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將軍

南夷林邑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德
秦時故林邑縣也漢末稱王晉太康五年始貢

獻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
金席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
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
楊邁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道鑄
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
和之伐林邑楊邁欲輸金萬斤銀十萬斤銅三
十萬斤還日南地大臣壽僧達諫止之不聽和
之進兵破其北界大戎區粟城獲金寶無算毀
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餘物稱是和之後病死

加羅國三韓種也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
詔曰量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款關海
外奉贄東遐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
土俗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
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
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將軍

南夷林邑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德
秦時故林邑縣也漢末稱王晉太康五年始貢

獻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
金席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
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
楊邁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道鑄
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
和之伐林邑楊邁欲輸金萬斤銀十萬斤銅三
萬斤和之進兵破其北界大戎區粟城獲金寶無算毀
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餘物稱是和之後病死

諫止之

見胡神爲是孝建二年始以林邑長史范龍跋
爲揚武將軍楊邁子孫相傳爲王未有位號夷
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爲王永明九年遣
使貢獻金篋等物詔曰林邑蠹爾介在遐外世
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懷到率其僚職遠績克
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可持節都督
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范楊邁子孫范
諸農率種人攻當根純復得本國十年以諸農
爲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建

武二年進號鎮南將軍永泰元年諸農入朝海
中遭風溺死以其子文款爲假節都督緣海軍
事安南將軍林邑王晉建興中日南夷帥范稚
奴文數商賈見上國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
池樓殿王服天冠如佛冠身被香纓絡國人凶
悍習山川善鬪吹海蠹爲角人皆裸露四時暄
暖無霜雪貴女賤男謂師巫爲婆羅門群從相
姻通婦先遣娉求壻女嫁者迦藍衣橫幅合縫
如井闌首戴花寶婆羅門牽壻與婦握手相付

為是宋為崇出宗他本同宋文十一長史范龍跋

為揚武將軍楊邁子孫相傳卷三未有位號夷

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為王永明九年遣

使貢獻金篋等物詔曰林邑蠢爾介在遐外世

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親到率其僚職遠績克

誠款親到官作誠款親到宋毛俱無愧

武宗遠成什上一經十

諸農率種人攻當根純復得本國十年以諸農
為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建

武二年進號鎮南將軍永泰元年諸農入朝海
中遭風溺死以其子文款為假節都督緣海軍
事安南將軍林邑王晉建興中日南夷帥范稚
奴文數商賈見上國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
池樓殿王服天冠如佛冠身被香纓絡國人凶
悍習山川善鬪吹海蠡為角人皆裸露四時暄
暖無霜雪貴女賤男謂師巫為婆羅門群從相
姻通婦先遣娉求壻女嫁者迦藍衣橫幅合縫
如井闌首戴花寶婆羅門牽壻與婦握手相付

祝願吉利居喪剪髮謂之孝燔口中野以爲葬
遠界有靈鷲鳥知人將死集其家食死人肉盡
飛去乃取骨燒灰投海中水葬人色以黑爲美
南方諸國皆然區粟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
寸自林邑西南三千餘里至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之南大海西灣中廣袤三千餘
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爲王名柳
葉又有激國人混填夢神賜弓二張教乘船入
海混填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即乘船向扶南

柳葉見船率衆欲禦之混填舉弓遙射貫船一
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填娶以爲妻惡其醜
露形體乃疊布貫其首遂治其國子孫相傳至
王槃況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蔓病姊子旃
慕立殺蔓子金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
刃鏡旃腹曰汝昔殺我兄今爲父兄報汝旃大
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吳晉時也晉
宋世通職貢宋末扶南王姓僑陳如名闍耶跋
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

呪願吉利居喪剪髮謂之孝燔口中野以爲葬
遠界有靈鷲鳥知人將死集其家食死人肉盡
飛去乃取骨燒灰投海中水葬人色以黑爲美
南方諸國皆然區粟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
寸自林邑西南三千餘里至扶南

西灣中各本皆西

中入南大海西灣中廣袤三千餘

里

加入海其先有女人爲王名柳

葉又有激國人混填夢神賜弓二張教乘船入
海混填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即乘船向扶南

舉弓宋弓作乃

又上上

混填舉弓遙射貫船一

混填娶以爲妻惡其裸

露形體乃疊布其首遂治其國子孫相傳至
王槃沉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蔓病姊子旃
慕立殺蔓子金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
刃鏡旃腹曰汝昔殺我兄今爲父兄報汝旃大
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吳晉時也晉
宋世通職貢宋末扶南王姓僑陳如名闍耶跋
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

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聞道得
達扶南具說中國有聖主受命永明二年闍邪
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稱扶南國王
臣僑陳如闍耶跋摩叩頭啓曰天化撫育感動
靈祇四氣調適伏願聖主尊體起居康豫皇太
子萬福六宮清休諸王妃主內外朝臣普同和
睦隣境士庶萬國歸心五穀豐熟災害不生土
清民泰一切安穩臣及人民國土豐樂四氣調
和道俗濟濟並蒙陛下光化所被感荷安泰又

曰臣前遣使齎雜物行廣州貨易天竺道人釋
那伽仙於廣州因附臣舶欲來扶南海中風漂
到林邑國王奪臣貨易并那伽仙私財具陳其
從中國來此仰序陛下聖德仁治詳議風化佛
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嚴整朝望國
軌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伏如聽其所說
則化隣諸天非可爲喻臣聞之下情踊悅若甃
奉見尊足仰慕慈恩澤流小國天垂所感率土
之民並得皆蒙恩祐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釋那

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聞道得
達扶南具說中國有聖主受命永明二年闍邪
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稱扶南國王
臣僑陳如闍耶跋摩叩頭啓曰天化撫育感動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睦隣境士庶萬國歸心五穀豐熟災害不生土
清民泰一切安穩臣及人民國土豐樂四氣調
和道俗濟濟並蒙陛下光化所被咸荷安泰又

曰臣前遣使齎雜物行廣州貨易天竺道人釋
那伽仙於廣州因附臣舶欲來扶南海中風漂
到林邑國王奪臣貨易并那伽仙私財具陳其
從中國來此仰序陛下聖德仁治詳議風化佛
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嚴整朝望國
軌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伏如聽其所說
則化隣諸天非可爲喻臣聞之下情踊悅若甃
奉見尊足仰慕慈恩澤流小國天垂所感率土
之民並得皆蒙恩祐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釋那

伽仙爲使上表問訊奉貢微獻呈臣等赤心并
別陳下情但所獻輕陋愧懼唯深伏願天慈曲
照鑒其丹款賜不垂責又曰臣有奴名鳩酬羅
委臣逃走別在餘處構結凶逆遂破林邑仍自
立爲王永不恭從違恩負義叛主之誓天不容
載伏尋林邑昔爲檀和之所破久已歸化天威
所被四海彌伏而今鳩酬羅守執奴凶自專狼
彊且林邑扶南隣界相接親人是臣奴猶尚逆
去朝廷遙遠豈復遵舉此國屬陛下故謹具上

啓伏聞林邑頃年表獻簡絕便欲永隔朝廷豈
有師子坐而安大鼠伏願遣軍將伐凶逆臣亦
自効微誠助朝廷剪撲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
陛下若欲立餘人爲彼王者伏聽勅旨脫未欲
灼然興兵伐林邑者伏願特賜勅在所隨宜以
少軍助臣乘天之威殄滅小賊伐惡從善平蕩
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今輕此使送臣丹誠表
所陳啓不盡下情謹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啓
聞伏願愍所啓并獻金鏤龍王坐像一軀白檀

伽仙爲使上表問訊奉貢微獻呈臣等赤心并
別陳下情但所獻輕陋愧懼唯深伏願天慈曲
照鑒其丹款賜不垂責又曰臣有奴名鳩酬羅
委至逃走在餘處溝結凶逆遂破林邑乃自
所被四海彌伏而今鳩酬羅守執奴凶自專狼
盪且林邑扶南隣界相接親人是臣奴猶尚逆
去朝廷遙遠豈復遣舉此國屬陛下故謹具上

逃走宋毛免走官逆走 狼彊宋狼官狼
又在下

啓伏聞林邑頃年表獻簡絕便欲永隔朝廷豈
有師子坐而安大鼠伏願遣軍將伐凶逆臣亦
自効微誠助朝廷剪撲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
陛下若欲立餘人爲彼王者伏聽勅旨脫未欲
灼然興兵伐林邑者伏願特賜勅在所隨宜以
少軍助臣乘天之威殄滅小賊伐惡從善平蕩
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今輕此使送臣丹誠表
所陳啓不盡下情謹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啓
聞伏願愍所啓并獻金鏤龍王坐像一軀白檀

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鉢二口璫
瑠檳榔杵一枚那伽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
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訶山土氣恒暖草木
不落其上書曰吉祥利世間感攝於羣生所以
其然者天感化緣明仙山名摩訶吉樹敷嘉榮
摩醯首羅天依此降尊靈國土悉蒙祐人民皆
安寧由斯恩被故是以臣歸情菩薩行忍慈本
迹起九基一發菩提心二乘非所期歷生積功
業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數財命捨無遺生死

不爲厭六道化有緣具修於十地遺果度人天
功業旣已定行滿登正覺萬善智圓備惠日照
塵俗衆生感緣應隨機授法藥佛化遍十方無
不蒙濟擢皇帝聖弘道興隆於三寶垂心覽萬
機威恩振八表國土及城邑仁風化清皎亦如
釋提洹衆天中最超陛下臨萬民四海共歸心
聖慈流無疆被臣小國深詔報曰具摩醯降靈
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遙深欣讚知鳩酬羅於
彼背叛竊據林邑聚凶肆掠殊宜剪討彼雖介

遐陬舊修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皇化惟
新習迷未革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干
戈王旣欵列忠到遠請軍威今詔交部隨宜應
接伐叛柔服寔惟國典勉立殊效以副所期那
伽仙屢銜邊譯頗悉中土闊狹令其具宣上報
以絳紫地黃碧綠紋綾各五匹扶南人黠惠知
巧攻略徇邑不賓之民爲奴婢貨易金銀綵帛
大家男子截錦爲橫幅女爲貫頭貧者以布自
蔽鍛金鑲鑽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

木柵爲城海邊生大箬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
覆屋人民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
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鬪雞及
狝爲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鑲若雞子投
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
有罪者手皆焦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沒水直者
入即不沈不直者即沈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
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爲
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交州

遐陬舊修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皇化惟
新習迷未革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干
戈王既欵列忠到遠請軍威今詔交部隨宜應
接伐叛柔服寔惟國典勉立殊效以副所期那
伽仙屢銜邊譯頗悉中土闊狹令其具宣上報
以絳紫地黃碧綠紋綾各五匹扶南人黠惠知
巧攻略傍邑不賓之民爲奴婢貨易金銀綵帛
大家男子截錦爲橫幅女爲貫頭貧者以布自
蔽鍛金鑲鑽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

木柵爲城海邊生大箬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
覆屋人民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
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鬪雞及
豨爲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鑲若雞子投
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
有罪者手皆焦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沒水直者
入即不沈不直者即沈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

罕至宋室至

罕十廿上九

性善不便戰常爲
故其使罕至交州

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宋泰始初
刺史張牧卒交趾人李長仁殺牧比來部曲據
交州叛數年病死從弟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
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
以叔獻爲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
獻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
鬱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獻爲交州刺
史就安慰之叔獻受命旣而斷割外國貢獻寡
少世祖欲討之永明元年以司農劉楷爲交州

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
遣使願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
毼世祖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間道自湘川還
朝六年以始興太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鎮屬
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
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
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
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旣
有疾不宜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

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貢宋泰始初

北本宋毛比年

卷十 下二

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獻爲交州刺史就安慰之叔獻受命旣而斷割外國貢獻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元年以司農劉楷爲交州

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遣使願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毘世祖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間道自湘川還朝六年以始興太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鎮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李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旣有疾不宜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

書讀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
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世祖仍以登
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法乘清河人
昇明中爲太祖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方簡
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
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史臣曰書稱蠻夷猾夏蓋摠而爲言矣至於南
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
海瓌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
物積王府充斥之事差微聲教之道可被若夫
用德以懷遠其在此乎

贊曰司雍分壘荆及衡陽參錯州部地有蠻方
東夷海外碣石扶桑南域憬遠極泛溟滄非要
乃貢並亦來王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南齊書五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此志十七後半兼第二行有量廣始登氣五字毛在末行
作小字此字官本並闕 於十卷計七頁

列傳第三十九

南齊書五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四十

南齊書五十九

臣蕭子顯撰

芮芮虜

河南氏羌

芮芮虜塞外雜胡也編髮左衽晉世什翼圭入塞內後芮芮逐水草盡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氣早寒所居爲穹廬氈帳刻木記事不識文書馬畜丁肥種衆殷盛常與魏虜爲讎敵宋世其國相希利亞解星筭數術通胡漢語常言南

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興昇明二年太祖輔
政遣驍騎將軍王洪軌使芮芮剋期共伐魏虜
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
城七百里魏虜拒守不敢戰芮芮主於燕然山
下縱獵而歸上初踐阼不遑出師二年三年芮
芮主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上書欲伐魏虜
謂上足下自稱吾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
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
扶拔皮也國相邢基祗羅迴奉表曰夫四象稟

政二儀改度而萬物生焉斯蓋虧盈迭襲曆數
自然也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寔賴宋武匡濟
之功故能扶衰定傾休否以泰祚流九葉而國
嗣不繼今皇天降禍於上宋室猜亂于下臣雖
荒遠粗闕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
虛危納祉宋滅齊昌此其驗也水運遘屯木德
應運子年垂劉穆之記嶠嶺有不衽之山京房
識云卯金十六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休徵非
皆云慶鍾蕭氏代宋者齊會有使力法度及

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興昇明二年太祖輔
政遣驍騎將軍王洪軌使芮芮剋期共伐魏虜
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
城七百里魏虜拒守不敢戰芮芮主於燕然山
下縱獵而歸上初踐阼不遑出師二年三年芮
芮主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上書欲伐魏虜
謂上足下自稱吾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
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
扶拔皮也國相邢基祗羅迴奉表曰夫四象稟

政二儀改度而萬物生焉斯蓋虧盈迭襲曆數
自然也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寔賴宋武匡濟
之功故能扶衰定傾休否以泰祚流九葉而國
嗣不繼今皇天降禍於上宋室猜亂于下臣雖
荒遠粗闕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
虛危納祉宋滅齊昌此其驗也水運遘屯木德
應運子年垂劉穆之記昏嶺有不至之山京亭

星字本俱是一字 紋十二上

及下字括宋因官注缺 毛獨作至

紋十二上九

此國使反採訪聖德彌驗天縱之姿故能挾隆
皇祚光權定之業翼亮天功濟悖主之難樹勳
京師威振海外仗義之功侔蹤湯武冥績既著
寶命因歸受終之曆歸于有道況夫帝無常族
有德必昌時來之數唯靈是與陛下承乾啓之
機因乘龍之運計應符革祚久已踐極荒裔傾
戴莫不引領設未龍飛不宜沖挹上違天人之
心下乖黎庶之望皇芮承緒肇自二儀拓土載
民地越滄海百代一族大業天固雖吳漢殊域

義同唇齒方欲剋期中原龔行天罰治兵繕甲
俟時大舉振霜戈於并代鳴和鈴於秦趙掃殄
凶醜梟剪元惡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敦
隣好侔蹤齊魯使四海有奉蒼生咸賴荒餘歸
仰豈不盛哉永明元年王洪軌還京師經途三
萬餘里洪軌齊郡臨淄人爲太祖所親信建武
中爲青冀二州刺史私占丁侵虜塚奔敗結氣
卒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須醫及
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竝非所愛南方治疾與

北土不同織成錦工竝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
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爲悞自
芮芮居匈奴故廷十年丁零胡又南攻芮芮得
其故地芮芮稍南徙魏虜主元宏以其侵逼遣
僞平原王駕鹿渾龍驤將軍楊延數十萬騎伐
芮芮大寒雪人馬死者衆先是益州刺史劉俊
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
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尤信佛法丁
零僭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芮芮常由河南
道而抵益州

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涼
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爲貲一謂之貲虜
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爲氏土在益州西北
亘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戍
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
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駕川多畜逐水
草無城郭後稍爲宮屋而人民猶以氍廬百子
帳爲行屋地常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礫飛起行

北土不同織成錦工竝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
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爲悞自
芮芮居匈奴故廷十年丁零胡又南攻芮芮得
其故地芮芮稍南徙魏虜主元宏以其侵逼遣
僞平原王駕鹿渾龍驤將軍楊延數十萬騎伐
芮芮大寒雪人馬死者衆先是益州刺史劉俊
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
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尤信佛法丁
零僭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芮芮常由河南

道而抵益州

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涼
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爲貲一謂

北土毛民作民官作民王

奴十メ上の

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
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駕川多畜逐水
草無城郭後稍爲宮屋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
帳爲行屋地常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礫飛起行

迹皆滅肥地則有雀鼠同穴生黃紫花瘦地輒有瘴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疲汗不能行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建元元年太祖即本官進號驃騎大將軍宋世遣武衛將軍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詔答曰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祇惕兼懷夏中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見平安又卿

款誠各本浩乃誠 五十五上

酬忠款遣

往芮芮想

即資遣使得時達又奏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別牒錦絳紫碧綠黃青等紋各十匹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寅卒三年以

迹皆滅肥地則有雀鼠同穴生黃紫花瘦地輒有瘴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疲汗不能行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建元元年太祖即本官進號驃騎大將軍宋世遣武衛將軍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詔答曰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祗惕兼懷夏中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濕熱想比平安又卿欵誠遙著保寧遐壘今詔升徽號以酬忠欵遣王世武銜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資遣使得時達又奏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別牒錦絳紫碧綠黃青等紋各十匹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寅卒三年以

河南王世子吐谷渾易度侯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永明三年詔曰易度侯守職西蕃綏懷允緝忠績兼舉朕有嘉焉可進號車騎大將軍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茵茵使至六年乃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易度侯卒八年立其世子休留茂爲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復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并行弟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厲色不肯休留茂恥其國人執冠先於絕巖上推墮深谷而死冠先字道玄吳興人晉吏部郎傑六世孫也上初遣冠先示尚書令王儉儉荅上曰此人不啻堪行乃再銜命及死世祖敕其子雄曰卿父受使河南秉忠守死不辱王命我甚賞惜喪屍絕域不可復尋於卿後宦塗無妨甚有高比賜錢十萬布三十匹

氏楊氏與苻氏同出略陽漢世居仇池地號百

河南王世子吐谷渾易度侯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永明三年詔曰易度侯守職西蕃綏懷允緝忠績兼舉朕有嘉焉可進號車騎大將軍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茵茵使至六年乃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易度侯卒八年立其世子休留茂爲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復遣振武將軍丘冠

弟禮宗弟毛宦吊禮

敘十一上二

絕巖上推墮深谷而死冠先字道玄吳興人晉吏部郎傑六世孫也上初遣冠先示尚書令王儉儉荅上曰此人不啻堪行乃再銜命及死世祖敕其子雄曰卿父受使河南秉忠守死不辱王命我甚賞惜喪屍絕域不可復尋於卿後宦塗無妨甚有高比賜錢十萬布三十匹
氏楊氏與苻氏同出略陽漢世居仇池地號百

項建安中有百項氏王是也晉世有楊茂狻後
轉彊盛事見前史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
却敵狀高並數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緣而升東
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氏於上平
地立宮室菓園倉庫無貴賤皆爲板屋土牆所
治處名洛谷宋元嘉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
等伐氏剋仇池後爲魏虜所攻失地氏王楊難
當從兄子文德聚衆段蘆宋世加以爵位文德
死從弟僧嗣文慶傳代之難當族弟廣香先奔

虜元徽中爲虜攻殺文慶以爲陰平公段蘆鎮
主文慶從弟文弘爲白水太守屯武興朝議以
爲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仇池公太祖
即位欲綏懷異俗建元元年詔曰昔絕國入贄
美稱前冊殊俗內款聲流往記僞虜段蘆鎮主
陰平郡公楊廣香怨結同族豐起親黨當宋之
世遂舉地降敵段蘆失守華陽暫驚近單使先
馳宣揚皇威廣香等追其遠世之誠仰惟新之
化肉袒請附復地千里氏羌雜種咸同歸從宜

時領納厚加優卹廣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
部曲曾豪隨名酬賞以廣香為督沙州諸軍事
平羌校尉沙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梁州刺
史范柏年被誅其親將李烏奴懼奔叛文弘納
之烏奴率亡命千餘人攻梁州為刺史王玄邈
所破復走還氏中荊州刺史豫章王疑遣兵討
烏奴檄梁州能斬送烏奴首賞本郡烏奴田宅
事業悉賜之與廣香書曰夫廢興無謬逆順有
恒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年懷狹

詭態首鼠兩端既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
烏奴叛楊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柏年今已梟禽
烏奴頻被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
行晉壽太守王道寶參軍事行北巴西新巴二
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會領銳卒三
千逆塗風邁浮川電掩又命輔國將軍三巴校
尉明息照巴郡太守魯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
稱益州刺史傅琰並簡徒競騫選甲爭馳雍州
水步行次魏興并山東僑舊會于南鄭或汎舟

西列友傳四十一
八十一
墊江或飛於劍道腹背颯騰表裏震擊文弘容
納叛戾專爲淵藪外侮皇威內凌國族君弈世
忠款深識理順想卽起義應接大軍共爲犄角
討滅烏奴剋建忠勤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
之積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
屠朝廷無遺鏃之費士民靡傷瘼之弊况蕞爾
小豎方之篋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
分陝司蕃清氛蕩穢諒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
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銳積威除難剿寇豈俟

召集但以剪伐萌齒弗勞洪斧撲彼蚊蚋無假
多力皇上聖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惡餘無
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使道寶步出魏興分
軍泝墊江俱會晉壽太祖以文弘背叛進廣香
爲持節都督西秦州刺史廣香子北部鎮將軍
郡事員爲征虜將軍武都太守以難當正胤楊
後起爲持節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
武都王鎮武與卽文弘從兄子也三年文弘歸
降復以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則史先是廣香病

西列友傳四
墊江或飛於劍道腹背颯騰表裏震擊文弘容
納叛戾專爲淵藪外侮皇威內凌國族君弈世
忠款深識理順想卽起義應接大軍共爲犄角
討滅烏奴剋建忠勤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
之積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
屠朝廷無遺鏃之費士民靡傷瘼之弊况最爾
小豎方之篋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
分陝司蕃清氛蕩穢諒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
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銳積威除難剿寇豈俟

皇集宋毛徵習作徵集卷之十一

撲彼蚊蚋無假
非止首惡餘無

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使道寶步出魏興分
軍泝墊江俱會晉壽太祖以文弘背叛進廣香
爲持節都督西秦州刺史廣香子北部鎮將軍
郡事員爲征虜將軍武都太守以難當正胤楊
後起爲持節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
武都王鎮武與卽文弘從兄子也三年文弘歸
降復以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則史先是廣香病

死氏衆半奔文弘半詣梁州刺史崔慧景文弘
遣從子後起進據白水白水居晉壽上流西接
涪界東帶益路北連陰平葭蘆爲形勝之地晉
壽太守楊公則啓經略之宜上答曰文弘罪不
可恕事中政應且加恩耳卿若能襲破白水必
加厚賞世祖即位進後起號冠軍將軍永明元
年以征虜將軍吳爲沙州刺史陰平王將軍如
故二年八座奏後起勤彰款塞忠著邊城進號
征虜將軍四年後起卒詔曰後起奄至殞逝惻

愴予懷綏禦邊服宜詳其選行輔國將軍北秦
州刺史武都王楊集始幹局沈亮乃心忠款必
能緝境寧民宜揚聲教可持節輔國將軍北秦
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後起弟後明爲龍驤
將軍白水太守集始弟集朗爲寧朔將軍五年
有司奏集始驅狐剪棘仰化邊服母以子貴宜
加榮寵除集始母姜氏爲太夫人假銀印九年
八座奏楊吳嗣勤西牧馳款內昭宜增戎章用
輝遐外進號前將軍十年集始反率氏蜀雜衆

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寧朔將軍桓
盧奴梁季羣王士隆等千餘人拒之不利退保
白馬賊衆萬餘人縱兵火攻其城柵盧奴拒守
死戰智伯又遣軍主陰仲昌等馬步數千人救
援至白馬城東干溪橋相去數里集始等悉力
攻之官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潰
走殺獲數千人集始奔入虜壖隆昌元年以前
將軍楊奐爲使持節督沙州諸軍事平西將軍
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集始入武興以城降虜氏

人幼孫起義攻之建武二年氏虜寇漢中梁州
刺史蕭懿遣前氏王楊後起弟子元秀收合義
兵氏衆響應斷虜連道虜亦遣僞南梁州刺史
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山以相拒格元秀病死符
幼孫領其衆高宗詔曰仇池公楊元秀氏王苗
胤乃心忠勇醜虜凶逼血誠彌厲宜播朝威招
誘戎種萬里齊契響然歸從誠効顯著寔有可
嘉不幸殞喪悽愴于懷夫死事加恩陽秋明義
宜追覃榮典以弘勸獎贈仇池公持歸國氏楊

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寧朔將軍桓

王士隆上若本皆有

宋錄

字此身

字什下二

列單智伯又遣軍主陰仲昌等馬步數千人救
援至白馬城東干溪橋相去數里集始等悉力
攻之官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潰
走殺獲數千人集始奔入虜界隆昌元年以前
將軍楊昊爲使持節督沙州諸軍事平西將軍
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集始入武興以城降虜氏

人幼孫起義攻之建武二年氏虜寇漢中梁州
刺史蕭懿遣前氏王楊後起弟子元秀收合義
兵氏衆響應斷虜連道虜亦遣僞南梁州刺史
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山以相拒格元秀病死符
幼孫領其衆高宗詔曰仇池公楊元秀氏王苗
胤乃心忠勇醜虜凶逼血誠彌厲宣播朝威招
誘戎種萬里齊契響然歸從誠効顯著寔有可
嘉不幸殞喪悽愴于懷夫死事加恩陽秋明義
宜追覃榮典以弘勸獎贈仇池公持歸國氏楊

馥之聚義衆屯沮水關城白馬北集始遣弟兵
朗率兵迎拒州軍於黃巨戰大敗集始走下辯
馥之據武興虜軍尋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興
自引兵據仇池詔曰氏王楊馥之世纂忠義率
厲部曲樹績邊城克殄姦醜復內稟朝律外撫
戎荒款心式昭朕甚嘉之以爲持節督北秦雍
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
仇池公沙州刺史楊旻進號安西將軍三年旻
死以旻子崇祖爲假節督沙州軍事征虜將軍

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四年僞南梁州刺
史楊靈珍與二弟婆羅阿卜珍率部曲三萬餘
人舉城歸附送母及子雙健阿皮於南鄭爲質
梁州刺史陰廣宗遣中兵參軍王思考率衆救
援爲虜所得婆羅阿卜珍戰死靈珍攻集始於
武興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窮急請降以靈
珍爲持節督隴右軍事征虜將軍北梁州刺史
仇池公武都王永元二年復以集始爲使持節
督秦雍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

馥之聚義衆屯沮水關城白馬北集始遣弟兵
朗率兵迎拒州軍於黃巨戰大敗集始走下辯
馥之據武興虜軍尋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興
自引兵據仇池詔曰氏王楊馥之世纂忠義率
厲部曲樹績邊城克珍姦醜復內稟朝律外撫
戎荒款心式昭朕甚嘉之以爲持節督北秦雍
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
仇池公沙州刺史楊旻進號安西將軍三年旻
死以旻子崇祖爲假節督沙州軍事征虜將軍

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四年僞南梁州刺
史楊靈珍與二弟婆羅阿卜珍率部曲三萬餘
人舉城歸附送母及子雙健阿皮於南鄭爲質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職官三 職官三

武興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窮急請降以靈
珍爲持節督隴右軍事征虜將軍北梁州刺史
仇池公武都王永元二年復以集始爲使持節
督秦雍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

刺史靈珍後爲虜所殺自虜陷仇池以後或得或失宋以仇池爲郡故以氏封焉

宕昌羌種也各有酋豪領部衆汧隴間宋末宕昌王梁彌機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建元元年太祖進號鎮西將軍又征虜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亦進爲持節平西將軍後叛降虜永明元年八座奏前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軍事鎮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

昌王梁彌機前使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竝著勲西垂寧安邊境可復先官爵詔又可以隴右都帥羌王劉洛羊爲輔國將軍機卒三年詔曰行宕昌王梁彌頡忠款內附著績西服宜加爵命式隆蕃屏可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頡卒六年以行宕昌王梁彌承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使求軍儀及

伎雜書詔報曰知須軍儀等九種竝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易內伎不堪涉遠祕閣圖書例不外出五經集注論今特敕賜王各一部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國中以為寶

史臣曰氏胡僭盛乘運迭起秦趙僭差相係覆滅餘類蠢蠢被西疆而奄北際芮芮地窮幽都戎馬天隔氏楊密邇華夷分民接境侵犯漢漾浸逼狼狐墁場之心窺望威德梁部多難於斯為梗殘羌遺種際運肇昌盡隴憑河遠通南驛

據國稱蕃竝受職命晉氏衰敗中朝淪覆滅餘四夷庶雪戎禍授以兵杖升進軍麾後代因仍貪廣聲教綏外懷遠先名後實貿易有無世開邊利羽毛齒革元損於我若夫九種之事有闕至於此也

贊曰芮芮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疆專權氏羌孽餘散出河隴來賓往叛放命承示

伎雜書詔報曰知須軍儀等九種竝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易內伎不堪涉遠祕閣圖書例不外出五經集注論今特敕賜王各一部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國中以為寶

缺字二毛獨有所以二字

叙及下五

為寶古本為貨是臣下的隆運二字宋註空二格臣下九浸逼狼狐壘場之心窺望威德梁部多難於斯為梗殘羌遺種際運肇昌盡隴憑河遠通南驛

據國稱蕃竝受職命晉氏衰敗中朝淪覆滅餘四夷庶雪戎禍授以兵杖升進軍麾後代因仍

裏收考本敗作故 元換宋及他本无換 考據毛官本統

邊利羽毛齒革元損於我若夫九種之事有闕至於此也

贊曰茵茵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彊專權氏羌孽餘散出河隴來賓往叛放命承示

列傳第四十

南齊書五十九

